

国境线上的诡异往事——1985 年，我在新疆 阿尔泰山淘金子——传统人类

作者：终究奔涌归浩瀚 时间：2010-8-9 08:53

标题：国境线上的诡异往事——1985 年，我在新疆阿尔泰山淘金子——传统人类
年初的时候看新闻，说是新疆雪灾，十几个淘金客困在深山里，危在旦夕，最后被解放军的陆航直升机救了出来。且不必说飞行员多么技术高超，英勇无畏，单是看着电视里对那些获救者的采访，都让我万分的感慨唏嘘。因为二十多年前，我曾经和他们一样，是一个大山里的淘金客。

那个年月，在北疆的山沟里淘金子，是吃了大苦，遭了大罪，当然，钱也挣了不少。然而比黄金更可贵的是回忆，当年的那段经历，差点把我小命都搁进去，实在是永生难忘。

西方十九世纪的“淘金热”催生出两座以“金山”命名的城市，一个是美国的旧金山（圣弗朗西斯科），一个是澳大利亚的新金山（墨尔本）。

其实在东方，也有一个蒙古语中的“金山”，就是位于中俄蒙哈四国交界的阿尔泰山。那里自古盛产黄金，自唐代以来，官采、民采千年不绝，清末民国达到鼎盛。

新疆解放之后，管制加强，淘金业一度萧条。但到了 1980 年，政府关于砂金私人开采的规定逐渐放开，几年之内，疆内疆外的淘金客怀揣一夜暴富的梦想，再次如狂潮一般涌入北疆。

而我，就是那几万淘金大军中的一员。

记得那是 1985 年，春节刚刚过完，我就跟着大哥坐上了西去新疆的火车。车厢里的人都在聊天，而我看着窗外缓缓移动的风景，心绪却颇不平静。想的最多的，不是接下来几个月的淘金生活，而是之前一个月发生的事。

如果想知道什么叫多事之秋，当年的我家绝对是极好的例子。

一个月之内，连办了两场丧事，父母几乎同时去世，一家四口转眼只剩一半。而在那之前，本在上大学四年级的我，因为一时冲动闯下大祸，被学校开除了学籍。

我永远忘不了那年除夕，别人家都在噼里啪啦放爆竹，只有我们家静悄悄的，灵堂都没撤，我和大哥在爹妈遗像前含着泪干坐了一宿。第二天早上，大哥递给我支烟，沉声说：“爹妈都不在了，留在家也没意思，跟我去新疆吧。”

大哥起初是知青，后来混上工农兵大学生回城上学，毕业后分配到新疆的一个地质队工作。改革开放后，各个单位离职下海的人很多，大哥也辞了工作，干起了淘金。

他怕老人担心，淘了几年金一直没对家里说，直到那时，我才知道原来他早就不干地质队了。吃惊过后，问淘一年金子能挣多少钱。他伸出两根指头，说挣俩彩电没问题。我心里一动，只想了不到一分钟，就点了点头，说我去。

要知道八几年的时候，社会还比较封闭，像我这种被学校开除的，先不说找工作上班，光是转户口、转粮食关系之类都够人烦了，所以觉得去新疆也不失为一个出路。而那时我父母一个月工资加在一起还不到一百块，一台彩电就得两千多，一年俩彩电，换谁都心动。

--

但现在回想起来，假如能预知后来发生的那些事，就算一年一百台彩电我都不会去。毕竟生命才是第一位的，不然有命挣钱没命花，就算有再多的钱，还不全是白搭。

那时铁路慢的出奇，从我家乡到乌鲁木齐要走将近一个星期。出了嘉峪关，越往西人烟越少，戈壁茫茫，沙漠无边，延绵不绝的山脉躺在天际，广袤苍凉的景色让我的心胸为之一宽，抑郁的情绪也随之慢慢舒展开了。

旅途苦闷，我带了本书看，是杰克·伦敦的小说集，讲的是美国人在阿拉斯加淘金的故事。我问大哥在新疆淘金是不是都跟书里写的差不多，他却只是不置可否的笑笑，没说话。

小说没几天就看完了，在车上跟人瞎聊，时间一久话题也说的差不多了。正闲的抓耳挠腮，正好瞅见大哥包里有两个硬皮小册子，我拿出来翻开一瞧，竟然是日记，看日期都是他以前干地质时写下的。

虽说是大哥东西，可毕竟是隐私，我一方面觉得不太好，可又忍不住好奇，就趁着他人正在厕所，飞快的扫了几眼。可一看之下，探险故事没找到，却发现了一个问题：日记的字里行间，到处是红笔做出的记号，打钩画圈，整句整句的波浪线，旁边还有密密麻麻的小字批注，好像被老师改过的作业。

我心里纳闷，可没来得及继续研究，本子就被大哥一把夺了回去。他指着我一顿臭骂，说未经允许怎么能乱翻东西？火气之大，引得旁人纷纷侧目。我没想到他会这么紧张，自知理亏也不敢争辩，更不敢问他干嘛那样写日记，跟复习功课一样，学古代人吾日三省吾身么？

一路无话，不到新疆，不知中国之大，在乌鲁木齐下了火车，又辗转坐了将近半个月的长途汽车，才来到了北疆阿勒泰地区下边的一个县。那时公路远不如

现在的好，我又有些水土不服，几天里被车颠的根本吃不下饭，一吃就吐，苦不堪言。

到了县城，当地大大小小的旅馆已经被四面八方涌来的淘金客住满了。下车前大哥就有交代，说到了这儿须说普通话，即便人家知道你是口里（新疆把内地叫“口里”）来的，也得装成一副老江湖的样子。内地带来的香烟也不能再吸，得改抽新疆特产的莫合烟，老金客们和当地人都是抽手工卷的莫合烟，如果你抽机器卷烟，一眼就能看出是新来的，铁定受欺负。

县城不大，可鱼龙混杂，城中心有个玩气枪射击的小摊子，那地方就像老电影里的地下交通站，来往的淘金客们在那里碰头联络，交换信息。大哥留了个信儿，说是要找几个有经验的淘金客搭伙进山，我们垫本钱，到时候不算工钱，边淘边分金子。

淘金这活儿一两个人也能干，但是效率很低，所以淘金客大多是结合在一起。我们开出的条件不错，所以一天不到，就有人找上了门。

最先来的是个敦实汉子，个儿不高，可又黑又浑实。他和我大哥原先就认识，叫武建超，是个放出来的劳改犯，淘金有些年头了。后来我才知道他还当过兵，基建工程部队，七十年代在内蒙古和新疆搞水文地质钻探，只不过后来犯了错误，就被抓进去了几年。到底是什么事，他没细讲，好像和女人有关系。

第二个来的是个老头子，山羊胡老长，长的精瘦。说自己是甘肃人，叫王甜水。建国前就在新疆淘金子，五零年解放军进疆之后剿匪平乱，他因为跟土匪有点瓜葛，也被抓了。关在宁夏的采石场劳改了二十多年，直到文革结束了，政府才想起把他放出来。出来后发现世道全变了样，他又不会干别的，只能再来新疆淘金，赚个养老钱。

我们起初嫌他年纪太大，不想要他。他说自己会看风水找金苗，大哥笑笑，

--
-

说自己以前是干地质的，找金子用不着别人。他又说自己摇金斗子是把好手，不像现在的毛孩子能把金子全晃到水里去，这才让大哥点头收了人。

我看着那俩人心里直犯嘀咕，心想这都是什么人啊？一个劳改犯还不行，一口气来了俩。往后天天跟他们一起干活，怎么能放心，估计连觉都睡不好。

偷偷跟大哥讲了我的担心，却被他笑话没出息。问我一般人谁会到这鬼地方淘金？就算是我自己，也只是个连肄业证都没捞到的大学生而已。来淘金的大多是在内地过不下去的盲流、刑满释放人员，或者压根就是逃犯。这号人光棍一条，无牵无挂，越是这样反而越能混，他认识几个本钱很大的金老板，都是劳改犯出身。

之后又来了几个河南人，农村的，大多是第一年来淘金，什么都不懂，就是年轻有把力气。看着找齐了十个人，大哥觉得够了，一起谈了具体的分成条件，立下字据。

接下来，我们十个人又坐着一星期才有一趟的长途车，来到了一个更偏远叫“四牧场”的地方。名字是牧场，其实是个乡镇一级的行政区划。下了车，大哥指着极远极远处的群山对我说，那就是阿尔泰山。

四牧场也挤满了淘金客，我们住在当地农户腾空的牛棚里，味道颇不好闻，不过已经比那些露宿街头的强了不少。剩下的几天主要是采购工具和粮食。溜槽、毛毡，金斗子、橡皮水裤，钢钎，十几副铁锹和十字镐，上百公斤的白面还有不少油、盐、砖茶，全堆在一辆架子车上。新疆跟口里不一样，买粮食都是论公斤称的，这点让我印象深刻。

东西刚采办好，大哥说今年淘金的人比去年还多，得先上山探路占地方，领着甘肃老头儿和一个河南人先走了。让我和武建超在牧场守着，等他们捎信儿下来，再带着人和东西进山。

--
-

我本来也想跟着去，却被大哥揪到一边骂了一顿，问我懂不懂什么叫“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”？让我留在后边是为了照看东西，那都是自己花钱买的，交给别人不放心。

在阿尔泰山淘金，一般初春冰雪刚开化，探路的人就要进山踩点，之后大部队跟进，扎下营盘干上半年，大概在十月份大雪封山前就得撤出来。北疆冬天雪太大，山里呆不了人。除非有些大老板发现了富矿怕被别人占了，才会雇人留在山里过冬看场子，第二年回去继续淘。

新闻里那些被直升机救出来的淘金客，我猜可能是在山里坚守的人，为一个月几千块钱，却险些送了命。

窝在牛棚里苦等了一个多星期，山上终于送下信儿来。因为牧场离真正淘金的地方还有一二百公里，我们当天下午就租了辆手扶拖拉机，向大山进发。

[本帖最后由 云雾飞舞 于 2010-9-6 18:36 编辑]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8-10 07:45

就这一段么？

作者：终究奔涌归浩瀚 时间：2010-8-10 12:03

三月的北疆，仍然朔风刺骨，拖拉机沿着戈壁滩上的砂石路“突突突”的往前开，一路带风，刮在脸上像小刀一样。我们几个人穿着棉袄棉裤挤坐在晃晃悠悠的车斗子上，缩着脖子抄着袖，不停地流鼻涕。武建超爱喝酒，拿出随身带的装酒皮囊，给我们一人灌了几口，挡挡寒气。

有个河南小伙子却兴奋地要死，说等淘金赚钱了，他也要买一辆拖拉机。新疆的农业机械化程度一直很高，而那时的内地农村，几万人的公社才有一两台拖拉机，包产到户分了地，有钱人家也顶多买头小驴儿，也怪不得他眼红。

--
-

戈壁滩看似空旷，其实交通线比较固定。我们走的砂石路是条牛羊踩出来的牧道，所以一路上看遇到了不少拖家带口，赶着畜群转场的哈萨克牧民。我大学念的是畜牧兽医，虽说没能毕业，但看到这延续千百年周而复始的游牧生活，还是觉得很有意思。

拖拉机速度不快，天黑时才完了一半的行程，晚上要继续赶路，第二天早上才能到达淘金的河谷。其实新疆人相当忌讳赶夜路，不过那拖拉机师傅没办法，如果他当天下午不走，而是等到早上出发，那么用上一白天把我们送到目的地后，晚上就只能独自一人开车回去，还不如七八个人一起走夜路安全，好歹人多有个照应。

那大师傅怕我们夜里睡着了从车上掉下来，说带了个收音机让我们听。可等他把收音机拿出来，全把我们吓着了。心说新疆人用的东西就是剽悍，这哪里是收音机，这根本就是军用收信机，只不过接着电瓶，又安了个外放喇叭。旋钮一拧，“啪”得响了一声通了电，频道是原先找好的，稍微调了一下，里边就传出了《三套车》的音乐。

奔驰在荒凉的戈壁上，喝着冷风，吃着干粮，欣赏着悠长深沉的俄罗斯民歌，倒也是别有风味。曲子一首接着一首，正听得入神的时候，却突然没声儿了，静了一会儿之后，“突突突”的发动机躁音中，一个低低的女声缓缓地说道：“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，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。”

冷不丁听见这句话，我一激动差点被干粮噎死，边咳嗽边骂道：“妈的，莫斯科，苏联电台？”阿尔泰山北边就是苏联，那军用收信机的功率又强，收到苏联电台倒是一点不稀奇。只是自从1960年中苏交恶起，苏联电台就算是敌台了，尤其是这种针对中国的汉语电台。“文革”那些年谁要是偷听敌台，是要被当做特务抓起来的。

正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拖拉机转了一个大弯拐进了一个小山坳，突然头一歪，一个急刹停了下来。我心不在焉，差点被巨大的惯性甩下车，其他人也差不多，骂骂咧咧的问怎么回事，结果抬头一看，顿时眼前的场景被惊呆了——

羊，全是羊，前方不远的小路上，白茫茫的一大片挤满了羊。拖拉机昏黄的车灯下，全是层层叠的羊头和羊背，几乎一眼望不到边。

没听说过大半夜赶羊堵路的，司机师傅把火一熄，气急败坏的跳下了车，打着手电，扒开羊群上前边找人理论。而发动机的声音一停，羊叫声就传了过来，其中还夹杂着几声狗吠，因为羊实在太多，本该断断续续的“咩咩”声响成了一片。

紧随其后的是一股子浓重的羊骚味，大家几乎同时捂上了鼻子，皱着眉头互相望着，一时摸不着头脑。武建超喝了口酒，砸吧着嘴嘟囔了一句：“这事不对劲。”

其实不光他，是人都会觉得这事不对。我学过这个的我知道，羊在夜间视力差，很容易走丢，所以没人会在晚上放牧。而当时已经是夜里十点（新疆与内地时差两个小时），牧民早该找地方搭临时毡房休息了，牧道上绝不可能出现这么多的羊。况且这些羊全是挤在一起，站着不走，这就更古怪了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8-11 07:33

感谢 终究奔涌归浩瀚 分享, 辛苦了, +4 分

作者：终究奔涌归浩瀚 时间：2010-8-11 09:07

不一会儿，司机带着一身骚臭回来，身上粘满了羊毛。对我们说前边堵着三四家牧民的羊，一共好几千只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从太阳落山前就这样，不管谁家的羊群走到这儿，就跟当兵的被喊了“立定”似的，齐刷刷的站着不动，背对着太阳乱叫唤，怎么赶都不走。马和骆驼也一样，狗也不听话，总之全乱套了。

我们问那怎么办？司机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办，牧民们也从来没遇见过这种情

--
-

况，都傻了，不过好在羊都在那儿站着，没一个乱跑的，倒不用担心丢。

羊群不但把路挡了个严严实实，还站满了两边的山坡，拖拉机开不过去，没有办法只能等。我顺着车灯看过去，发现一只只羊果然全是头朝东，嘴里吐着哈气咩咩叫，也不知道发的什么神经。

我们都在拖拉机上坐了大半天，浑身又僵又冷，既然一时没法往前，就索性跳下了车，活动活动手脚。别人都抽烟聊天，而我是第一次来新疆，看什么都新鲜，就把司机的手电要了过来，走远了几步想瞧瞧周围的情形。

可没想到只是这随便一看，还真看到了点不寻常的东西。不远处的山坡上，矗立着一个很不自然的小山包。我本来只是拿着手电毫无目的地四下乱照，可光柱扫过那地方的时候，不由自主就停了下来。那山好像是硬生生从地上长出来的一样，周围都是比较平整的山坡，只有它孤零零的高出一块，显得很突兀，而且是尖尖的三角形，跟这一带圆头的秃山很不搭调。

我正想再走近些看个究竟，武建超却从后边把我叫住了，说天黑不太平，别到处乱跑。我说那个小山包看着挺奇怪的，问他知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
他顺着我的手电筒一看，哈哈笑说那不是什么山包，是一堆石头，天亮了就能看清楚了。

我又问那是不是蒙古人的敖包，《敖包相会》我倒是听过。他却摇头，说敖包虽然也是一堆石头，但没这么大，而且上头插得有幡。说完把手电抓了过去，用手电指了几个更远的地方给我看。光线很弱，不过还可以分辨出那是几块立着的长条形块石，歪歪斜斜的站在山坡上。

我说不就几块石头么，又怎么了？

他却告诉我那些其实都是石人，上边有刻出来的人脸和衣裳，跟那个大石堆是一起的。类似的石人和石堆不光新疆有，他以前在内蒙也见过，据说外蒙和苏联也有不少。应该是古代少数民族留下来的东西，有什么用处倒是不知道。

我还想靠近了再瞧瞧，武建超却一把将我拉了回去，说他凡是到了这种有石头人的地方，心里就会阴测测的不舒服，老感觉要出事，叫我别瞎跑。

我觉得人家也是好意，就乖乖没去，回到了拖拉机那儿，给他递了支烟，他推开了没要，说自己只喝酒不吸烟。我又问他羊群之所以全堵在那儿不走，会不会也跟这些石头人有关？他却说那倒不会，新疆春天羊赶雪，牧民春秋两季转场都要走这条路，以前从没听说过有这种事。

我还想再说，却见他冲突突然打了个手势，意思是别出声。我跟着一愣，这才猛的意识到的周围的气氛很不对头。因为，刚才除了我们俩，身边竟没有一个人在说话。

作者：终究奔涌归浩瀚 时间：2010-8-11 09:08

有人说这本书是南派三叔写的，如果是坑，大家别意外

作者：终究奔涌归浩瀚 时间：2010-8-11 09:09

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，一群人本来正热热闹闹的聊天，却不知怎么的，会突然一下安静下来。

我当时的感觉也差不多，所有人好像同时闭上了嘴，只有那台收音机还在不知趣的唱着歌。冷场了将近半分钟，才听见一个河南人轻轻说了句：“你们听见没有？羊，好像不叫了。”

他只是把大家都已经发现的事实讲了出来，岂止是乱糟糟的羊叫声停了，狗也不出声了，再加上我们这些人，就像约好了一样，同时收了声。甚至连收音机

里的音乐也没有了，只剩下了“滋滋”的电流声。

那河南人一句话，只怕把他自己也吓着了，又小声问：“咋，咋啦？恁为啥不说话？”可是除了“滋滋”作响的收音机，没人回答他。大家都屏气凝神站在原地，像是在等着什么事发生，可究竟会发生什么，却谁也不知道。

时间仿佛也跟着慢了下来，周围静得可怕，我能很清楚的听到身旁的人因为紧张咽唾沫的声音。

可突然间，一阵阴风吹过，收音机里原本平静的静电声变成了调台时的那种“喳喳啦啦”的刺耳噪音，调子拐着弯儿时高时低，仿佛有人在捏着旋钮来回乱拨。

那声音不算大，可吵得人心里发慌，头皮发麻，我脑门上不自觉的渗出了汗，武建超的脸色很不好看，怒冲冲的骂道：“把那东西关了！”却没有一个人敢动。

声音乱了差不多两分钟，又渐渐变得清晰。可当我真正听清楚之后，脖子根儿的汗毛立马竖了起来。有个同伴说了句“妈呀”，腿一软坐到了地上。

周围似乎变得更静了，而喇叭里传出来的，全是羊叫一样“咩咩”的声音。

作者：379120121 时间：2010-8-11 09:10

怎么都只是一点，看着不带劲啊！

作者：终究奔涌归浩瀚 时间：2010-8-11 09:15

太容易得到的东西都不会珍惜

作者：终究奔涌归浩瀚 时间：2010-8-11 09:19

难道是收音机串台了？可随便哪个广播电台，也不会把羊叫声放进节目里。

一时间所有人都傻了，面面相觑，想从别人那里找到答案，只是漆黑的夜里，

根本看不清对方的脸。

听着收音机里那颤巍巍，又有些失真的羊叫，我身上的鸡皮疙瘩此起彼伏，脑子里却突然冒出了个让自己都脊背发凉的想法：说不定实际上那些羊还是在拼命的叫着，只不过它们发出的声音，要通过收音机才能播放出来。

见仍然没一个人动，我咬咬牙，硬着头皮爬上了车，可刚伸出手要去关收音机，那声音却忽然停了。我的手悬在半空，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正在这时，羊群的方位又忽然“哄”的响了一下，武建超反应最快，手电筒立马照了过去，只看了一眼就急忙大喊：“上车，快上车，羊跑过来了！”隆隆的蹄声由远而近，站在地上的几个人手忙脚乱爬上车。只是这一会儿工夫，羊群就冲到了跟前，在拖拉机前一分为二，接着又像洪流一样奔涌而去。四周变成了羊的海洋，而我们站立的车斗子则是一片孤岛。

然而真正让人感到害怕的是，我们仍然一声羊叫都没听到。那些平时没事就喜欢叫两声的动物，现在全像哑巴一样，只知道闷不作声的向前跑。有些因为速度太快，还撞到了拖拉机的车斗子上，震得“嘭嘭嘭”乱响，让人的心也跟着狂跳。

几个人围着年纪最大的武建超，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武建超却骂了一句：“干嘛都问我？他妈的，我也不知道！”

看着一只只羊默不作声狂奔而去，我心底升起一种异样的感受，觉得这群东西，或许已经连动物都算不上了，他们不但没有感情，没有思想，而且连本能和天性都没有了，只会毫无意识的站和跑。

刚想到这里时，一只羊被别的羊挤得险些跳上车，我满心厌恶，一脚把它蹬

了下去。然而腿还没收回来，我就猛的愣住了，因为就在刚才，那只羊竟然轻轻转过头，淡淡的看了我一眼。

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当时的感受，只知道那是我活了二十多年来，第一次发现羊的眼睛很可怕。

那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就像在大城市上下班高峰时汹涌的人潮中，或者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，如果你不小心碰了别人一下，他们转头来看你的时候，用的就是那样的眼神。

我当时只知道害怕，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，也说不清楚。直到很多年之后，一次无意中翻开曾经的大学课本，这才让我猛然想明白。不知道有谁注意过，对于大多数动物而言，我们只能看到他们的眼珠，却看不到眼白，倒不是说动物没有眼白，而是因为它们的眼白是黑褐色的，与虹膜的颜色相近，很难区分开。

但我却清晰的记得，那只羊的眼睛是黑白分明的，甚至连眼角的小红肉都能看的清清楚楚。那不是动物该有的眼睛，那样的眼睛只属于人，也就是说，那羊长了一只人眼。

足足过了五分钟，最后一只羊才从我们车旁跑了过去，几家牧民骑着马，呼唤着牧羊狗，急急忙忙的追羊去了。被几千只羊蹄子激起的灰土荡起老高，混着骚味久久没有散开。

我们几个人咳嗽着，七嘴八舌讨论刚才发生的事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可还没讲说几句，天边突然传来一阵“轰隆隆”的巨响，把我们的说话声全盖住了。

紧接着又是“轰隆隆”的几声巨响，好像磨子雷一样，震得人耳膜发疼。大

家先同时一愣，接着不由自主都站了起来，循着声音分辨着滚雷的方向。

然而一看之下，我们却更加惊异的发现，远处的天，竟然在这时亮了。如果说发疯的羊群给人的感觉是诡异，那么半夜里忽然亮起来的夜空，就只会让人震惊了。

其实当时的情景，说是天亮了也不准确。因为那既不是白天时的万物普照，也不是电闪雷鸣时的天地一片通透，更不是星光月影，鬼火磷焰。如果非要打个比方，可能用所谓的“霞光万丈”来形容才比较贴切。

西北方的群山背后，漆黑的夜空里，放射出极为刺眼的红光，但不是朝霞或晚霞的那种红，而是鸡血一样的红色。而且随着那种滚滚的雷声越来越大，光线也越来越炽烈，似乎是早已落山的太阳不满意自己当天的离场，正蒙着红色的盖头，想再次从西边爬出来一样。

附近的山峦和半个天空都被染成了玫瑰一样的颜色，而先前所看到的石堆、石人，包括拖拉机和 ourselves，也笼罩在那妖异的红光下，在地上拉出一条条长长的诡异影子。

大风“呼啦啦”的刮了起来，我们却浑然不觉，只是被那神奇的天象所震慑。如果谁能在那时给我们照张相的话，一个个肯定都是直愣愣瞪着天，张大了嘴，面容呆滞，满脸难以置信的表情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有个同伴们像是慢慢回了魂儿，傻傻的问到底怎么回事，是不是苏联人帮越南人报仇来了，从北边扔原子弹炸我们？结果话没说完，就被武建超骂了一句放屁。

我当时真希望自己是摄影师或者画家，这样就能在惊叹之外，把眼前雄奇

的景象拍下来或者画下来了。退一步，哪怕是个作家或者诗人也好，那些人瞅见个破月亮都能写出《静夜思》或者《荷塘月色》，如果能让个大文豪把我眼前的景象用文字描绘下来，再抒发抒发感情，托物言志一下，肯定又是一篇传世之作。

然而浪漫的诗情画意没能继续多久，脚下的拖拉机一阵剧烈晃动，把我的思维瞬间拉回现实。我下意识的蹲了下来，隐隐感觉到不对，紧接着感觉又晃了一下，排除了自己头晕的可能之后，脑子里猛地蹦出两个字——地震。

我喊了一声，带头跳下了车。脚一落地，马上就感觉到地面的晃动，起初是左右摇，接着又是上下的拱，让我更加肯定是发生了地震。

天上的红光把地面映的很亮，也用不着手电筒，我一脚高一脚低的跑开了，同时心里琢磨，这是在野外，不用担心房倒屋塌，附近只是些低矮山岭，也很空旷，所以只要别震到地上裂口子的程度，就没什么大碍。于是我跑到了个开阔些的地方就停下了，扶着膝盖喘气，回头一看，其他人也跟了上来。

那时候之所以这么冷静，还要归功于唐山大地震。经历过的人都知道，76年地震之后，可谓是全国各地紧张动员，搞得像政治运动一样，家家户户要搭防震棚，各街道、单位和学校都开了很多学习班普及防震知识，我就上过这种课。当时离唐山大地震还不到十年，给人的印象太深刻，所以脑子里还一直有根弦儿绷着，事到临头才没有慌乱。

而且从意识到地震开始，我的思路也逐渐清晰起来，把事情从头到尾捋了一遍，发现这前前后后的一切，似乎都变得顺理成章了。又暗骂自己没出息，出了点事只知道害怕，不会用脑子想，亏自己还算上过大学。

作者：终究奔涌归浩瀚 时间：2010-8-11 09:20

几分钟之后，地震也渐渐平息了，首先是天边的红光消失，接着轰隆隆的声音也没有了，最后大地彻底恢复了平静，只留下呼啸的风吹过荒山。

我们又等了将近二十分钟，确认的确没事了，这才长长松了口气。折腾了半宿，又是惊又是吓的，弄得大家身心疲惫，有个人最怂，吓得直接腿软瘫在了地上，被我们一路拖回去架上了车。

司机拿出摇把儿一阵猛摇，拖拉机又“吭吭吭”的重新发动。正要开起来往前走，结果那怂人开始哭爹喊娘叫了起来，说山神老爷不高兴，地震了太危险，他不去淘金了，吵着要回家。

他这边刚说完，又有俩人跟着起哄瞎嚷嚷，说他们也不去了。司机有些不耐烦，回头问我们到底走不走，其余几个人也开始低头切切议论。

场面一时有有点乱，我慌了神。先是看了武建超一眼，想问问他的主意，毕竟他年纪最大，经验也丰富。可发现他只是拿着皮囊喝酒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我叹了口气，心想求人不如求己，这次淘金出钱牵头的是我们兄弟俩，现在军心浮动，我得拿出点儿当家人的架势，至少先把人稳住，有什么事等见着我大哥了再说。

我清了清嗓子，叫大家先别吵，接着把自己的一番推测说了出来。其实刚才发生的一切，都可以归结于地震的影响，以前防震课上讲过。首先是羊群不正常，动物的感觉比人灵敏，所以地震前通常会有反常的行为，比如鸡不进笼羊不入圈之类，这儿的羊不用羊圈，不过发发疯也再所难免。再者是收音机的怪声，这可以理解为地震影响了电磁波的传输，干扰到了信号。

至于天空突然发亮的事，那是地震前的一种自然现象，学名叫做地光，虽然不清楚具体原理，但最终的表现形式就是天空放光发亮。我以前看过一份材料，很多唐山大地震幸存者都是因为震前看到了地光引起警觉，才躲过了一劫。最后那磨子雷的声音，应该就是所谓地声，是地下的岩体受到巨力产生的变形和摩擦发声，没什么吓人的，和地光一样都是震前的自然现象。

那几天住在牛棚里等消息，别人都凑在一块儿打牌，只有我天天躲在一边看书，他们觉得我喝过的墨水多，喜欢叫我“大学生”。这会儿，听着我这“大学生”有理有据的把刚才的怪事解释了一遍，同伴儿们都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。

我从骨子里还是个唯物主义者，所以不管遇到什么事，只要能把其中的道理想通，就不会再感到害怕。我越说越觉得自己有理，胆气也随之一壮，科普完了，看效果还行，赶紧趁热打铁做思想工作，大家来新疆，都是为了赚钱，冒多大风险，才能发多大的财，想求安稳就别淘金，回家躺床上最好。况且到底有没有危险还不一定，等明天见着我大哥，他以前是地质队的，懂这个，肯定知道的更清楚，到时候再好好商量。

说来说去总之就一句话，现在必须往前走，调头拐回去绝对不可能。

见他们愣愣的没再聒噪，估计是挣钱的欲望战胜了地震带来的恐慌，或者是我绕晕了。我看形势不错，马上给司机打了个手势，让他快开车。

武建超对这种说法显然不大相信，拉着我趴在耳朵边轻声问了句：“那你说，为什么收音机会放出羊叫？”

我一时哑然，想了想，有些底气不足的说：“凑巧吧。”

“凑巧？”他看看我，露出副似笑非笑的表情，也没再追问。拖拉机再次开动，武建超喝了口酒，可脸色又突然一变，说了句：“不对，咱少了个人，赵胜利不见了。”

赵胜利就是那个先前说要买拖拉机的年轻人。

武建超急得站了起来，冲司机连喊了三个“停”，拧开手电就开始数人。我们一行人加上司机本来有八个，可这会儿他照来照去数了好几遍，也没再找出第

八个人来。

我心也跟着一抖，忙问身边的人最后看见赵胜利是什么时候。他们几个却都摇摇头，说刚才又是羊群又是地震，跑来跑去，脑子乱哄哄，谁也没注意什么时候少了个人。

这时收音机不知怎么的，又“啪”的一声再次响了，重新放起了音乐。我马上把它关了，触电似的把手收了回来，虽说知道了原因，可这玩意儿还是太渗人了，说实话，我真怕喇叭里会突然传出赵胜利喊救命的声音。

武建超眉头紧锁，嘴里小声的骂着：“他妈的，我就知道要出事，我就知道要出事……”举着手电四下到处找人，其他几个人也都站起来，喊着了赵胜利的名字。可四周黑漆漆的，大风呼呼响，把他们的声音全吹散了。

我仔细回忆着刚才的经过，觉得人最有可能是羊群冲过来或者地震的时候不见的，那时候场面很乱，大家都只顾自己，少个人不容易察觉。

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太对，如果非要讲可能性，那么假设人是在我们下车聊天时，或者地光显现的时候丢的，似乎也讲得通。哪怕说人在拐进这个山坳之前就从小车上掉下去了，也不是没可能。

还有更重要一点，就是赵胜利是怎么不见的？总要有个方式途径，不可能前一秒钟还在身边，后一秒钟就没了。

作者：379120121 时间：2010-8-11 09:24

如何每篇小说都是三叔一样的坑洞，会失去很多看客的！

作者：379120121 时间：2010-8-11 09:32

不过，还是很感谢你今天贴了这么多！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8-12 07:40

感谢 终究奔涌归浩瀚 分享, 辛苦了, +8 分

作者：终究奔涌归浩瀚 时间：2010-8-12 10:20

我摁着太阳穴正苦苦想不明白，却听他们几个兴奋的叫起来，说找到了找到了，在那儿在那儿。抬头去看，见远处出现了个黑黑的人影，手电光照过去，好像就是赵胜利。他一路小跑的奔过来，手里好像还拿着一团白乎乎东西，只是隔得远瞧不真切。

离得近了之后，赵胜利被手电筒晃得睁不开眼，伸出一只手挡住脸，点头哈腰赔不是，念念的说：“吓，吓死个咧人，俺还以为拖拉机要开走，不管俺咧……”可听得出其实喜滋滋的似乎心情不错，大家也看出了他怀里抱的竟然是两只小羊，脑袋都软耷拉着，奄奄一息眼看就要死了。

我肚子里忍不住骂起来，我们在这紧张了半天，谁知人家是顺手牵羊去了。春天正好是母羊下羔子的季节，这两只羊娃子八成是在羊群动起来的时候被踩死的，他跑远了去捡，自然就和我们走散了。

武建超做得更绝，没等赵胜利爬上车，就一巴掌扇在了赵胜利脑袋上。赵胜利没防备顿时懵了，摸着头好大一会儿才明白过来，羊往地上一扔，叫骂着就要冲上车拼命。可惜武建超手上有两下子，又是居高临下，轻轻松松一推一搯，弄得赵胜利连车都上不去，一不注意又挨了两下。

我觉得武建超反应似乎有点过度，眼看这都打上了，赶紧拉人劝架。赵胜利被他几个老乡抱着，打也打不过，挣也挣不脱，他本身有点结巴，这会儿气得声音都变了，一个劲的说：“你，你凭啥打俺，俺捡两只羊给，给大伙吃肉有啥，啥错？你，你凭啥打俺？他妈的，俺又，俺又不是你雇来的！”

赵胜利这番话让我有点感动。大家身上的钱都不多，就算在新疆这种遍地牛羊的地方，前些天也没吃过几顿肉。而且我们进山带的全是大米白面，以后几个月别

说是肉了，就是想吃棵菜都没有。他摸黑去捡羊，倒真的很为大家着想。

“凭什么打你？是让你长记性，以后少瞎跑，新疆邪性的地方多了，不明不白丢个把儿人跟玩儿一样。”武建超绷着脸，拿手电指指远处的石人，说他当兵时在内蒙给牧民打井，也是半夜开车拉着器械赶路，有个战友只是下车解了个手，人就没了。第二天动员全连的人还有附近的牧民找了一天，却连个尸首都没看见，而人失踪的地方，就有许多这种石人。

我这才明白，怪不得武建超之前说见了石人心里不舒服，而且发现少了个人后又那么紧张，原来是之前有过这种事。

赵胜利让他这么一训，估计被吓得不轻，气势短了一截。又被另外几个同伴劝了几句，说他好心是没错，可不能这么让大家担心。他看没人向着自己，也不再喊打喊杀，只是嘴里还不住的念叨，说就算那样也不能打人。

虚惊之后，大伙重新上车，赵胜利赌气似的坐的离武建超远远的。武建超也不搭理他，只是喝酒。拖拉机总算再次开动，走过刚才羊群堵住的路段时，地上堆了厚厚的一层羊屎弹儿，臭气熏天。

下半夜平安无事，越往前走，周围山岭的形势就越高，天亮后不久，我们听到了湍急的水声，淘金的那条河谷到了。

从远处看，整条河在晨光下竟然闪烁着灿烂的金光，十分耀眼。我吃了一惊，心说就算阿尔泰山“七十二条沟，沟沟有黄金“，可金子也不能多到这种地步吧？直到走近了，才恍然大悟，河里漂满了从山上冲下来的云母片，这种东西反光。

眼前的是额尔齐斯河的一条小支流，好像叫什么喀什么古什么河，源头就在阿尔泰山里，岸边是成片的杨树和柳树，两旁的山坡则长满了爬山松。河水很脏，

不光有云母片，还夹杂了大量的泥沙石子、枯枝败叶甚至牛羊马粪，浊浪翻滚，奔流而去。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，河湖大多内流，只有额尔齐斯河是外流，河水西去再北走，流经西伯利亚，成为我们国家唯一汇入北冰洋的河流。

拖拉机溯河而上，路边又出现了一群石人，迎着晨光，沿河而立。我好奇的打量着这些草原先民的遗作，心里忍不住赞叹。

这些说是石人，其实基本没有改变石头的原有形状，只是在表面简单的雕刻出人的五官和服饰，线条朴实粗犷，一看就是少数民族风格。天长日久的风雨侵蚀下，很多石像的纹路变得模糊，又增加了许多苍凉古意。

但当我把目光集中到石人的脸部时，心却猛然间一沉，马上意识到一个问题，转过头有些紧张的问武建超：“你看这些石人，怎么全都是脸朝东？”

武建超没多想，回答说游牧民族大多数都崇拜太阳，以东为大，比如蒙古包的门都朝东南开……可话没说完，就突然停住了，显然理解了我的真正意思，和我对视半晌，叹了口气，缓缓摇头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又向上游开出一段距离，司机停下拖拉机，说只能把我们送到这里，后边的路得靠我们自己推车走，说完把架子车卸下，掉头转回去了。

我当时生出一股冲动，差点要跟着拖拉机回到昨晚的那个山坳，确认一下那里的石人是不是也全是面朝东。因为就在刚才，我忽然有些失望的发现，尽管有了那套关于地震的推测，但昨晚发生的许多事，我仍然无法解释。

只不过，这些想法我只能暂时留在脑子里，不能说出来，免得再度扰乱军心，毕竟眼前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干。大哥当初和我们约在进山的地方会合，往前还有十几华里要走。

没了拖拉机才知道行进的艰难，脚下的路已经不能称之为路了，一边是山坡，一边是急流，架子车只能在河漫滩上走。我们轮流在前边拉车控制方向，剩下的几个就在后边推，地上全是鹅卵石和泥沙，车子吃力又重，推一步才走一步，弄不好轮子还会陷在坑里，必须把车上的东西卸掉一些才能拉出来，总之异常艰难。

过了中午，太阳升到了头顶。大家一晚上都没怎么睡，身子本来就乏，又吭吭哧哧推了一上午车，这会儿全都喊吃不消，不得不停下来。几个人抽烟打气，武建超是一口一口灌酒，而我靠着车，已经连胡思乱想的力气都没了，什么羊啊石人啊全都滚到了一边，脑子里只剩下一句话，真他妈的累。

大概喘匀了气，武建超从河里打了两桶水，说要烧点开水，顺道做饭吃。我盯着脏兮兮的河水问道：“就用这个水？”

他白了我一眼反问道：“那你想用什么水？”

我指着那两桶黄泥浆说：“你看你看，这里头漂的全是马粪。”

武建超撇撇嘴，懒洋洋的说：“这河里还漂过死人呢，你爱喝不喝。”说完低头看了眼水桶，可能连自己都有点看不过去，就把水倒了，换了个地方重新打了两桶，不过比着刚才的水，也就是从地上强到席上。他把水桶放在车边，说安静的澄上一会儿，水还能再变清点儿。

我们从山坡上扯了些爬山松的枯枝，这种树含油脂，很耐烧。赵胜利把那小羊剥了，只在河边的石头上大概剁了剁，就下锅煮了。不能吃的羊杂碎下水全扔河里冲走了，不敢留着，怕血腥味招来豺狗。

大概一个小时之后，我吃到了一天来第一顿热汤饭。说实话肉有点不熟，汤更是透着一股屎味，还有沙子硌牙。我就着烤馕喝汤，边吃边感叹，心说人才是世界上耐受力最强的动物，这么脏的水，就算让牲口喝，牲口都得想想，可我们

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吃，而且大家竟然都还吃得挺香。

作者：终究奔涌归浩瀚 时间：2010-8-12 10:21

饱餐战饭之后，我们推着车继续一点一点的往前蹭。总算在天黑前赶到了采金区的山口，之前大哥跟我们约好在这会合，这时却没见人影。

那时也没有手机，不能及时联络，我们又烧了锅开水喝，等着人来，我有些担心，说人怎么还没到。武建超却不在意，说山里路不好走，约的时间哪能那么精确，差个一天半天很正常，人没来就等着，大不了先睡觉。

我问这漫天野地的怎么睡。他骂了我一句：“怎么就数你事儿多，还能怎么睡？躺着睡呗。”说完找了块石头当枕头，抽出被子往身上一卷，边上一歪闭上了眼。其余几个人也如法炮制，不一会儿就鼾声大作。新疆气候干燥，土里也没什么水分，所以用不着垫褥子，直接躺在地上也不觉得潮。

这才是真正的风餐露宿，我心想自己没道理比别人娇贵，也盖上被窝睡了。感觉没睡多久，不知怎么就被自己的一阵咳嗽震醒了。睁眼一看，发现天已经黑了，却淅淅沥沥飘起了小雨，刚刚咳嗽，就是水滴飞到了鼻子里被呛的。

雨倒是不大，除了我自己，别人都睡得死沉。想起车上还有几百公斤面粉，我不禁有些担心，把武建超摇醒，问他粮食被淋雨湿了怎么办，用不用拿塑料布盖一盖？

他迷迷糊糊的说面粉不怕雨淋，一把将我推开了，翻个身又继续睡。我心里纳闷，说怎么会不怕雨淋，掺了水不就成了面团了吗？不太放心之下，打开了袋面粉一瞧，嘿，还真不怕雨淋。

原来，最外层的面粉被雨打湿之后，会跟面袋子黏在一起，这层面糊不透水，雨又不大，后来的雨水还没等淌到里边，就顺着袋子流走了。

我发现自己傻乎乎的全是瞎操心，抓抓头，就钻到了车底下避雨继续睡。但是刚的瞌睡劲一过，一时半会儿不容易再睡着。闭着眼睛静躺了一会儿，还是没有一丝睡意。听着他们几个震天响的呼噜声，心里更是烦躁，来回烙起了烧饼。

然而我在翻身的时候无意睁了一下眼，却再不敢合上了，远处黑漆漆的河滩上，有两个晃动的小光点，正在慢慢靠近。我趴在地上，浑身肌肉一紧，头一个反应就是狼，不是都说狼到了夜里眼睛会发光么。

可随着那俩光点越飘越近，又觉得他们之间距离有点太远了，不像是长在一个脑袋上的眼睛，倒像是……等真正看清那是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气的自己都笑了出声，他妈的，那是两个手电筒。

我从车底下爬了出来，发现雨已经无声无息的停了。有人打着手电越来越近，我起初还以为是大哥他们，也把手电拧开冲着他们晃了晃。但紧接着就意识到自己认错人了，如果是大哥他们来了，应该是从河谷深处往外走，但眼前的人正好相反。

他们看见我这边的光，也加快步子走过来。对面是一高一矮两个人，我忽然间有点紧张，心想万一是坏人怎么办？虽然我们人多，可大家都在睡觉，没什么防备。于是没等他们走到跟前，我就粗着嗓子大喝一声，是谁，干嘛呢？

那俩人又走近了些，操着新疆味普通话冲我打了个招呼，说是淘金进山探路的，走得太急错过了宿头，想讨点开水喝。

我拿着手电来回照了照，见他们背着大包，还带着铁锹和淘沙盘，倒真是淘金客的打扮。稍稍放了心，端出锅来给他们舀开水，其中那个高个儿掏出个搪瓷

茶缸凑了过来接，而这时我一抬头看到了他的脸，马上呆住了，手一抖差点把锅扔地上。

原先离得远没看清，这会儿挨得近了，手电筒的光线下，才发现那人高鼻子深眼窝，头发卷卷的，眼珠子发蓝，竟然是个外国人。我的心猛地一紧，不动声色的又瞧了眼那矮个儿，却是个中国人的脸孔。

我佯作平静，手上继续给他们舀水，脑子却转的飞快：“这深更半夜，荒山野岭的，他妈的哪来的外国人？中国话还说的这么好，难不成……”

那外国人看我神情不太对，张嘴想说话，这时武建超正好被我们吵醒，在背后没好气的问我大半夜咋咋呼呼干嘛呢？

我如蒙大赦，把锅往地上一搁，说你们自己喝吧，赶紧跑开了去，把武建超拉到一边，偷偷指着正喝水的那俩人，小声对他说来了个外国人，你看会不会是越境的苏联间谍。

我这么想不是没道理的。那时苏联和咱们国家的关系还没恢复正常，而之前常听说有苏联会派间谍，会从东北和西北一些地方偷偷越过边境，刺探收集情报。

武建超听完一愣，将信将疑的走过去，探头朝那俩人一望，马上回身踹了我一脚，哭笑不得的骂道：“他妈的，哪来的外国间谍，新疆有俄罗斯族你知不知道？”说完和那两个人亲亲热热聊了起来，他们都是老金客，已经认识好几年了，武建超一高兴，又拿出酒来给他们喝。

我揉着被踹过的屁股，心里有点冤：新疆是有俄罗斯族，可我不是没见过么。听他们聊天，才知道那外国人其实不是外国人，祖上是“十月革命”的时候跑到这边来的白俄，叫阿廖莎，几十年好几辈儿下来，早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人，

和他一起的是他内弟。

我当时的想法，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很傻，或者很可笑。但思考什么事都不能脱离所处的历史环境。阿尔泰山又正好在中苏边境上，而自打我记事起，我们国家就管苏联叫“苏修”，20多年来关系一直很紧张，珍宝岛、铁列克，外蒙陈兵百万什么的报纸广播经常说，还专门编的有唱珍宝岛的歌。再结合我们这一代从小受的教育，还有民间各种抓特务的传说，一时联想到间谍也没什么奇怪。

作者：终究奔涌归浩瀚 时间：2010-8-12 10:22

武建超留他们过夜，闲扯了几句，当然三句不离淘金的主题，之后就各自睡了。我讨了个没趣，也抱着被子到一边躺下，心里有点不痛快，觉得这两天怎么老神经兮兮的，全是自己吓唬自己。

第二天早上，突然感觉有人在踢我，我一个机灵坐起来，发现大哥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到了，一个多星期没见，他现在灰头土脸的好像一个泥猴子，正懒洋洋靠在车上抽烟。而阿廖莎他们早已经走了。

吃完早饭，大哥领着我们进入了真正的采金区。那是一条很宽的河谷，弯弯曲曲的河道把陆地分割成了一个犬齿交错的半岛，河滩上都是硕大的鹅卵石，时而还能看见些去年被人丢弃的破旧工具。

来到河谷中段的一个小半岛，又见到了甘肃老头和那个同来探路的河南人。他俩当时的姿势很奇怪，甘肃老头儿坐在石头上，另一个却蹲在地上抱着他的脚。我们纳闷这是在干嘛，一问才明白，原来老爷子的皮靴穿的太久又沾了水，夹在脚上脱不下来了，那人正帮着他往下弄鞋。

大哥伸手画了一圈，告诉我们这个小岛子就是选好的淘金点，我踢踢脚下的泥沙和鹅卵石，有些不相信的问：“这沙土里能淘出金子？”

大哥不以为然的看了我一眼，把我们几个刚来的招呼到河边，拿着个做饭的勺子取了些砂土，放在水里贴着水面轻轻晃动，浮土顺水漂走，最后勺底只剩下一撮小石子，他拿手一扒拉，就露出了一小粒黄澄澄的金砂。

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天然金子，又新奇又兴奋，几个第一次来淘金的人反应也跟我差不多，捧着勺子看了半晌不舍得放下，又小心翼翼把金砂捏出来放在手心。金子真的很重，只是比小米粒还小的一颗金砂，就很明显能感觉到分量。

大哥从怀里掏出一个装青霉素的小玻璃瓶子，让我把金砂丢进去。他塞上橡皮塞，挨个在我们耳朵边晃了晃，还能听到金子碰撞玻璃“叮叮叮”的声音，之后笑咪咪的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：“好好干吧同志们！”

虽说整条河谷都含有金砂，但这种随便挖一勺就能淘出金子的地段还真不多。我当时年轻不理解，后来再想想，才明白大哥当时的用意。

那番做作不光是给我看的，更多是给其他人看的。毕竟我们这伙人临时组织起来，互相都不太熟悉信任，干活儿之前他让大伙亲眼见识了真金白银，一是要显出自己确实有本事找到金苗，确立威信，二是要刺激劳动积极性，让大家踏踏实实干活，少惹事。

安营扎寨的第一件事就是挖地窝子。说起地窝子，很多人都会想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，那是他们当年艰苦创业的标志之一。挖法很简单，先在地上刨出个大概两米深的坑，坑顶架上几根木料，盖上些芦苇树枝，再铺上塑料布撒点儿土，最后从坑边挖出条斜坡延伸到地面作为进出的通道，就算大功告成。如果长期住，还要装门，抹泥浆，夯土墙，垒烟囱什么的，不过我们只在山里呆半年多，所以弄得很粗糙，恐怕还没内地给死人挖个墓穴讲究。

在这流金淌银的河边，人的精神想不亢奋都不行，地窝子挖好后，根本没人提休息的事，马上开始了淘金的工作。甘肃老头子说开工之前，还要斩鸡头烧黄

纸焚香祭拜，可我们不信那一套，直接就操家伙干上了。

金矿其实分为岩金和砂金两种。岩金深藏在山体岩石中，勘探开采难度都很大，那是国营大矿厂的工作。而砂金矿实际上是岩金被风化侵蚀后、经过搬运冲积，在河床上富集形成的，开采容易，我们淘金淘的就是砂金。

当时用的方法还很落后，都是成百上千年沿袭下来的老工艺，叫溜槽取金。所谓溜槽，大概就是一个宽半米，长三米的木头槽子。溜槽架在河边，槽底铺上毡子，上面压着树枝做的木排，木排上每隔一段再钉上横格。将含有金粒的沙土倒在溜槽上，用水去冲，砂浆从溜槽上通过，泥沙随水流走，而金子比重大，会沉到木排的缝隙里。

具体干起来，从挖到冲，基本上是四五人一组。分配给我的工作，就是穿着橡胶水裤站在河里，一桶一桶的往溜槽上提水。

每冲十几车砂土，就要起一次槽子，把留在毡子上的砂子小心清出来，再让甘肃老爷子拿一个小船形状的金斗子继续摇晃淘洗。砂子越冲越少，最后只剩下很小很小的一撮，基本就是黄澄澄的金子。

摇金斗子是门学问，看着容易做着难，我试了一次，累得腰酸背疼不说，还把金子全冲到了河里，甘肃老爷子心疼的直骂作孽，说让我这么一摇，大半天全白干了。

临近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大哥把当天淘出的金砂放到火上烘干，用磁铁吸去杂质，又吹掉浮在金子上的轻尘，上天平一称，五克多，算是收成不错。

大家都喜笑颜开，计算着照这个样子干上半年能挣多少钱。大哥又提醒我们这些新手别得意忘形，说往后不管谁问你一天能淘多少金子，都不准说实话，这个是原则问题。

--
-

我提了大半天的水，全是重复机械劳动，胳膊和腰都累得直打哆嗦，吃饭时坐也坐不下，一碗汤拿在手里能洒出去半碗。揉着肩膀，再看那小小的一撮劳动果实，不禁想起刘禹锡的一句诗，所谓“千淘万漉虽辛苦，吹进狂沙始到金”，黄金虽贵，也要靠极其艰辛的劳动去换，古人诚不欺我啊。

我们带的物资有限，除了两个电筒，也没什么照明工具，所以天一擦黑就钻进地窝子准备睡觉，打算养足精神，等明天继续甩开膀子大干。我哈欠连天，抽开铺盖刚要钻被窝，大哥却过来拍拍我，把我叫了出去。

作者：终究奔涌归浩瀚 时间：2010-8-13 09:41

跟着大哥来到河边的树林，一人点了支烟，他问我这几天有没有出什么事，我就把路上经历地震的那些事说了，还说有俩人闹着要回去，但被我压下来了，问他该怎么办。

大哥点点头，说地震时他在山里也感觉到了，阿尔泰山本来就在地震带上，时不时来一下很正常。有人闹意见不用怕，见了金子肯定什么意见都没了，现在你赶他走他都不会走。

我看他说的轻松，又有些不放心的，说书本上不是写地震还会引发滑坡泥石流什么的嘛，听着都挺怕人。

他却摆摆手，说从感觉上来讲，震源应该挺远了，说不定在境外，传到这边影响已经不会太大了。而且这儿虽然是河谷，不过地势还是很开阔，周围植被也好，只要别像 1931 年富蕴大地震一样，弄出条几十公里长的断裂带，就没什么问题。

我接着又说起了关于羊群和石人的疑惑，这种事不能跟别人商量，只能找大哥讨论讨论。

他听完一直没吭声，只是低着头若有所思的抽烟，过了好大一会儿，才摇摇头说自己也想不通，还问我是不是昏头看错了。

我气得一跺脚说：“你琢磨了半天就得出个这结论啊？这种事怎么会看错，不但羊群和石人一样全是头朝东，有只羊还转头看了我一眼，吓人的很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，总得有个解释吧？”

大哥一声冷笑，不紧不慢的回答说：“凭什么非得有个解释？解释都是人给的，世上的事又不是你写期末考试卷，每一题都要有个正确答案。我在新疆干地质这么些年，稀奇古怪的事也经历过不少，没几个能说清楚的。”说完烟也抽完了，踩灭了烟屁股，转身走了。

当时我有点来气，觉得大哥这个说法真挺没劲，简直就是唯心主义不可知论，懒得再和他多讲，也没跟他一起回去，而是站在那儿续了支烟继续抽，脑子里想的还是那些事。

新疆昼夜温差大，太阳一下山就冷了起来，我只是在外边多站了这么一小会儿，就忍不住打了个哆嗦，赶紧把烟抽完了，缩缩脖子就打算回去。可刚迈出一步，身后却传来了一阵“嗤嗤，嗤嗤”的怪声音，我的心一跳，又不由得停了下来。

日期：2010-5-6 11:24:00

那声音其实很小，但因为周围实在太安静了，所以就显得异常清晰。我转过身，侧耳细听了一会儿，却又什么都听不到了。

当时一丝风都没有，不可能是风吹树枝的声音，我又挪了挪脚，觉得也不是自己踩到了什么东西，心说难道是什么动物跑过去了，可声音听着不像啊。又傻站了一会儿，依旧什么都没听见，骂了自己一句神经病，抬脚就要再走时，那声音又响了。

“嗤嗤嗤”的声音断断续续，若有若无的显得很轻，听起来觉得很远，但我很肯定那声音就在身边。支愣着耳朵仔细寻找声音的来源，划着了一根火柴，四周看了一圈，可眼前除了树就是一些小灌木，还是什么都没发现。

天黑之后树林里有点怕人，我在林子里瞎转，琢磨了一会儿没什么头绪，反而觉得更冷了，又怕天黑透了找不到地窝子，就跺跺脚跑了回去。可那“嗤嗤嗤”的声音却从此留在了心里。

--
-

回到地窝子，十个人全挤在一块儿，脚臭汗臭熏得人发蒙，我在人堆里扒出个地方，衣服都没脱就躺下，脑子里一时静不下来，一会儿是刚才树林里的“嗤嗤”声，一会儿是白天提水时的“哗哗”声，乱想了好久，疲倦渐渐淹没了全身，这才沉沉睡去。

日期：2010-5-6 11:26:00

之后的几天，又有许多淘金客陆续来到，河谷里大大小小的半岛上，地窝子、土帐篷连绵不绝，到处是三五成群拿着铁锹十字镐的人，溜槽林立，小车飞跑，远看简直就是一个大工地。

当时淘金，绝大多数还是依靠人力，不过有些金老板因为本钱大，可以用柴油发动的抽水机冲砂子，省时省力，让我这个负责提水的人十分羡慕。

淘金客大多都按地域和亲缘分成了不同帮派，各自占据一两个小岛。帮派之间经常有摩擦，有时为了争抢一个出金多的小岛，还会暴发火并。我曾经以为南方人要文弱一些，可后来才发现，浙江人和湖南人打架也凶得可以，即便头破血流，只是抓把沙土往脑袋上一抹止住血，接着拼杀上阵。

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我还一度担心我们这种临时拉起来的小队伍，势单力薄的会受人欺负。按大哥的话，虽然整条河谷都属于黄金矿化带，但只有我们的半岛离上游的岩金矿源不近不远，正好跨在富集金线上，算是块宝地。如果有谁果真眼红耍横硬抢，我们连一战的力量都没有。

但后来证明我多虑了，我大哥因为有专业知识，经常给别人帮忙“看风水”找金苗，而且一看一个准，所以各个金老板都很买他的面子，基本没人来找麻烦。看来小平同志说的没错，知识改变命运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，不服不行。

刚开始的新鲜劲儿一过去，剩下的就是枯燥乏味的重体力劳动。吃的也很差，没有菜没有肉，只能吃米饭馒头，喝水就是用砖茶煮上一锅再撒把盐了事，因为严重缺乏维生素，嘴上长泡，指甲全部开裂。

好在经常有牧民赶着畜群经过，留下的牛粪会长出蘑菇，可以摘来炖汤喝。

--
-

其实晚上还能在河边逮鱼，拿着手电筒把鱼引过来，直接用铁锹砸，不过大家每天干活累得要死，没人有闲情干这个。

总之淘金的日子平淡无奇，跟小说中所写完全不同。生活里最期待的事，只剩下分金子。每隔两三天攒够差不多十多克就分一次，大哥和我一人两克，他们一人一克，多出的留到下回再分。

我们分得的金子不放在地窝子里，大家都各自藏在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地方。比如我就是把金子放在青霉素的小玻璃瓶里，埋在平时解手的杨树边。

只是每次去林子里，我总能时不时的听见那种“嗤嗤”的声音，和第一天天黑时听到的一样，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向。问别人有没有听到过，他们都是摇头。这事儿把我弄得很烦躁，觉得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了，总是疑神疑鬼的，甚至怀疑是自己脑子有问题，出现了幻听。

作者：终究奔涌归浩瀚 时间：2010-8-13 09:41

云雾，我现在郑重提出：给我加分，而且把以前该加的分给我补上。否则就不贴了，我知道这些内容你也能找到，要不你就自己贴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8-14 08:52

感谢 终究奔涌归浩瀚 分享,辛苦了,+8 分

昨天太忙,没时间管理论坛,不只是没给你加,所有人都没加分

作者：klinchao 时间：2010-8-15 15:18

又有新书看了。也有赤裸裸的威胁

作者：终究奔涌归浩瀚 时间：2010-8-15 16:42

差不多一个月过去，天气稍微暖和了一些，因为冰雪融化的关系，河水也越来越大，而我则穿烂了带来的所有裤子。

淘金劳动强度大，水浸土磨的，裤子不耐穿，经常是屁股的部位最先烂出两个大洞。据说当年美国西部的淘金者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，于是有人发明了一种用帆布面料制作，更结实的工作服，之后就演变成了鼎鼎大名的牛仔裤。

当时牛仔裤已经进入了中国，只不过大家都把它当时装，也挺贵，所以从来

--
-

没想过穿牛仔裤来淘金，我们只是带了些碎布打补丁。

那天吃过饭休息，我正坐在土窝子边缝裤子。这时赵胜利慌慌张张的跑了过来，他本来就有点结巴，这会儿更是有点语无伦次，说了好久我才听明白。他在树林里也听到了我以前问过的那种声音，“吱吱嘎嘎”、“嗤嗤喇喇”的，像是锯木头，不过声音比真正锯木头小得多。

我点头说没错，放下手里的裤子，让他带我去找刚听见声音的地方。同时心里隐隐的还有一丝高兴，既然赵胜利也听见了，那就说明这声音的确存在，不是我脑子出了问题。

我们俩一前一后，可没想到刚要进树林时，赵胜利却犹犹豫豫停了下来，转过头，有些为难的看着我。我起初以为他是害怕，安慰几句，可他还是不往前走，表情有点复杂，皱着眉头欲言又止。

我正要问你发什么楞啊，可转念一想，马上恍然大悟，赵胜利不是害怕那声音，而是怕我这个人。要是我猜的不错，他应该也是把金子藏在了树林里某个地方，而恰好在放金子的时候听到了那个怪声音。很明显，他这是信不过我，怕我知道了藏金子的地点。

我刚才没想到这层，一时有点尴尬，打了个哈哈，说没关系没关系，去不去无所谓。转身就要回去，正好看到武建超跑过来。只见他满头大汗，说正找我呢，一把抓着我的胳膊要跟他走。

我的心思还在树林里的怪声音上，被他拉得一个趔趄差点摔倒，甩开他的手，不明所以的问他干嘛。

他挺着急的回头对我说：“你不是学医的嘛，跟我给人瞧病去，救人如救火。”说完又要来拉我。

我赶紧往后一躲，摇头说：“我学的那是兽医，顶多给动物瞧病，怎么能给人瞧病？”说到这儿心里又不禁有点酸涩，没能大学毕业，实在是一生的遗憾。

他有点急了，说：“让你瞧你就瞧，罗嗦什么！人是高级动物，道理都差不多。”没管赵胜利，揪着我的衣服，生拉硬拽的就往前拖。

日期：2010-5-7 11:43:00

--
-

无可奈何的跟着武建超往上游走，他走的很快，我恨不得一路小跑才撵得上。路上问他是谁得了什么病，他只说到了地方我就知道了，要是他知道是什么病，也不用叫我了。

我们来到一个小岛，穿过正在干活的人群，竟然看到了一个熟人——阿廖莎，就是那个被我当做苏联间谍的俄罗斯族，这会儿看起来忧心忡忡的，显然有心事。

武建超跟他打了个招呼，说：“大夫我给你找来了，医科大学生。”

让他这么一说，我的脸顿时一热，心说武建超你这不是坑人么，我是大学生不假，可惜是个被开除的，而且也不是什么医科，是畜牧兽医。

阿廖莎倒没看出我神情不对，脸上露出些许欣喜的神色，说：“来了就好来了就好。”赶紧领着我们走到一个地窝子入口，病人就在里边。

地窝子里充满了着刺鼻的恶臭，站在外边就能闻到，不是一般的脚臭汗臭，而是那种人呕吐物的味道，透着一股浓重的酸味。

我感觉自己这会儿就跟个蒙古大夫似的，不过来都来了，只能硬着头皮上。捏着鼻子钻了进去，眼睛渐渐适应了昏暗的光线，看到地穴最深处躺着一个人。

走近了蹲下一看，发现躺着的这位我也认识，是阿廖莎的内弟，那晚他们找我讨过水喝。他躺在地上，人昏迷着，我摸摸他的脑门，烫的厉害。旁边有个小土坑，里边堆满了烂兮兮的秽物，估计都是吐出来的。

我问病人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。阿廖莎从后边凑了上来，说人是从三天前开始不舒服的，刚开始是发烧头痛，浑身酸疼，吃不下饭，以为是感冒，可吃了几片药，睡了一天没见好，反而越来越严重。高烧不退，说胡话，脑子也不清楚了，而且脖子开始发硬，之后又……

他还要说，我连忙打断：“停停，啥叫脖子发硬？有什么表现？”阿廖莎皱着眉头想了想，说：“就是脖子硬哽，转不动脑袋，连抬头低头都困难，最多能轻轻点头。”

看着一个老外模样的人字正腔圆的讲中国话，我总觉得有点可笑，不过现在笑出来显然不合适，事情有点严重了，表面上看，这病人是发烧烧晕了，不过肯

定没这么简单。因为阿廖莎刚所说的脖颈子硬，医学上的术语叫“颈项强直”，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。

日期：2010-5-7 11:44:00

试着捏了捏病人的脖子，如果是颈项强直的话，肌肉应该会硬邦邦的，但我却出乎意料的发现，那里的肌肉非但不硬，反而显得很柔软，甚至比正常人的肌肉还要软。我觉得有些不对劲，又赶紧问阿廖莎后来怎么样，这病人的脖子就一直硬着么？

他摇摇头，说只硬了一天，后来脖子就变软了，而且软的过分，脑袋耷拉下来抬不起头，肩膀也塌着，胳膊都软的跟面条似的提溜在身上。

听他说完，我的心跟着一沉，又沿着病人的肩胛、胳膊一路捏过去，肌肉果然都是软绵绵的感觉，抬起他一条胳膊来回活动了几下，发觉阻力很小。我有些吃不准，又让武建超躺下捏了一遍做对比，最终得出了个让人很难接受的结论，这是局部瘫痪。

我挠挠头，一时也想不出会是什么病，感觉还得再仔细观察观察，抓着病人手腕测了下脉搏，又趴下去听了听心音，还试了试呼吸，仍然没什么思路。

我脑子犯浑，还有个原因是阿廖莎和武建超都在边上看着，把我弄得十分紧张。我学的是兽医，给母猪做个人工受精，治个猪瘟鸡瘟的倒还能胜任，可给人看病，那是专业不对口，纯粹是赶鸭子上架。

阿廖莎看我摆弄了半天也没啥结果，像是突然又想起了什么，补充道：“对了，他之前还说，耳朵里总是听见奇怪的声音。”

怪声音？我的心咯噔一下，抬起头，瞪着眼睛盯着他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他没想到我这么大反应，愣了一愣说道：“就是耳朵里有声音呗，他说有时候会轰轰乱响，像是过火车，有时候好像是人吵架，还有时候像是鸟叫什么的。”

我听了心稍微一宽，又问道：“那有没有锯木头的声音？”他摇摇头，说好像没有。

我这才放了心，病人应该只是普通的耳鸣，跟我听到的怪声音不一回事，骂了自己一句神经过敏，又问道：“以前有没有人得过这种病？还有，最近他除了

干活，做过其他什么事没有？仔细想。”

阿廖莎先是摇摇头：“淘金野吃野住的，伤风感冒，跑肚拉稀之类的常有，吃点药扛扛就过去了。他这个病法绝对是头次见，不然也不会找你来。”说完又想了一阵，接着道：“至于干别的事，平时也就喜欢下下象棋。对了，半个月前，他从树林里捡了只死狐狸，剥了皮留下，把肉扔了……”

我的心又是咯噔一下，野外工作，接触动物，高烧，呕吐，颈项强直，之后上肢肌肉瘫痪，这些概念在脑子里飞快的组合，让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不过慎重起见，我没敢随便下结论。只是让他们把人抬到了外边，毕竟地窝子里光线太暗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又叫他们把那张狐狸皮拿来，铺在地上，我找了双劳动手套带着，扒开浓密的狐狸毛，在阳光下细细检查了一遍，终于看到了要找的东西。

只差最后一步就能证实猜想了，不过我没什么高兴的感觉，站起身，指着那病人说：“把他衣服脱了。”

日期：2010-5-8 13:27:00

阿廖莎的小舅子被扒了个精光，我心里有了个大概，俯下身去细细检查。看完了正面，又把人翻过来看背后，不但皮肤表面，连腋窝、腘沟、肚脐眼之类的都要扒开瞅瞅，可除了一层厚厚的陈年老灰，没发现什么异常。我脑门不禁冒起了汗，心说难道是之前想错了。

四周干活的工人都好奇的围了过来，阿廖莎喝斥他们了几句，不过没什么用。武建超看我好像找到门儿了，问这是在干嘛。人一多我心更虚了，闷着头说别着急，待会儿一起说。

说着又拨开了病人的头发，我定眼一瞧，就在脖子后发际线位置的皮肤上，有一块小小的红斑，看起来像蚊子叮出的小胞，不过中间有个突出的黑点，一摸之下还有些扎手。

我心说就是这个了，长叹口气，站起身来说道：“病根找到了，可能是森林脑炎，得马上把人送出去治病，不然生命有危险。”

--
-

阿廖莎一时没听清，问道：“什，什么脑炎？”

我又大声急道：“森林脑炎，也叫春夏脑炎，是一种急性传染病。你们谁去找辆拖拉机？必须赶紧把人送走，这事拖不得。”

可没想到，周围的人一听到“急性传染病”几个字，都呼啦一下退出去好远，包括武建超和阿廖莎，一个个满脸惊恐的望着我，好像在看瘟神。

我心里骂这都什么人啊，真是没义气，可嘴上还是解释道：“别怕别怕，被虫子咬了才传染，现在没事。”

可还是没人敢靠近，我没办法，心知必须打消他们的恐惧才能救人，冲过去把武建超和阿廖莎硬抓了过来，指着病人脖子上的红斑说：“就是这儿，被一种叫蜱的虫子咬了，这才得了病。蜱知道么？”

说着又把那张狐狸皮拿来，扒开毛找到一只灰白色死虫子，说就是这东西。那蜱虽然已经死了，可头还在狐狸皮里扎着，肚子鼓得很大，像是吸足了血，足有半粒黄豆大小。武建超插话说：“这不是狗豆子么？狗身上就长啊。我以前也被咬过，怎么没事？”

“狗豆子”是老百姓对蜱的一种俗称，东北的一些地方也叫草爬子。我冷笑一声说：“被咬了，没事是没事，一有事就是大事。”

如果我猜的不错，病人很可能在剥狐狸的时候，让蜱爬到了身上，而那红斑里的黑点，估计是病人发现被咬时，把虫子硬扯下来，结果虫子的头断在了肉里。

刚说到这儿，躺着的病人忽然大叫了一声，接着两手两脚猛地绷直，浑身像触电似的开始抽筋，一抖一抖的频率很快。人群再次哗然，呼啦一下退得更远了。

日期：2010-5-8 14:06:00

阿廖莎跟着紧张起来，问这又是怎么回事？

我扒开病人的眼皮，发现他两只眼珠正在快速颤动，又叹了口气说道：“脑炎脑炎，这是脑刺激反应，神经系统已经出问题了，抽筋抽久了，弄不好会窒息。”

阿廖莎是真的急了，毕竟得病的是他内弟，不是一般的工人，慌慌张张的叫人找车，又问我还有没有救。

--
-

我说我只是个学兽医的，心里有个大概，但也拿不太准。不过又交代他到医院了跟大夫明说是被蜱咬了，让他们对症治，这一点应该错不了。阿勒泰林区很多，大夫肯定有这方面的经验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人病到这个地步，能不能救活都不一定，就算治好了，估计也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，当然，这半句我没敢讲。

森林脑炎算是林业工人的一种职业病，病毒寄生在动物身上，通过蜱叮咬传播，大多是隐性感染，发病率并不高，顶多有万分之一，但只要发病，就厉害得要命。而且潜伏期长，初期症状很像感冒，容易被耽误。

从这件事之后，我就总结出一个道理，概率这种纯数字统计的东西，对于个人的命运是没有意义的。就像阿廖莎的内弟，万里挑一的低概率被他赶上了，也只能自认倒霉。

事情到这儿就基本算完了，阿廖莎陪着病人出山，我和武建超找了个地方挖了个坑把那狐狸皮烧了，火着起来的时候，那些死蜱还会“噼啪”爆响，听着像放小炮。

看着渐渐熄灭的火苗，我的心情有些沉重，觉得虽然看出了那是森林脑炎，但是山上条件有限，我还是什么都做不了。武建超却拍拍我肩膀说别在意：“你已经很神了，要是没你，那人现在还在地窝子里傻躺着呢。”

我勉强地笑笑，其实心里还有个疑惑一直没讲出来，课本上说森林脑炎向来是在五六月份，多发于森林深处。我们这儿的几棵树根本算不上森林，而且如今这个时间也偏早，可以说既是错误的时间又是错误的地点，让人怎么就觉得有些不对。

我们俩边聊边往回走，为了让我开心点儿，武建超还讲了几个他当兵时的笑话。这些天的接触，已经基本颠覆了我最初对“劳改犯”的认识，觉得他这个人虽然有点粗，不过挺热心，经历丰富而且爱讲话，有点意思。

不知不觉就回到了我们自己的小岛，可远远的我就发现周围的气氛有些异样，大白天的，河边竟然没人在干活，而且地窝子的外边，正站着一个陌生人。

作者：终究奔涌归浩瀚 时间：2010-8-15 16:44

--
-

我心里纳闷，不由得脚步一停。那个陌生人似乎也发觉了有人靠近，警觉的看了过来，目光冷冷的。我也飞快的打量着那人，发现他腰间鼓鼓囊囊，似乎藏得有什么东西，紧接着心底一寒，认出了形状，好像是枪。

我不敢往前走了，心说自己就出去了一小会儿，家里这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武建超在旁边捅了捅我，我紧张的转过头，却见他一脸笑意的说：“收金子的来了。”

我不解，皱眉问：“什么收金子的？大伙人呢？”

他撇撇嘴，一副懒得理我的样子，自己走了。正好这时大哥从地窝子里出来，跟他一起的还有个陌生人。大哥看见我，说回来的正好，赶紧把藏的金子拿来，价钱已经谈好了。

他多解释了两句，我才明白怎么回事。金子虽然是硬通货，但不可能拿到街上直接当钱花，要换成人民币才算数。采金区隔三差五的会有收金子的人来，淘金的把黄金卖给他们，他们再通过各种渠道走私到内地，从南方流入香港、澳门的一些地方。

我兴冲冲的跑到树林里，把玻璃瓶挖了出来，又兴冲冲的跑了回去，金子沉甸甸的很压手，我心里却是喜滋滋的，辛辛苦苦干了这么久，终于能见着现钱了。

其他人也都拿了自己藏的金子，陆续回来，聚在地窝子边。俩金贩子说要找个避人的地方称金子，大家刚要走，我却发现赵胜利还没来，忙叫大家别急，武建超往地上啐了口唾沫骂道：“这个赵胜利，怎么又是他！”

正说着，就看见赵胜利从远处跑了过来，人却失魂落魄，脸都是白的，冲着我们几个结结巴巴“俺俺，俺……”了半天，也没说出话来。

大哥叫他别着急慢慢讲。他好不容易喘匀了气，才带着哭腔说道：“俺，俺咧金子找不着了。”

日期：2010-5-9 11:49:00

看着赵胜利一副将哭未哭样子，我心里第一个念头，却是暗自庆幸，幸好之前没跟他去树林里找那个奇怪的声音，不然这事弄不好会赖在我头上。

到了这个份上，赵胜利也没什么忌讳，领着我们来到他藏金子的地方。那

--
-

是几棵树之间的小空隙，地上有几个乱七八糟的小坑，估计都是他刚找金子时挖的。我们大伙散开了，在树边上，石头底下，灌木丛里帮着他又是一通好找，还在地上多刨了几个坑，仍旧什么都没有。

金子又不是人参，总不会自己在地下乱跑，找不到了只能说明是被人偷了。大哥说这事情不好办，且不说现在不知道是谁偷的，就算知道，金子上又没写名字，你也不能拿人家怎么样，只能认倒霉，下次注意藏好了。

赵胜利一听，心知这一个月算是白干了，眼泪都要掉下来。而我的心里却犯起了嘀咕，怀疑这会不会跟树林里的怪声音有关系。赵胜利今天刚听见那声音，金子就不见了，可想想又觉得不对，我也听见了，但我的金子没事。

金贩子还在那儿等着，有几个人不耐烦了，不想再浪费时间，就嚷嚷着让赵胜利继续找，他们要先过去卖金子。说实话，金子都是每人自个儿藏的，你丢了别人还真没义务帮你找。不过这话如果讲明了，肯定伤感情。

场面一时有有点僵，看得出大哥有些为难，我想说两句却不知道说啥。而武建超蹲在赵胜利最先挖出来的那几个坑边，用手扒拉了几下，接着气急败坏的喝了一声：“赵胜利，你他妈给我过来。”

日期：2010-5-9 11:50:00

接下来的事，就让人啼笑皆非了。

赵胜利的金子既没被偷，也没自己跑掉，而是好端端地躺在那里。只是他藏金子的时候，生怕被人找到，唯恐坑刨的不够深。但收金子的人一来，匆匆忙忙的来挖，还没等挖到放金子的深度，人已经先一步慌了，以为金子丢了。关心则乱，他只知道在附近乱刨，以为记错了位置，却没想到自己根本还没挖到地方。

又是虚惊一场，大家都埋怨赵胜利大惊小怪，咋咋呼呼的瞎耽误工夫。那时候天天过的累，脾气都很躁，嘴上也不干净，尤其是武建超骂得最难听，光说都觉得不解气，还照着他脑门上狠敲了个大爆栗。

赵胜利起初还有几分金子失而复得的喜悦，不过被别人连说带骂，时间久了，

--
-

脸色就阴了下来。这会儿他捂着被敲过的脑袋，闷闷的不说话，盯着武建超，眼神里有些愤恨。

其实我看得出来，从上一次捡羊的事之后，赵胜利就一直对武建超有些记恨，他老是觉得武建超是仗着先前和我大哥认识，狐假虎威的欺负自己。

但说实话，武建超这个人没那么坏，只是大大咧咧的比较粗，在有些事上得理不饶人。这次也是多亏他才找回金子，赵胜利该谢他才对，不过我这么想，人家却不一定这么想，人对人的成见不是那么好消除的。

日期：2010-5-9 11:51:00

我们来到一处僻静的地方，金贩子拿出天枰，为我们一个个的称金子。金子放在天枰一头，另一头放的却不是砝码，而是一张张的钞票。说来也巧，那时每张十元人民币钞票的重量，基本上就是一克，而一克金子就值六十块钱。

金钱金钱，金子和钱向来是联系在一起。我怀疑金贩子是有意这么做的，直接用钞票来称黄金，那种诱惑，视觉上真的很有冲击力，让人看了血脉喷张。

每人的金子量好，数出另一头有多少张十块钞票，再把那个数字乘以六，就是金子的价钱。不过之后并不是想象中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而是金贩子把算好的数字用笔写在每人手背上，让我们走远一点，换个地方拿钱，因为这样不容易人赃并获。

之所以像做贼一样，说起来惭愧，其实按照当时的规定，私人采金前要跟有关部门签合同拿执照，而且淘出来的金子不能私下交易，必须卖给国有银行。但国家收购价一克只有三十来块，相比之下，走私贩子出价向来是六十块上下，还都是上门服务，大家会把金子卖给谁不言而喻。

我们一没执照，二没把金子卖给银行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就是在做贼，那是盗采国家矿产资源。至于金贩子，玩的就更大了，他们身上的枪是干什么用的，想必不用解释。

这种事当然也有人管，黄金局会经常派人来清山，一个个骑着马穿着制服，把我们淘金的人从这头撵到那头，像赶羊一样，漫山遍野的乱跑，还会烧掉不少地窝子和淘金工具。不过这究竟能起多大作用，也无需我多讲。

--
-

称完了金子，来到约定的地方，照规矩，我们派出个人跟着金贩子去背钱。那时还没有一百块的大钞，都是十块十块的，所有钱加起来要用麻袋装上一大包，发到每人手里，也都是厚厚的一叠。

当天晚上，摸着怀里厚厚的一沓票子，我心里美得不行，虽说淘金又苦又累，恨不得让人脱三层皮，但一个月七百多块，已经比内地有些工人一年的工资都多了，吃再多苦也值了，这可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挣钱。

但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，却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幼稚。在这种地方淘金，可不仅仅是吃苦受累那么简单。不但赚钱多，有时甚至还会有“意外收获”。

日期：2010-5-9 18:14:00

抽空上来看下，发现大家对卖金子的问题很感兴趣。

我解释一下

当时淘金在和河谷里并不是不花钱的。进山时也不可能把快半年的粮食全带够，都是边吃边买（有人专门做这个生意），还有一些日用品也有人卖，比如武建超的原型，他的钱大部分就换了酒喝。所以必须把金子换成钱，才能买这些东西，维持在河谷中的生活。

另外，前边说到过有清山队，如果被他们抓到，金子是要被没收的，但是你身上带的是钱，他没办法收。各自把金子藏起来，一是为了防范同样是淘金的人，一个是防范黄金局把你抓住。

有人说干完了一起带出去，大家太小看我们的国家机器了。个人携带大量金子，在淘金区没什么，但是回到文明社会，是很扎眼的。那个时候也并不是可以随便卖出去的。所以淘金客都是把金子卖给金贩子，靠金贩子走私。这里边有很长的一个利益链条的。单个的人所知有限。

日子波澜不惊的过着，大家卖金子得了钱，用处各不相同。有人专门做我们淘金客的生意，会经常拉些东西来采金区卖。大哥补充了些粮食，武建超也买了些酒喝，当然，价钱都比外边贵得多。至于赵胜利、王老爷子他们的钱，都藏得严严实实，没见怎么用。

--
-

那好似半个月之后的一个傍晚，我干了一天活儿，坐在河边休息。卷好了莫合烟正要点上，一抬头，就看见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从河上游漂了下来，随着水流起起伏伏的，时隐时现。

天色有些暗，等那东西又近了些，我才看出来是条橡皮水裤。水裤是淘金必备的工具，大多是橡胶做的，裤腰很高，还有背带，防水隔热，只有穿着这个才能长时间站在水里干活。那时一条水裤值不少钱，而且坏了不好修补，在采金区也没地方买，属于稀缺资源。

也不知道谁这么粗心大意，连水裤都让冲走了。我一阵窃喜，看左右没人注意，抄起把十字镐，两步跳到一块靠近河心的大石头上，打算把那水裤钩上来自己用。

河水还是挺急的，我蹲在石头上，浪花飞溅，不一会儿就把衣服打湿了，风一吹还微微有些冷。不过我已经顾不上这些，只是热切的看着那水裤一点点靠近。等漂到了跟前时，赶紧把十字镐伸出去，然而一试之下，发现距离有些远，竟然没能够着。

到嘴的鸭子不能让飞了，我急忙换了个手，抓着十字镐把儿的最末端，大半身子探到石头外边，胳膊伸长到极限，用力一甩，这才用镐尖儿堪堪挂上就要漂走的水裤。

钩到之后，先是感觉手上一沉，紧接着发现那力道大得出乎意料，而当时我人几乎凌空，重心不稳，差点被拖进水里。我一个趔趄，勉强稳住身子，咬着牙往回拉，可这一拉不当紧，水裤只是原地打了个滚，小小的浪花一翻，一个人头竟突然从水里冒了出来。

大家都喜欢用“出水芙蓉”来形容美女，可有几个人见过“出水人头”？那情景不过是一两秒时间，可在我眼里，简直就是恐怖的慢镜头回放。水波中，先是一团犹如水草一样的头发浮出，而湿漉漉的头发底下，是一张变了形的模糊人脸。

我“啊”的一声惊叫，条件反射的就想往后躲。说那它变形，因为那张脸几乎是平的，五官像是被压扁了一样烂在了一起，深陷进肉里，只有一双带血的眼

睛凸了出来，显得又大又圆，直直的正对着我。

我原本就重心不稳，乱动之下彻底失去了平衡，脚下一滑，一头栽进了水里。

日期：2010-5-11 12:34:00

事情太快，根本来不及反应。我只感觉浑身一凉，马上就被汹涌的急流裹走了。河水冰冷刺骨，而且比表面看起来更急得多，危急之下，我脑子还算清楚，想到河里明的暗的大小全全是石头，而自己是脸朝下游掉进去的，弄不好会一头磕死在上面。也管不上什么水裤了，丢了十字镐，两手拼命的乱抓，努力的想把身子转过来。

但水的冲力实在太太，人根本控制不住方向，一时间天旋地转的，我在石头上又是磕又是撞，就是抓不住一处。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穿个救生衣坐着皮筏子玩漂流，我当年可是除了一身衣服什么装备都没有，货真价实又是漂又是流。也不知究竟打了几个圈儿，喝了几口水，就在觉得快要被呛死的时候，右手感觉一硬，终于用三根指头抠住了一点凸起的石棱。

激流仍无情的把人往下拖，我立马把全身的力量聚于一点，死命的扒着那石头，这才止住了身，拼命抬头露出嘴和鼻子，忍着咳嗽的欲望，强迫自己使劲的呼吸，把我给呛得啊……

但这个姿势很不妥当，三个指头的力气能有多大？我一条胳膊像是要被撕开一样，又疼又麻。而且刚被冲下来乱抓的时候，有两个指甲盖儿掀了起来，指甲这东西平时看着可有可无，但现在没了它，手抠着石头，感觉指头尖上的肉都跟着翻起来了，疼得要命，根本使不出力。

我稍稍侧过身，想把另外一只手也用上，却失望的发现，除了右手正扒的那一点，整块石头全是光滑的平面，也不知我这算是幸运还是不幸。身子下正好是条狭沟，用脚试了几下，也根本够不着底。而且因为脚上的动作，三根孱弱的手指终究不堪重负，一点点滑脱，一个浪头打过来，又把我卷了进去。

这次我是真的急了，因为刚才停住时，我抬头正好瞅见下游不远有个大漩涡，白浪翻腾的，只要被拖进水底，那就万劫不复了。可自己又偏偏什么都做不了，

--
-

那种随波逐流的濒死感觉，没有经历过的人恐怕很难体会。

在我就差几米就要被冲进漩涡的时候，眼前突然出现一根树棍，我想都没想，张开胳膊就搂了过去，可水太急，一下扑得偏了，树棍先是打着我的脸，又从怀里滑了出去。我眼见不对，胳膊使劲一收，用胳膊窝死死夹上了棍子末端，危危险险，晚上半秒就得错过去。

我拉着树棍，哆哆嗦嗦的爬到一块石头上，浑身瘫软。救我的是武建超，当时他离得最近，直接撅了棵小树扔给了我。大哥他们也急急忙忙跑了过来，七手八脚把我抬到了干地儿上。我先是咳嗽，咳得太狠，就开始吐，肚子里灌的水吐完了不说，把胆汁胃水儿也都吐了出来，最后只剩下干呕。

我趴在地上，好不容易才顺匀了气儿，感觉自己就像个落水死狗，狼狈之极。这时有一群人大喊大叫的从我们身边跑了过去，我喘着粗气抹开滴水的头发，抬头看着那几个人慌慌张张的经过，心想难道他们是追水里漂着那人的？可那人的脸是怎么回事？

颤巍巍站起来，回头看了看，河水依旧是湍急汹涌，白沫翻滚，我两眼发晕，一阵后怕，刚才只是十几秒钟，自己就被冲出去几十米，而水里冒出的那位，也早就没了影儿。

缓过了劲，这才发觉浑身都疼。咝咝抽着冷气，自己检查了下，身上瘀伤最多，都是被撞的，右手三个指头全掉了一层皮，指甲盖都翘了起来，烂乎乎的正往外冒血，脸上也火辣辣的，是被那树棍打了一下。

甘肃老爷子在边上絮絮叨叨，说往后要是再掉进河里，心里不要慌，要看下水，别看上水什么的。

我一咬牙，把翻起来到指甲拧掉了，嘴上没力气答话，心里却说，有这一次就够了，谁他妈还想有下次？为了条破水裤，差点把命搁进去，贪小便宜吃大亏，说的就是我。

而武建超看着河水，却和大哥在一边嘀咕，说什么今年天气热的早，水也比往常大之类的，会不会跟地震有关系？

我耳朵立马支楞了起来，好像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东西，但要再往深了思考，却发现脑子已经转不动了。河水太凉，这时我浑身湿透，冻的牙关打战，当务之

急是赶快换衣服取暖。

天沉沉的黑了下来，我脱了衣服擦干身体，裹上被子，抱着水壶烤火。身上暖和，脑袋也活络了，回想起武建超刚说的话，一拍大腿终于明白了一件事。半个月前，阿廖莎内弟得上森林脑炎，我当时想不通为什么季节不对，本来该五六月森林深处高发的传染病，会提前了一个多月出现，而且是在这种算不上森林的地方。

当时觉得万事都有例外，不能太拘泥于教条，没去深究。如今再考虑，很可能就是因为今年比往年热的早，气温反常。这种事自然界很多，比如头一年的干旱往往会造成次年的蝗灾，而大涝之年往往会引发急性血吸虫病之类的。只不过我先前不知道阿尔泰正常年份的天气该是什么样，才没想到这方面。

武建超问我又是拍大腿又是傻笑的，发什么神经？我挺兴奋的跟他解释，不过他显然没我这么激动，只是平平淡淡“哦”了一下。赵胜利也在一边，说你们文化人，就是想得多。

没人接我的茬儿，我也有些无趣，这种事即便想清楚了也没什么实际用，顶多满足一下好奇心和求知欲。对现在的我们来说，多淘金子卖出好价钱才是最有意义的。没办法，知识在金钱面前，他妈的就是这么苍白无力。

我正鞭挞物欲横流的社会的时候，有几个人从下游走了回来，一个个垂头丧气的，就是先前从我们身边跑过去那一伙。大哥把他们拦住一问，这才搞明白今天怎么回事。

原来，上游的两帮人为了抢一个富矿，械斗火并，结果一个人被铁锹直接拍在脸上，晕死过去，摔进河里就被冲走了。他人半截沉在水里，水裤里有空气浮在水面上，正好就让我瞅见了。

他的同伴追下去救人，虽然中间又被我拦了一下，可终究没把人捞上来，连尸首都还没找到。我记起武建超曾说河里还漂过死人，现在想来，并不是故意吓唬我。

出了人命，看着那几个人走远，我有些忐忑，问大哥他们：“这事儿没人管么？”

--
-

赵胜利几个人面无表情，武建超只是轻轻一笑，甘肃老爷子“阿弥陀佛”的念念有词，大哥却反问我两个字：“谁管？”

日期：2010-5-11 18:34:00

“谁管？”我一时语塞，不知道如何作答。沉默了一会儿，却又隐隐感到了一种无形的恐惧。倒不是因为大哥他们对于人命的麻木与冷漠，而是我突然认识到，死个人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有人死了，却没人管。

这是个没有秩序的地方，也就是说，只要你想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而且后来的事，也的确印证了我的想法。（九十年代以后，采金区忽然冒出了许多妓院、赌场、旅社之类的地方，坑蒙拐骗，强拿硬抢的事越来越多，乌烟瘴气，乱得不行。当然这都是后话了，我只是感叹，人怎么都是越活越堕落呢？）

那天晚上，尽管已经很累了，我却迟迟无法入睡。半梦半醒之间，脑子里都是之前的情景。

那人的眼睛是睁着的，我看得清楚。如果他当时还有神智，那么我就是他生命里看到的最后一个人。他会怎么看我？会怎么想我？是不是觉得要死了很痛苦？是不是特别希望我能拉他一把？

设想如果当时我能站稳了，如果我能为他钩上岸，如果我不是贪图那条水裤，而是叫来更多的人帮帮忙，或许真的可以。只可惜，我没有……

又忍不住一阵自责，又不得不安慰自己，死人的事，见多了就觉得无所谓了，我得看的开些，这事儿不能怪我。

想到这儿，突然一阵心悸，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冷冰冰的念头：那如果今天我也死了呢？别人又会怎么想？是不是也觉得无所谓？

身上忍不住打了个寒战，猛的睁开了眼，舒了口气要坐起来，却又一身冷汗的发现，黑暗里，我的脚边，竟无声无息的蹲着一个人。

虽然淡淡的月光从入口处透了一点进来，但地窝子里仍然十分暗，眼前那人只是一个黑乎乎的影子，根本看不到脸。

我开始以为是哪个同伴儿起来解手，问了句：“谁啊？”

--
-

对方没答话。我转眼一看，地窝子挤得满满当当的，并没有谁的位置空出来，立即心说不对——他妈的，有外人钻进来了。

那家伙蹲在那儿看着我，这是要干嘛？我顿时毛了，大叫了一声，转身就去摸手电筒。他见我动了，一句话没说就扑了上来，不等我起身，就一屁股狠坐在了我肚子上。

一个人的分量本来就不轻，而且猝不及防之下力道又猛，我“吭哧”一声呻吟，感觉内脏都要被挤出来了。随之而来的有几滴水落在了脸上，不过一时顾不上这些，我咬着牙想把那人推开，可脖子上又突然一疼，竟被他卡住了喉咙，嘴里的呻吟也闷回了肚里，想喊也喊不出声了。

我的头刚扬起来一点，这又被带了下去，后脑勺直接砸底下当枕头的石块上，眼前蹦出几个金星，差点背过气。而喉间的那双手又冰又凉，正快速的收紧，我的嘴不自觉的张开，舌头吐了出来，渐渐伸长。

这明显是要把我往死里弄！我急忙回过手，想把脖子上的那双爪子掰开，同时腰往上挺，希望能把对方翻下去。可身上的那人重的简直超乎想象，我试了几次，他动都没动一下，而且隔着被子，更加变本加厉的往下坐，我又徒劳的挣了几下，感觉身上的根本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座山。

脖子还被死死掐着，肺里的废气出不去，外边的新气进不来，浑身骨头被压的“咯咯”作响，感觉腔子好像都要被挤炸了一样。我拼命的想把那人的指头扳开，可他的手上好像沾了水，又湿又滑，再加上我右手的指甲盖掉了，不好用力，最后连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，但那铁钳一样的手反而越收越紧，一丝都没有松开。

日期：2010-5-13 12:18:00

我神志已经开始不清楚了，不过还没放弃希望，伸出手向两边乱抓，想把睡在身旁的人叫醒。可奇怪的是，任凭我怎么推，大哥他们仍然睡的死猪一样，连平时最警醒的武建超都没一点反应，熟睡中甚至还砸吧了几下嘴。

鼓膜开始“嗡嗡”作响，那是缺氧造成的耳鸣，生命的意识一丝丝抽离身体，我斜看了眼身边睡的死沉的大哥，近在眼前，却感觉远隔万里，那种无助与绝望

--
-

简直无法形容。迷迷糊糊的想，这到底怎么了？难不成要不明不白的死在这儿？

就在意志渐渐涣散的时候，一股又冷又湿的呼吸喷在了脸上。我惊得急转过头，发现那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全身趴了下来，和我额头顶额头，鼻尖对鼻尖，正儿八经打了个照面。

距离太近了，而且漆黑的地窝里根本看不清对方的面孔，只能感觉到那人似乎是在和我对视。我努力让已经模糊的视线再次聚焦，却发现他的脸已紧紧贴了上来，一双眼睛越压越近，越睁越圆，两颗血红的眼球急速震颤，冲着我一抖一抖的，像是要用无限变大的眼睛把我吞下去一般。

日期：2010-5-13 12:19:00

我终于想到眼前这人是谁了，一股从心底升起的恐惧让我想惊叫出来，可声音刚到嗓子眼，就被那双手捏灭了，变成了鼻子里可怜的哼哼。

几滴淡红色的血水从那颤抖的眼睛里淌了出来，沿着他的脸往下流，正好滴进了我大张的嘴里，又顺着舌头滑进了喉咙。而我已经连恶心的力气都没有了，要我命的根本不是人，我能怎么办？长时间的窒息，意志的崩溃，让我彻底放弃了抵抗，身上的力量也在极速消散。

正当我等死的时候，突然发觉身边一阵响动，接着“吧嗒”一声，一束手电筒的光线亮起，谢天谢地，大哥竟然在这时醒了。

我身上那人见了光，像是受到了什么巨大的惊吓，发出“嘶”的一声，直接跳了起来，“嗖”的一下就蹿出了地窝子。大哥骂了一句，没管我，也抓着手电跑了出去。

我只觉得身上猛的一轻，“咳咳——”的长咳一声，急速的喘息，新鲜空气终于又涌进肺里，一片清凉，我从来没觉得无色无味的空气是这么好闻，也从来没觉得活着的感觉是这么真实。

然而心里却没有多少起死回生的喜悦，我空白的脑子里，只能说除了震惊，还是震惊。就在刚才手电光扫过的刹那，我看到了那人的脸，那脸是如此的熟悉，

--
-

却又如此陌生，以至于让人如此的恐惧。

只因为，那个一直拼命想致我死地的人，竟然长着一张和我一摸一样的脸。

日期：2010-5-13 12:20:00

想杀我的人，也许就是我自己！这该如何解释？这又该如何去理解？

一种深入骨髓的寒意，让我忍不住浑身战栗起来，头疼欲裂，混混沌沌的根本没法思考，不过即便能思考了，恐怕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种事。

暗暗安慰自己：“可能是看错了，可能是看错了。”闭眼深吸几口气，才稍稍回过点神，可紧接着就发现同伴儿们不知为什么，都连叫带嚷的慌慌张张跑了出去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地窝子里就只剩我一个人了。

我脑袋还没转起来，也搞不清是个什么状况。摸摸脖子，刚被掐的部位破了层皮，火辣辣的疼，之后又发觉喉头腥腥咸咸的，想起了那些流进嘴里的血水，立马犯起了恶心，翻身干呕。可一低头这才猛的注意到，地窝子里到处都是水。

不光是地面上有水，两边的土壁，头上的顶棚，甚至是入口的斜坡，水都像小溪一样正哗哗的往里灌，锅碗瓢盆全漂了起来，我半个身子都已经泡在水里了。

难道是下雨漏水了？我正在那儿发愣，这时大哥又跑回了地窝子，打着手电像是在水里找什么东西，一扭头见我竟然还在地上坐着，大惊失色，急骂道：“你傻啦？还不快走！”

我思维还没从刚才的事里出来，没管他为什么骂我，而是先问道：“那个人呢？”

“什么那个人？”大哥催我快走，自己却弯着腰，焦急的趴在水里到处乱摸。

我被他的紧张感染，站了起来说：“就是你去追的那个人啊？刚跑出去那个，他想掐死我……”说完又想起那个人熟悉的脸，觉得自己的措辞似乎有点不那么恰当。

“谁掐死你了？说什么梦话，外边涨水了，快走！”大哥摸摸索索的，终于从水里捞出了一个帆布包，把包往脖子上一挂，揪着我衣襟儿就往外跑。

我被他拉的一个踉跄，脑子里更乱了，大哥刚才跑出去不是追那人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我做梦么？可脖子上的伤不是假的啊？迷迷糊糊钻出地窝子，一

--
-

抬头看到眼前的情景，不禁倒抽一口冷气，顿时清醒了。

夜空万里无云，一轮惨白的月亮还挂在头顶，并没有下雨，只是平日里熟悉的喀喇古伦河，比往常足足宽了三四倍，我这才反应过来大哥话里的意思，涨水了！

漫上来的河水直没脚踝，“咕噜噜”的涌进地窝子，就跟灌老鼠洞差不多。我们所处的小半岛眼看就要被全部淹没，谁知道水位会涨到什么程度？我这会儿什么乱七八糟念头都没了，也不用大哥拉，撒开腿就往山坡的方向跑。

大哥就在身后，我们一路飞奔，带起脚下水花乱溅，我边跑心里边骂，来之前真该找个算命的看看，昨天差点被淹死，现在又遇上涨水，怎么晦气事儿全他妈跟水有关系？

只是稍微一走神，没发现对面突然跑过来个人，我眼前一黑，“哐哐”就跟他撞翻在一起。震得我七荤八素，却不敢耽搁，一骨碌爬起来，发现迎面撞我的竟然是赵胜利，气得大骂：“你他妈添什么乱？”

没想到他理都不理我，一身泥水站起来，慌慌张张继续往前跑，又

差点把后边的大哥带倒。大哥晃了两步才站稳，扭头喝道：“你干嘛？我日，回来！”说完又掉头去追赵胜利了。

同时，河上游突然传来一阵“轰隆隆”的巨响，好像是水声，我感觉不妙，正要过去把大哥叫回来，胳膊却被人拽住了。回头一看竟然是武建超，只见他脸色刷白，嘴唇哆嗦着，连声音说话都变了：“山洪……”

“山洪？我操，他们……”我拔腿就要追过去，却脖子一紧，被武建超揪住领子，他说了句先顾着你自己吧，然后几乎是一路把我倒拖着，跑出了十几米。

我力气没他大，被拽着身不由己的往前，只能不甘心的回头瞅，直到又看见大哥乱摇的手电筒光，这才不再挣扎，和武建超一起闷头狂奔。

上游的“隆隆”声越来越响，犹如万马奔腾。那种无比巨大的声音给人带来的压迫感，一时不好形容，我只记九几年参观一座机场时，有架飞机从我身旁很近的地方起飞，那种喷气发动机的轰鸣声倒和当年的山洪有几分相似，不过山洪带来的震撼感觉更甚。

脚底下的水越涨越高，也越跑越费劲。我因为先前的事，体力受了影响，这

会儿已经有点上气不接下气。眼前景物乱晃，以前怎么就没觉得河谷这么宽，山坡那么远？

突然有点希望武建超能像刚才那样拉着我跑，可抬眼一看前边，那家伙不知怎么的，突然飞身往前一趴，“哗”的一下扑进水里就不见人了。

我刹车不及，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跟着脚底下一空，只听“呼啦”一声，整个人也陷了下去。冰冷的河水从四面压过来，直没头顶，落水前的一瞬间我才明白过来，狗日的，老子掉坑里了。

日期：2010-5-14 12:00:00

淘金客们每年来了又去，沿河留下不少地窝子，大多数当年冬天就被大雪压毁了，有的虽然还能保持个形状，但天长日久，表面就剩下顶棚的脆壳子，如今又涨了水，从外边根本瞧不出来。我们俩慌不择路，正好跑到上面，自然是一踩全塌了下去。那种感觉，恐怕只有下雨天路上积水时，失足掉进没盖儿窖井的人最能理解。

地窝子一般都要挖上两米多深，如今那土坑已经注满了水，差不多都能游泳了。我冷不防之下呛了两口，本还想骂武建超，说看你带的好路。可话没出口，就听见那“轰隆隆”声已经近在耳边了，回头一瞧，悚然惊见上游河谷里出现了一道好几米高的浪头，正长长的像堵墙一样急速往下推过来。

我手忙脚乱的扑腾到坑边儿，翻身上去，一转身见武建超还在水里，嫌他动作慢，直接把他湿淋淋拎了上来。

我们俩都急了眼，发了疯一样狂奔，整个河谷就是个槽型，两边地势最高，不想让大浪冲走，只能跑到山上。可我们跑得快，水涨的更快，之前还刚到小腿，等跑到树林边缘的时候，已经淹过腰部直逼胸口，而那浪头离我们只剩不到一千米的样子了。

水急的不像话，再加上浮力，人都要跟着漂起来，站都站不住，就更别说跑了。我认为在浪推过来之前上山已经不可能了，扯着嗓子叫住还在奋力往前游的武建超，大喊：“不行了，快上树。”他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，转身抱住棵树，蹭蹭两下蹿了上去。

--
-

看他这么轻松，我却傻眼了，周围树倒是不少，可大都是杨树，下边几米都是光溜溜的树干，连个抓头儿都没有，而我爬树的技术又实在不敢恭维，笨手笨脚的试了两次，都是上一步退两步，眼见是不成。简直欲哭无泪，心说狗急了还能跳墙呢，我是个人，怎么连棵树都爬不上去？

日期：2010-5-14 12:15:00

只能说人倒霉起来，喝凉水都塞牙。

树干从中间竖着裂开，一半断了，另一半还勉强连在根上，向着水流的方向一歪，我们也跟着摔回水里。武建超因为刚才想踢我，没坐稳一个跟头掉下去，直接被浪头捂在了当中，不见了。

好在我一直死死抱着树干，身子虽然在水里，人还能挂在树上。吃力的露出脑袋，耳边全是洪水“哗哗”的拍击声。我不敢乱动，来回转头去找武建超，可身周一汪，哪里有他的影子？

而且不知为什么，河边的树林竟几乎被冲毁了一半。抬眼往上游一看，急流裹挟着几截断树冲奔下来，方向正好直对着我。避无可避，我只能挤眼，心里叫苦，树啊树，看你长这么粗，怎么一点用都不顶？一冲就折，可坑死我们啦

作者：终究奔涌归浩瀚 时间：2010-8-15 16:44

你们都搞错了

我是一名期货操盘手，平时工作很紧张。这个论坛是我放松的地方，已经关注了很久了，最早是看那个诡案组开始的。以前注册过好几个名字。最近几个月论坛的新小说很少，成员也不是很活跃，这是我所不希望看到的，所以我想多找一些小说，同时不希望任何因素影响发帖人的积极性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8-15 18:25

都是因为我的做法欠妥造成了误会，抱歉了

感谢 终究奔涌归浩瀚 分享,辛苦了,+4 分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20

大浪说到就到，难不成因为不会上树被活活淹死？生死攸关的时刻，我发了

--
-

狠劲儿，借着水的浮力，拼了老命往上一跳，劈开大腿夹住了树干，两手也紧紧抱住，总算比前两次强了那么一点儿。可这高度根本不够，不上不下的，浪打过来迟早还要被冲走。

武建超看我作难，骂了一句，又从旁边树上跳下帮忙，跑过来托着我的屁股，让我踩着他肩膀，咬着牙又勉强往上蹭了几米，终于抓住了最下边的大树杈，有了使力的地方，开始手脚并用的往高处攀，被树枝扎破了手也顾不得了。

只是这一会儿工夫，水就淹到了武建超嘴边，浪头已经近在眼前，他来不及再找别的树，看我腾出了地方，也纵身爬了上来。

那树有成年人一搂粗，上俩人应该没问题。可我越爬却越觉得不对，这树怎么颤悠悠的直晃啊？而且从上到下的树皮酥烂，随使用手一抓就能扯下一大块，显得很不可靠。

我心说坏事，赶紧冲着下边的武建超摆手，叫他别别，别上来。可他就跟没听见一样，大马猴似的“嗖嗖”爬到了旁边一根树杈上，满面凶光的张嘴就骂：“狗日的，凭啥不让我上来？老子能抬你上来，也能踢你下去！”说着当真伸腿要踢。

我看他会错了意，忙解释说：“不是，你看这树恐怕要倒……”结果话音未落，滚滚巨浪就轰鸣着席卷到脚下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好死不死的，那树竟然被大水冲折了。

[本帖最后由 云雾飞舞 于 2010-9-6 18:21 编辑]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20

大浪说到就到，难不成因为不会上树被活活淹死？生死攸关的时刻，我发了狠劲儿，借着水的浮力，拼了老命往上一跳，劈开大腿夹住了树干，两手也紧紧

--
-

抱住，总算比前两次强了那么一点儿。可这高度根本不够，不上不下的，浪打过来迟早还要被冲走。

武建超看我作难，骂了一句，又从旁边树上跳下帮忙，跑过来托着我的屁股，让我踩着肩膀，咬着牙又勉强往上蹭了几米，终于抓住了最下边的大树杈，有了使力的地方，开始手脚并用的往高处攀，被树枝扎破了手也顾不得了。

只是这一会儿工夫，水就淹到了武建超嘴边，浪头已经近在眼前，他来不及再找别的树，看我腾出了地方，也纵身爬了上来。

那树有成年人一搂粗，上俩人应该没问题。可我越爬却越觉得不对，这树怎么颤悠悠的直晃啊？而且从上到下的树皮酥烂，随使用手一抓就能扯下一大块，显得很不可靠。

我心说坏事，赶紧冲着下边的武建超摆手，叫他别别，别上来。可他就跟没听见一样，大马猴似的“嗖嗖”爬到了旁边一根树杈上，满面凶光的张嘴就骂：“狗日的，凭啥不让我上来？老子能抬你上来，也能踢你下去！”说着当真伸腿要踢。

我看他会错了意，忙解释说：“不是，你看这树恐怕要倒……”结果话音未落，滚滚巨浪就轰鸣着席卷到脚下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好死不死的，那树竟然被大水冲折了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21

只能说人倒霉起来，喝凉水都塞牙。

树干从中间竖着裂开，一半断了，另一半还勉强连在根上，向着水流的方向一歪，我们也跟着摔回水里。武建超因为刚才想踢我，没坐稳一个跟头掉下去，直接被浪头捂在了当中，不见了。

--
-

好在我一直死死抱着树干，身子虽然在水里，人还能挂在树上。吃力的露出脑袋，耳边全是洪水“哗哗”的拍击声。我不敢乱动，来回转头去找武建超，可身周一片汪洋，哪里有他的影子？

而且不知为什么，河边的树林竟几乎被冲毁了一半。抬眼往上游一看，急流裹挟着几截断树冲奔下来，方向正好直对着我。避无可避，我只能挤眼，心里叫苦，树啊树，看你长这么粗，怎么一点用都不顶？一冲就折，可坑死我们啦！

怀里的树一阵剧震，终于不堪撞击的力量，彻底断了，跟着横漂起来。苍白的月色下，天地间仿佛变成了一台无比巨大的洗衣机，河谷里的东西全被卷在一起，搅拌翻腾，一棵棵断树像是盒不小心撒进水里的火柴，而我，则是只趴在火柴上的可怜蚂蚁，一会儿被埋进水里，一会儿又被推上浪尖。

一切发生的太快了，从发现涨水到现在，恐怕还不到十分钟时间。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，事实上也是什么都做不了。这已经不是一两个人遇到危险的问题了，这是一场自然灾害。

暂时应该死不了，我泡在冰凉刺骨的水里，身体逐渐僵冷，浑浊的水流还不断灌进嘴里鼻里，我呛一口，吐一口，咬牙拼命坚持。朦胧夜色中，身边的景色都变得不真切起来，周围不见一个人，这洪水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？难不成直接冲出国境，跑到苏联去？

胡思乱想着，突然听到附近有人的声音，四下一找，下游不远处竟屹立着一棵大树，几个人正站在上边，冲我摇着手电筒呼喊。

起头的水墙过后，水势已经不如刚才那么猛了，我抱着树奋力划水想靠过去，可终究差了一点距离。眼看又要越漂越远，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，我心

--
-

一横，深吸口气放开了浮木，朝着手电光游了过去。

树上的人一阵惊呼，只怕是被我大胆的举动吓到了。可我也明显高估了自己的游泳水平，洪水里暗流很乱，根本不是只在泳池里玩过的我可以应付的，虽然是顺水可仍旧游得很费劲，没几下就觉得力不从心。

不过现在后悔没用，只能硬着头皮往前，然而刚游出几米，左脚脚踝却突然一沉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抓住了，接着“唰”的一下，整个人被拽进了水底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22

我瞬间就炸了毛，脚上乱蹬，却被越拉越紧，拼命扒水上浮，可还是一个劲的往下沉。水里黑漆漆的，也瞧不见状况，我觉得下边应该是有什么东西，试着用右脚去踢，可腿一伸出去就收不回来，两只脚竟全给困住了。

我就像条被咬住尾巴的鱼一样，全身拼命乱弹腾，却如何也挣不脱。一口气早已到了极限，又是那种窒息的感觉，虽然不想承认，但我觉得自己恐怕真要死在这儿了。

之后我失去了意识，再醒过来时，人已经在树上，正被抱着腰头朝下的吐水。我剧烈的咳嗽，抹了把挤出来的眼泪，简直哭笑不得，都快算不清这是今晚第几次死里逃生了。心说狗日的老天爷，死都不让痛痛快快死，不带这么折腾我的。

坐直了才意外的发现，从水里把我救上来的人竟然是我大哥，赵胜利也在，头顶的树杈上还坐着两个不认识的人。他们运气比较好，找了个长的比较结实的树。

见我清醒了，大哥先问武建超呢？我灰着脸没说话，他叹了口气，像是又想起了什么，劈头盖脸教训了我一顿说：“你胆儿大得可以啊？这水又急有冷，还

--
-

想游过来，没抽筋淹死算你命大。要不是最后我认出来是你，看谁愿意下去救你。”

看看浑身湿淋淋的大哥，再看看树下湍急的流水，我心说不错，如果不是亲兄弟，这时的确不会有人敢冒险下水，可转念一想，又摇头大叫不对，说我刚不是抽筋，是水里有东西拉我。

我说的郑重，他们听了都跟着一愣，大哥问我是不是太紧张造成的错觉，其实还是脚抽筋的问题。因为他刚下去捞我时，什么都没看见。

我指着水面很认真的解释说，就是游到那儿的时候被抓住了脚，一个劲把人往下拖，而且被拽的不是一条腿，是两条。这种事没什么好骗人的，再说抽筋和被拽下去的差别，我还是分得清楚。

大哥的意思还是不大相信，我不想再多解释，拉起裤管露出双腿，用手电一照，脚踝上赫然可见两个黑色的印子，明显是被用力抓握之后留下的淤青，左边的颜色较深，右边的颜色浅些。

大哥看着我的腿，一时哑然。而与此同时，像是为了证明我的话一般，水面上突然“咕咚”冒出一个水泡，紧接着一个东西从水下浮了出来。

幽幽的月光让我们看清了，那是一个人，准确的说是一个人的尸体，而他出现的位置，就是我刚差点淹死的地方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23

浮尸顺着水往我们的方向漂了过来，而他的身后，同一个地方，“咕咚、咕咚”两下，眨眼间又冒出了两具尸体。

气氛变一时变得诡异起来，我们呆立在树上，静静注视那三具浮尸从阴沉的水面上由远漂到近，再由近漂到远，直到消失在月亮照不到的地方。那感觉很奇

--
-

怪，仿佛他们并没有死，只是三个恰巧经过的沉默路人。

我没能看清他们的具体长相，只记得那些人的手都蜷成了鸡爪形，而脸全白的吓人，这是典型被淹死的状态。

在水里把拉我往下拉的，是他们么？那当时他们是死了还是活着？为什么刚才在水底沉着，这会儿又突然冒了出来？我一时失魂，心底的寒意让自己打了个哆嗦。

其他人也被吓得说不出话来，过了好久，大哥咽了口唾沫，勉强憋出一个解释：“可能是地窝子塌了，人困在里边被淹了。后来挡在上边的东西被冲走，就浮了上来。”

这个猜测不能说错，但只把事情解释了一半，相当于没说。我捏捏太阳穴，这一晚上已经遇到太多超越常识的事了，如今我倒宁愿自己刚才是脚抽筋了，而压根没见过那三具死尸。

几个人依旧保持着沉默，我浑身无力的靠在树上，手上机械的拧着湿透的衣服，尽量不去胡思乱想。然而就是这时候，寂静的背景里，传来了一阵“嗤嗤”的轻响，时断时续，从我脑后钻进了耳朵。

那声音又来了！我飞快的望了赵胜利一样，他冲我点点头，意思是自己也听见了。我惊得转过身，还因为动作太急还差点掉进水里，但眼前除了树什么都没有？

左右看看，也没什么发现，“嗤嗤”声却显得如此之近，如此一来解释只剩下一个，声音的来源不在别处，就是身边的这棵树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23

--
-

我把耳朵贴着树干上下寻找，发现有个地方的声音尤其清晰，手一敲还有“空空”的声音，而且树皮发酥，竟然被敲出了个小坑。我顺着酥烂的树皮一路抠下去，却没想到，从树皮底下抠出了一只白乎乎的大肉虫。

我心中讶然，问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大哥拿着手电凑近一看，说好像是天牛。我摇头说怎么可能，天牛是长着长须子的甲虫，谁又不是没见过？

大哥却说这是天牛的幼虫，躲在树皮下吃木头，长大了才变成甲虫钻出来，杨树上生的最多。古代人管这个叫“蝥蛄”，用来比喻美女的脖子。

赵胜利也趴过来看，却撇撇嘴，结巴着说白乎乎跟个大肥蛆似的，恶心都不够，哪有什么美？

那虫子被捏着，显然是不大好受，拼命的扭动身体，头顶一对又黑又硬的大嘴夹子一张一合，我不小心被咬了一下，很疼。我看看它，又看看那片被啃空的树皮，说难道这一个多月来我听见的怪声音，就是这东西发出来的？又想起了之前的那棵烂树，还有被大水冲毁的整片树林，难道都是因为它干的好事？这也太扯了吧？

大哥却说有可能，今年春天比往年热的多，说不定让天牛大量繁殖成了灾，这东西啃起木头声音很大，数量又多，河边的树被他们吃空了，结果大水一冲全倒了。其实天牛成灾还没什么，至少从外边看不出来，他还见过有一次天山的落叶松毛虫闹灾，松针被毛虫吃光了，漫山遍野的枯树，看上去就像被野火烧过一样。

大哥的野外经验远比我们丰富，这个推测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而且很奇妙的，经他这么一讲，似乎让我又找回了一些安全感。当然不是说天牛让人觉得安全，而是我发觉自己终于回到了理性与唯物的世界，终于又可以用常识来解释遇到的

--
-

问题了，而不是像先前那样，到处是不可思议。

但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个啼笑皆非的结果。谁会想到小小一个虫子能有这么大的本事，如果仔细追究，可以说武建超现在生死不明，很大一部分也是被他们害的。

想到武建超，我心里又是一声叹气，顿时没了兴致，甩手把那跟美女脖子一样的“蝥蛄”丢进了水里。

大哥却急道：“你别扔啊，还不知道这水什么时候退呢，那虫子能吃。”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24

真让大哥说对了，大水完全退去，已经是两天以后的事了。卖金子的钱倒是一直在身上没丢，而且包在塑料纸里，人都湿透了钱也没湿，可四周洪水茫茫，空有几百块钱又能到哪里买吃的东西。

最后饿得很了，还真吃了那种虫子，不过味道没尝出来，都是跟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直接咽下去，心说蚊子腿再瘦也是肉啊。当时我们就跟啄木鸟一样，这儿敲那儿敲，竟从一棵树上找出了快二十只肉虫，这棵树还是没被蛀倒，可以想象那些被冲毁的树上肯定更多。

两天里，我不止一次跟大哥提起，说那晚有人跑进地窝子想掐死我，后来被吓跑了，而且那个人长得很像我自己。

可大哥却坚持说他当时根本没看到什么人，他打开手电是因为发现地窝子里进水了，着急跑出去也不是追人，而是为了看外边的情况。

最后被缠的不耐烦了，大哥反而问我是不是做噩梦鬼压床，把幻觉当了真。我心说放屁，指着脖子上被掐出的伤给他看，说鬼压床能压出这个来么？除非是

--
-

我自己掐出来的。

总之争论来争论去也没结论，大哥又旧调重弹，让我不要再想了，因为很多事根本没法解释，与其想那些不着边际的东西，不如多考虑考虑眼前实际的问题。

而眼前最大的困难，除了洪水还有什么？

按照大哥的说法，今年阿尔泰的天气很不正常，比往年热的早，很可能雨季也提前到来，在上游集水区内的几个地方同时暴雨，结果和海拔更高区域的冰雪融水赶在了一起，瞬时形成了洪峰下泄，凶猛成灾。

老金客们虽然都发觉了天气有异，可没做什么防范准备。结果一夜噩梦，人被逼到了高处，采金区却全淹在了水底。两天后大水退去，整条河谷被洗刷的面目全非，到处是碎石断木，杂草垃圾，还不时能看到被水泡发了的人畜尸体。

我只记得大哥从树上下来后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完了，全完了。”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24

损失不可不谓之惨重，且不说粮食、工具、地窝子什么的全被冲没了影，就连我们以前扎营的小岛都快找不到了，只因为周围的地形参照物全变了样，那种陌生的感觉，简直跟头一次来一样。

除了我们树上的三个，其他人也从山坡上走了下来，渐渐聚拢在一起。最让人激动的是，被大浪卷走的武建超，竟然也奇迹一样的回来了。

不得不说他命真大的可以。据他后来讲，他当时掉进水里被直接冲出好几里，本来已经不省人事死定了，可后来也不知哪路神仙帮忙，再醒过来时，发现自己竟卡在下流的一个崖缝里，除了受了点擦伤，丢了一只鞋之外，基本没什么大碍。他在那儿缩了两天，饿了个半死，水一退就走了回来。

--
-

说起来，武建超前前后后救过我好几次，如果他死了，我心里绝对最不好过。如今看他活蹦乱跳的没事，我真是如释重负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。

如此一算，十个人全须全尾一个没少，大家多少都有一份劫后余生的庆幸喜悦。不过唯独有个人情绪不高，那就是赵胜利。只见他蹲在地上，手抱着头好像在低声的哭。我心想他和武建超之间就算再有矛盾，可看人家没死，也不至于哭吧？

大哥却偷偷的告诉我，赵胜利是因为钱丢了伤心。涨水那天晚上，他跑出来时把钱掉在了地窝子里，后来不顾一切的想折回去拿，又被大哥拦住了。这两天本来还抱有一丝希望，打算等水退了回来找，看样子只怕是没找到。

我觉得他有点想不开，就走过去拍拍他肩膀，说了几句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”之类的话安慰，不过好像没起多大作用。

其实要说损失，大伙儿每个人都有。行李什么的就不说了，关键是前些天攒下的金子还没来得及卖出去，让大水一冲全没了，算下来每个人也得几百块。而且那些补给、工具都是大哥和我花了血本买的，现在毛儿都没剩下一个，可以说惨得不能再惨，我们又找谁哭去？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24

金子一时是淘不下去了，留在河谷里不是办法，几百号淘金客像逃难一样，扶死携伤的往四牧场撤。这一路走的异常艰难，其中的凶险，并不亚于山洪当天。

路被冲毁就不说了，那几百里地没有交通工具，全靠用脚走。没什么吃的，也没有开水喝，都说大灾之后有大疫，发烧感冒的很多，有些人因为喝了没处理的脏水得了痢疾，几天之内就拉的不成人形，身体差的甚至死在了路上。

--
-

回去的途中，我又见到了那些面朝东的石人，试着摸了摸他们久经风化的刻纹，又看看身边的一片哀鸿，心头说不出什么滋味。只觉得世事难料，不管草原先民把石人立在这里是什么用意，但他们年复一年守在这里，只怕是见多了进山出山的淘金客，那些人有几个是暴富而去，又有多少人是和我们一样狼狈而归？

回到私募长，我们在牛棚里躺了快半个月，才大概调整了过来。身体虽然恢复过来了，心里却留下了障碍，从那之后，我就有些怕照镜子，镜中的脸总是让我想起那晚的事。苦思冥想许久，仍然找不出任何头绪，似乎只存在一个有还不如没有的解释——我撞邪了，还不止一次。

突如其来的山洪完全打乱了我们的计划，眼前最现实的问题，就是下边的事该怎么办？

周围不少金客子被山洪吓到，纷纷打道回府走了。不过我们显然不能这么一走了之，原因很简单，一是本钱小折腾不起，二是觉得不甘心。

大哥淘金的头几年都是跟着别的金老板干，趟熟了路子，这才自己拉队伍。来新疆前，我们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，再加上大哥的一点积蓄，这才凑足了本钱。本来想大干一番，没想到老天爷不高兴，大水一过，让我们辛辛苦苦二十年，一夜回到解放前。

我跟大哥在底下商量，假如就此回去，虽说我们身上还有千把块，足够之后一年生活，但如果明年想再来淘金，那就彻底没了本钱，只能给人家当长工了。那些金老板雇来的工人，我们都见过，他们只算工钱不分金子，工钱低不说，弄不好还会挨工头儿老板的打，日子过得跟旧社会差不多。

但想要重回喀喇尔古伦河谷，基本上也不用考虑了。大伙儿心里有阴影是一个方面，另一方面，发山洪不是闹着玩儿的，那地方没个一两年恐怕恢复不起来

--
-

了。

而且尤其重要的是，我和大哥剩下的那点钱，已经不足以支撑十个人几个月的装备和后勤了，这个最难解决，必须另外想办法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24

无奈之下，只能发扬民主精神，把十个人聚在一起商量对策。我们透出意思，是大家把钱拿出来放在一起，买些工具粮食，转移阵地重头再来，到时淘出金子按人头平分。

可就这么一个我自认为很合理的建议，却没有得到一致响应。每人的想法不一样，我们讨论了一晚上，除了一地烟头，什么结果都没有。主要是有几个人不愿意拿钱出来，怕到时再出什么意外，落个血本无归。

倒是最后甘肃老爷子说了个提议，让人眼前一亮。他有点甘肃口音，我们费了点劲才听懂，意思是现在淘金的大多是在集中在前山一带，其实在更偏远的后山，也有很多大金场。解放前，新疆军阀盛世才曾大办金矿，不少“官采”都在阿尔泰后山。那儿的矿更富，传说沙土出金比人出汗都多，一年能淘出来十几万两，我们哪怕弄点人家采剩下尾砂搞一搞，都能赚到钱。

有人问既然有这么好的地方，怎么没听说过人去？

王老爷子咳嗽一声，说那都是深山老林，凶险的紧，敢去的人不多。而且道儿太远，吃饭很成问题，粮食什么的必须一次带够，干上一两个月就得赶紧出来。不过因为金子多，在后山干一个月，就能顶前山干半年了。

我问他自己去过没有？他却摇摇头，说他来新疆淘金时，盛世才已经倒台了，不少“官采”停办，后山的老金场只是听说，去倒是没怎么去过。

--
-

我肚子里嘀咕，什么叫“去倒是没怎么去”？这不是明显话里有话么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25

还是大哥听出了门道，知道老爷子是不想当着太多人面把事情讲透。于是站起身递上支烟，拉着老爷子的胳膊说：“来来，咱爷俩儿到外边好好商量。”

俩人足足说了半个钟头才回屋，我问大哥怎么样？他使劲揉了揉自己的脸说：“我得想想。”

大哥这一想，就想了整整一天，话也不讲，只是坐在窗户边看他的日记本。我心里奇怪，可想起火车上因为日记挨骂的事，也不敢凑太近。

晚上临睡的时候，大哥躺在旁边，像是下定了决心对我说道：“咱去吧，赌这一把。”

我说：“你问清楚没有，这事儿靠谱么？”

大哥倒是挺笃定的说，那老爷子确实知道后山一个叫姊妹海（海子，是远离大海的新疆人对湖泊的称呼）的地方，藏着一个老金场，只不过他自己没去过，是他的叔叔，在三几年的时候在矿上当过账房。那儿本来是“民采”，但没开几年就被军阀派兵强占变成了“官采”，兴旺了一阵后就废弃了。

我惊问：“这种一面之词你都相信？”

大哥笑着说当然不能全信，不过他以前正好看过一份材料，记载 1931 年富蕴地震，使阿山一处红金台（极富的金矿）露头，金脉旁之下正好有座高山湖，引水方便，采淘条件得天独厚，出金“大者如豆，小者如粟”。被盛世才“收归官办”后，他的岳父邱宗浚苦心经营，甚至还从苏联引进了几台淘金机，每年收金几万两，获利甚丰。

两种说法，时间上比较吻合，也都提到了山里的湖泊，说的很可能是一个地方，应该是确有其事。大哥说如果我们去了，虽然按老爷子的回忆只能摸出个大概的方位，但有他这个搞地质的在，找到金苗机会还是很大的。

我点头，觉得好像是那么回事儿，但马上又冒出个疑问：好好的金矿，为什么会废弃？军阀不要了，老百姓也不去采？老百姓不去采，建国之后咱人民政府也不去？万一金子早被淘干净了，我们就算找到了矿场，还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，照样什么都捞不着？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25

大哥却解释道，砂金一般是淘不干净的，除非是作为矿源的岩金断绝了。所以哪怕是被翻过很多遍的熟窝子，只要成矿的条件没变，过上一段时间就会恢复。就像我们之前淘金的河谷，前前后后已经不知被挖了多少年了，但还可以一直出金子。

当年那个金场被废弃，有几种可能，一是盛世才倒台，人亡政息；二是 1940 年时阿勒泰曾有过一次矿工暴动，不少矿区被烧毁，那地方可能也受了波及；三是战乱影响，金场地处深山，物资给养全要靠外边运，所以稍有风吹草动，很容易经营不下去。

至于解放后为什么没开发，这跟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系。那时候政治牵头，地矿部门都是先找战略国防最急需的资源。造原子弹之前全国找铀，大炼钢铁时一心找铁找煤，备战备荒那会儿，水晶、云母又成了重点。黄金开采一直是零敲碎打，从来没真正提上过日程。

直到如今改革开放了，大家都想办法挣钱，这才想起来新疆还有黄金。全疆的金矿拉网调查已经开始了，相信过不了多久，那老金场就会被人翻出来。

得既然大哥这么有信心，我也没道理不同意，事情就这么定下了。在深山老林里一待一两个月，这种事并不是人人都敢的，跟大家商量之后，最后愿意去的只有五个人，除了大哥和我，还有武建超、王老爷子和赵胜利。大家合伙出本钱，淘出金子平分。

本来我们考虑赵胜利做事不大稳妥，而且也没钱了，就不想让他去。可他说自己愿意多干活少拿金子，软磨硬泡的我们让带上他。大哥被缠的实在烦了，就点头答应了，说赖好还能多个背东西的人。

我笑着问赵胜利为啥那么想去？他脸一红，结巴着说：“俺想买辆拖拉机。”敢情他还惦记着拖拉机呢。

接下来的几天是采办装备和粮食，都是老一套的东西，不过把木溜槽换成了皮溜槽，这样比较轻便。考虑到深山里可能遇到危险，每人都买了把伊犁产的沙木萨克折刀带在身上，大哥还按着地质队的习惯给我们一人发了个哨子，出事了就吹。

另外还买了两支 12 号双管猎枪，枪倒是不错，就是原装子弹太贵，武建超弄了些铅砂、火药和弹壳之类的材料自己做。试子弹时我也开了几枪，感觉后坐力比军训时玩过的 56 半自动还大，打起来很是带劲儿。

最后我们找了一匹老马驮给养，每人身上也带了几十斤的东西，趁着清晨没人注意的时候，悄悄上路了。

当时的心情，还是颇有几分激动与忐忑的，毕竟前方的目的地，是遥远神秘，但同时又遍地生金的阿尔泰山腹地，这似乎让我又找回了些杰克·伦敦小说中那种冒险者的浪漫豪情。

但我们却丝毫不知道，之前遇到的那些事，不过是小小的序曲，真正的噩梦，其实才刚刚开始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29

甘肃老头儿领路，我们几天里翻山过水，进入了阿山腹地。随着地势抬升，森林的构成逐渐变化，新疆落叶松、云杉之类俊秀挺拔的树越来越多，莽林如海，不时可以看到野生鸟兽穿梭其间，生机勃勃，全然一副原始自然的景色。

内地有名的景区大多是青山秀水或者奇石怪柏，看起来宛如水墨国画。但阿尔泰山不同，这里山林色彩浓烈，层次分明，再加上蓝天绿水，倒有几分西洋油画的味道，简直已经分不清到底是风景如画，还是画如风景了。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，这才是阿尔泰山的真正面容，而之前淘金时的所见，不过是她可怜的脚趾头罢了。

只是风景虽美，我们赶路的过程却并没有因此变得轻松。身上的东西依旧是那么沉，脚下的路依旧是那么难走。我从来没走过那么远的路，感觉腿都快断了，要不是有之前一个月的重体力劳动做铺垫，恐怕早就要支持不住。

人都还能硬撑，牲口却不行了。那匹老马因为负重太大，已经累得吐起了白沫。我有些不忍，问要不停下来让牲口歇歇力？

牵着马的武建超心肠却硬，拽着缰绳说：“歇什么歇？这老家伙不中用了，就是个一次性的东西，到了地方咱们就杀了吃肉，还能顶几天粮食。”

他这话不假，淘金客每年秋天都是净身出山，什么都不要，只带走金子和钞票。不过看那马的腿都开始打颤了，我真有点怀疑它还能不能坚持下去，说万一死在半路怎么办？

武建超咧咧嘴：“哪有那么容易死，你心疼牲口，你替他背东西啊。”

--
-

走在前边的甘肃老爷子听见了我俩的对话，回头冲武建超翻了个白眼。我知道武建超又得罪人了，那老爷子因为早年在采石场干活，天长日久得了矽肺，如今走远路吃不消，一个劲儿咳嗽大喘气，该他背的东西也全落到了我们身上。武建超说什么“老东西不中用了”，“替牲口背东西”，在他听起来不是明摆着指桑骂槐么？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29

甘肃老头儿领路，我们几天里翻山过水，进入了阿山腹地。随着地势抬升，森林的构成逐渐变化，新疆落叶松、云杉之类俊秀挺拔的树越来越多，莽林如海，不时可以看到野生鸟兽穿梭其间，生机勃勃，全然一副原始自然的景色。

内地有名的景区大多是青山秀水或者奇石怪柏，看起来宛如水墨国画。但阿尔泰山不同，这里山林色彩浓烈，层次分明，再加上蓝天绿水，倒有几分西洋油画的味道，简直已经分不清到底是风景如画，还是画如风景了。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，这才是阿尔泰山的真正面容，而之前淘金时的所见，不过是她可怜的脚趾头罢了。

只是风景虽美，我们赶路的过程却并没有因此变得轻松。身上的东西依旧是那么沉，脚下的路依旧是那么难走。我从来没走过那么远的路，感觉腿都快断了，要不是有之前一个月的重体力劳动做铺垫，恐怕早就要支持不住。

人都还能硬撑，牲口却不行了。那匹老马因为负重太大，已经累得吐起了白沫。我有些不忍，问要不停下来让牲口歇歇力？

牵着马的武建超心肠却硬，拽着缰绳说：“歇什么歇？这老家伙不中用了，就是个一次性的东西，到了地方咱们就杀了吃肉，还能顶几天粮食。”

他这话不假，淘金客每年秋天都是净身出山，什么都不要，只带走金子和钞

票。不过看那马的腿都开始打颤了，我真有点怀疑它还能不能坚持下去，说万一死在半路怎么办？

武建超咧咧嘴：“哪有那么容易死，你心疼牲口，你替他背东西啊。”

走在前边的甘肃老爷子听见了我俩的对话，回头冲武建超翻了个白眼。我知道武建超又得罪人了，那老爷子因为早年在采石场干活，天长日久得了矽肺，如今走远路吃不消，一个劲儿咳嗽大喘气，该他背的东西也全落到了我们身上。武建超说什么“老东西不中用了”，“替牲口背东西”，在他听起来不是明摆着指桑骂槐么？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29

我们继续艰难地前进，顺一条峡谷而上，随着越走越荒僻，大哥也变得小心起来。除了告诫我们走路要集中精神，别开小差之类的话，还折了根树棍儿，对着沿途的树木和灌丛不时的敲敲打打。我本以为他是在赶蛇，问了后才知道不对，这是在跟哈熊打招呼。

哈熊其实就是棕熊，只不过这边的人都这么称呼，觉得叫哈熊才过瘾够劲儿。新疆没有野生狮子老虎（以前有老虎，灭绝了），哈熊就是山里最大最凶猛的动物，称王称霸，对深入山区的人们来说，也是种极其巨大的威胁。

大哥给我指了指林间一棵倒掉的大树，说哈熊有时只是为了吃树底根下成窝的蚂蚁，连啃带刨就能挖断树根，有时甚至会发狠直接把树推到，其恐怖程度可想而知。

不过好在哈熊天生不喜欢多事，很少主动挑衅。人在林子里走动的时候，最好有意识的弄出点动静，哈熊一般会自觉退让。怕就怕你冷不丁突然冒出来，两边对上脸又惊着了它，这种情况除非你随身带着机关枪，不然完蛋的大多是人。

就这样在峡谷里走了好几天，我们冲上一个达坂（维语和蒙古语，意思是高的山口和盘山路），再翻过一个小山包后，视野陡然开阔，眼前出现了一大片地势相对低平的山间牧场。

周围山峦上的林海把草场虚抱在怀中，壁垒分明，却又浑然一体。小河随着起伏伏的地势，在草坡间蜿蜒环绕，把一汪汪海子勾连起来。大大小小的海子波光粼粼，配上周围的翠绿山色，恍若散落在碧玉盘上的珍珠。

除此之外，牧场上还有几顶牧民的毡包好像蘑菇一样点缀其中，一团团云朵似的羊群在河湖周围平缓宽阔的草原上慢慢移动，炊烟飘渺，流水潺潺，更是平添几分浪漫诗意。

几天里跋山涉水，把王老爷子折腾的不轻。他胸口“呼哧呼哧”拉着风箱，瘫坐在地上端详了一下周围的地形，又掐着指头算了算，竟然说我们到了，这儿应该就是姊妹海，老金场就在附近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30

新疆人难得见着海，所以喜欢把湖叫“海子”。眼前几个湖泊交相辉映，连成一片，的确像一群勾肩搭背的兄弟姐妹，叫“姊妹海”倒也形象。大哥让他们几个原地休息，却带着我，拿上他的地质老三样儿和铁锹、淘沙盘，开始找金苗。

虽说淘了个把月金子，直到这时我这才见识到金子是怎么找的。大哥先用罗盘仪看了看方位，又往河里扔了个小木片，掐着表测了下流速。接着我们沿湖而行，每隔一段距离就停下来，在河道拐弯或者湖边浅滩之类的地方，挖坑铲点土，用淘沙盘淘洗一番。时不时的，还会从水里捞出几块石头，用地质锤和放大镜敲敲看看。

大哥研究着盘里的砂子，又拿铅笔头儿在本子上写写画画，像是在计算什么。一边干还一边跟我讲解，说一个地方有没有含金层，和周围的地形地貌、水文气候都有关系，必须综合考虑。

--
-

我们这样沿河验沙，用专业点的术语叫“取土样”，既可以计算砂金含量，还能寻找常与金矿伴生的乌砂，确定金脉范围。敲石头的原理也差不多，一般来说，越是掂着重，敲起来有“钢”声的石头附近，越可能有金子。

然后又说了好多找金的口诀，什么“顶水背水”，“三山四不露”，“青牛、铁马、毒砂”，“小沟出嘴，大沟有腿，不大不小在肚里”之类的，一套一套全让我记着，搞得人一阵头大。

扯了一大圈，大哥最后总结了一句，说其实除了这些，找金子还得看运气。运气好的，穿草鞋随便在河边走一圈儿，回家就能在鞋底儿见着金子；运气差的，哪怕你装备齐全经验丰富，就算明知那儿有黄金，却依旧挖地三尺一根金毛都找不到。

他刚说时，我还想哪有这么倒霉的人，可不久之后就不得不信了。因为我们从头到尾忙了几个钟头，直到太阳都要下山了，竟然也是“一根金毛都没找到”。

我的心当时就凉了半截，问那怎么办，会不会是老爷子记错了地方？

大哥倒不是特别着急，说找金苗又不是在马路上弯腰捡钱，哪有那么轻松的？今天没找着，明天接着找就是了，这儿地方这么大，还有很多地方没走过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30

当天晚上，我们找了家牧民毡包借宿。哈萨克牧民经年累月遇不着个生人，看到我们都高兴的很，款待十分热情。

我们盘腿坐在毡房里，当中是烧干牛粪的炉火，几碗咸咸醇醇的奶茶下肚，热气腾腾羊肉就上桌了。黑红脸膛的哈萨克男主人拿着刀为我们分肉，山里羊肉嫩而不膻，肥而不腻，撒撮细盐就进嘴，吃法简单，却鲜美无比。

--
-

可惜我们几个人里，只有大哥会说简单的哈萨克话，和那一家人聊了会儿，却都是磕磕巴巴词不达意，只能相对傻笑。

饱睡一觉后，第二天大早，我们兵分几路继续寻找金苗，然而一天下来，依旧是一无所获。表面上还没人说什么，可我明白，大家的心肯定都已经悬了起来。

第三天如此。

第四天仍然如此。

所有人开始焦虑。那是一种失去了目标的恐惧，路上虽然辛苦，但知道我们要去哪儿，干什么。可如今到了地方，却没能发现所谓的老金场，感觉一下扑了空，突然不知道下边该怎么办了。

我心里开始后悔，只怪先前想的太简单了，现在要真找不到金苗怎么办？想着种种恶劣后果，更是觉得冒冒失失的进山实在是欠考虑，以至于落到现在进退两难地步。

遇到这种事，五个人的心情都不会好，气氛不知不觉就绷了起来，直到吃饭的时候，终于有人最先憋不住爆发了。

先是武建超恶声恶气的发了句牢骚，王老爷子觉得他在骂自己，当时就回了一句，结果俩人就你一句我一句呛上了。武建超嗓门大，王老爷子也不弱，官话夹着甘肃土话，直把武建超骂得插不上嘴。

“老东西，还不是你把我们骗到这儿来？”武建超嘴上说不过，蛮劲儿上来，起身就要揍人。老头儿的身子骨可抗不住他几下，我赶紧把人摁住，又让赵胜利

--
-

拉着老爷子别凑过来。

大哥也不劝架，而是另开了个话题，说我们这几天一直在河边湖边转悠，什么都没找到。他在想，这个思路会不会压根就错了，砂金矿其实不光有河流冲积形成的，还有冰积、坡积、洪积很多种类，明天可以试试水边以外的地方，说不定会有发现。

我却说那也不对啊，从盛世才买了几台淘金机来看，那金场规模应该很大，虽然几十年过去，可我们怎么连一点痕迹都没看到？

正说着，却看到大哥瞪了我一眼，我登时明白，眼下这个情形多说就是添乱，就把嘴里的话咽了回去。

倒是那家牧民的男主人看我们吵得热闹，反而凑了过来，对着大哥憨憨一笑，问道：“阿里太？阿里太！”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30

我虽然不懂哈语，却也知道“阿里太”好像就是“金子”的意思。武建超和王老爷子也不吵了，几个人一齐转头看向他。

大哥当时狠狠一拍脑门，说自己简直是昏头了，怎么能因为语言不通，就只知道挤着眼瞎找，反而忘了问问最了解情况的牧民。

他操着他半生不熟的哈语又和男主人聊了半天，之后面露喜色转头对我们说，这附近确实出金子，牧民有时会淘一些到山下换子弹、电池之类的日用品，只是我们没找到罢了。这牧民大哥答应明天领我们去看地方。

而接下来的一天，我算是领教了山区牧民对时间和距离的概念。出发前他跟我们说也就十几公里远，一会儿就到。我当时还纳闷，心想离得这么近，前两天

--
-

我们没怎么会看不到？直到真正走起来，我才发现自己完全想错了，这十几公里，实际上几十公里都不止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们已经走出了高山牧场的范围，钻进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沟，两边山崖陡峭，沟底全是风化落下的岩石，乱草丛生。一条清澈的小河从高处的山间“哗哗”奔腾直下，偶尔在个别平缓地段安静下来，映照出山峰间纯净的蓝天、悠悠的白云。

又往深处走了一截，我们看到了牧民所谓淘金的地方，都忍不住笑了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31

我第一次知道，淘金还能这么懒省事。

那牧民把他自制的溜槽直接安在河道一处比较窄的地方，两边用土石堵上，让水流从槽子上通过。装好就不管了，隔上十天半个月才会来看一眼，取走沉积的砂金。

我们看着那牧民从溜槽里清出积累的金子，数量似乎不算很多。大哥眉头微蹙，在河道前前后后取了些土试淘了一下，微微叹气，得出了个让人万分失望的结论：

这里有金子，但是品味太差，除非谁能直接运艘淘金船过来，实施大规模机械作业，才能用数量优势抵消金砂含量太低的问题。牧民不靠这个吃饭，搂草打兔子，不在乎出金多少，但如果我们靠土方法淘金，一个月也淘不出几克，根本是赔本的买卖。

希望再度破灭，这些天的劳累仿佛都一起涌了上来，让我不由得颓然坐倒。武建超靠着山壁只是喝酒，王老爷子捂着嘴，咳嗽的更厉害了，赵胜利也蔫哩吧唧垂着头，总之一个个都是脸色发灰。

大哥也是难掩失意的神色，可还是在鼓励我们，说既然河里有金子，就还有希望，不如再往前边走走看看，说不定能找到金苗。

王老爷子却哑着喉咙发话：“不会有啦，一看就是个长不出大花儿的山沟沟。这回是老汉我害了你们，咱没那发财的命啊，真是不该来啊，老了老了，又不安分了……”

老辈儿淘金客喜欢把金子叫“花儿”，既然连老爷子都这么说，可见这里的金子淘了不如不淘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，打道回府回去？

正在这时候，武建超突然“噌”的跳了起来，我一看心说不好，难不成他昨天没打成老爷子，今天要补回来？也跟着站了起来，叫他别乱来。

却没想到他根本没理我，而是指了指自己身边的山壁，把耳朵贴在上边，一脸紧张的对我们说：“快听，有声音。”

大伙纳闷，学着他的样子趴上去听，一听之下，发现果然有若隐若现“隆隆”的轰鸣声，正从石壁里传出来。

那轰鸣声很轻，可此时在我们耳中却无异于一个惊雷。只因为这声音太熟悉了，我们前些天才刚刚听过，是山洪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31

我喉咙发紧，立马意识到事情的严重。虽说声音在固体中传播速度比在空气里快，可既然已经能听见水声了，距离就不会太远。山沟不算宽，两边都是很陡峭的岩石，周遭细树三两棵，躲无处躲，爬不好爬，大水冲过来人铁定要完。

“跑哇！”平时最蔫的赵胜利带头大叫一声，拔腿就往山沟外跑，王老爷子

尽管咳得厉害，也是转身就逃。而我看着有俩人跑了，虽然明知十有八九跑不出去，却也跟着想跑。

可我刚没迈开两步，就被大哥硬拉住了，只听他说：“瞎激动什么？你再仔细听听。”

我被拽回去重新听声音，这才发现了问题。那“隆隆”声虽然听起来像山洪，但却十分持续且均匀，显然是停在一处，并没有那种大浪逼来时由远而近的压迫感。

即便如此，还是不能放心，我又问：“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大哥望了眼牧民，转头很无奈对我的说：“人家刚说了，前头有道瀑布。你们可真给我长脸啦！”

瀑布？我抓抓头，讪讪的说怪不得。赵胜利和老爷子跑出了一段，可能发现没出什么事，又被牧民骑着马追了回来。他俩自觉丢人了，脸上有点挂不住，指着武建超直骂，怪他谎报军情。

武建超却是一脸冤枉相，一摊手说：“这能怨我吗？我自己都没跑。”

大哥说砂金有可能堆积在落水的部位，就打算去看看瀑布。我们再转过一个弯，听到了不小的水声，向前走了不远，眼前出现了一道落差几十米高的瀑布。两侧的高山夹着流水，犹如一条白龙从断崖上倒挂下来，跌落进下边的水潭，银花飞溅，四周空气都湿漉漉的，水雾弥漫。

山沟在这儿就算到了头，闭合的环境里十分聚音，瀑布声如雷鸣，震耳欲聋。大哥在跌水潭周边取土试淘，最后又摇了摇头，扯着嗓子跟我们说，这里的金砂

含量是要大一些，但也就是跟喀喇尔古伦河谷的品味差不多，只干一个月，恐怕还是不够本儿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31

连续的失望打击，都让人有点麻木了。我有气无力的问大哥，那现在怎么办？

大哥叉着腰，皱眉看着滚滚瀑布，像是在想什么事情，没答我的话。倒是武建超先说道，现在看来想找老金场，恐怕不行了，要说这里出金也不算少，干脆留这儿干个把儿月算了，至少不会空手回去。

王老爷却摇摇头，说这儿跟前山比出金不算少，可放在后山，那就是贫得不能再贫的矿，要淘金还是要找到老金场才成。他身体不行了，想拼了老命赚这最后一票，往后就回家养老了。

赵胜利平时跟武建超不对付，而且还老惦记着买拖拉机，这时也结结巴巴的给老爷子帮腔，说要找老金场赚大钱才行。

几个人意见不合，争了几句就吵了起来。眼看又要干上了，我赶紧站到中间打圆场，说到底是走是留，不是靠吵架吵出来的，大家都消停点儿，好好想办法。

武建超考虑的很现实，如果一直找不到老金场，把时间全耽误在路上，东西吃完之后我们只能空手出山，到时说不定身上连回家路费都不够了。

但老爷子也有道理，如果留在这儿淘金，山里夏天太短，干不了几天就得走人，实在是没什么赚头，淘了不如不淘。

事情左右为难，还真是不好抉择。这时最有发言权的大哥终于开了口：“你们就没想过到瀑布上边看看？水里的金子可都是瀑布带下来的。”

--
-

大伙儿一齐看向瀑布，那两边都是好几层楼高的陡峭山崖，石缝里零零星星横长着几棵小树，我说除非是猴子，不然不可能上得去。

大哥却说，正面上不去，我们可以从侧面找路绕上去。

我问有路吗？要万一上边什么都没有怎么办？

“没有就没有，大不了白跑一趟。”大哥回答的干脆，可说完又补上了一句：“不过，我觉得上边肯定有。”

我不知道大哥何以这么确定，也许他是从地质地貌上看出了什么端倪。再看武建超他们三个，一时都没说话，显然是在心里权衡着大哥的话，计较利弊。

而就是这时，赵胜利突然惊叫了一声，手指着瀑布，口吃的说：“上上上，上头有个人！”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31

他这一喊，我们立即齐刷刷仰头去看，可瀑布上方除了白白的水雾，就是一道小小的彩虹，其余什么都没有。武建超不耐烦的骂道，狗日的整天咋咋呼呼，哪有人？

赵胜利见我们不信，极力的解释：“真咧，真咧有，有个人咧黑脑袋从上边探出来，俺一喊，他又缩回去咧。”

王老爷子在边上附和说的确有，他刚也看到了，就在瀑布的边上。

我心说怪事，难道有什么人在瀑布上边偷窥我们？可左望右望，脖子都仰酸了，也没再见着一个人影。正要放弃的时候，忽然眼角一瞥，一团灰色的物体从瀑布上顺水掉了下来。

--
-

自从上一次的事情之后，我对水里冒出来的东西总有种特别的敏感。那物体体积不大，落下的速度很快，被巨大的水流带进潭底后，又浮了上来，随着波浪漂到了水边。我两步走近一看，发现那是一只死掉的水鸟。

怎么说我也学了快四年的兽医，好奇之下，找了根树枝把那死鸟夹了上来。来回翻检一番，发现死鸟个头不小，样子有点像鹅，浑身灰褐色掺有白点，翅膀上还有红色的斑块，具体名字叫不上来，不过应该是个雁形目的野鸭之类。

大哥他们已经准备回去了，叫我跟上。我起身正要走，却又马上意识到了蹊跷，这野鸭子浑身一点伤没有，难道是病死的？我不禁犯起了敏感，想到大哥还打算绕到瀑布上边去看看，要是那里正流行什么人畜共患的传染病，到时我们就麻烦了。

一半是担心，一半是好奇，我叫他们稍等，拿小棍儿挑着，又把那野鸭子来回瞧了瞧，依旧没看出什么端倪，于是掏出随身带的沙木萨克折刀，破开了那野鸭的肚子。

学过医的都知道，医学中有个很直接但是很有效的思想，那就是——如果外表看不出毛病，就解剖了检查。

那野鸭子估计死的时间不长，切开之后还没什么怪味道。我用刀尖把内脏扒拉出来，发现腹腔内似乎有很严重的粘连症状，把脏器一个个挑到眼前观察，又觉得鸭胃（鸭胗）后边的砂囊似乎沉得过分，疑惑之下切开来一看，一团黄灿灿的小颗粒当时就洒了出来，竟然是金沙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31

我有些不敢相信的眨了眨眼，确认自己的确没看错，这才回过了味儿，兴奋的把大哥他们招呼过来，指着那一团还带着鸭屎的金沙，激动的都快说不出话了。

--
-

武建超捏了一撮金砂，又抬头望了望瀑布，乐着说道：“好家伙，敢情上头还真有金子。”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大哥高兴的抱着我一阵猛摇，把金砂抓起来，放在手里细细观察，分析金子的颗粒大小和圆磨程度，判断瀑布上砂金矿的情形。

最激动地是王老爷子，只见他山羊胡子一翘一翘的：“老汉儿我说得没错吧？这儿真的有大金场啊，姊妹海金场，我叔怎么会骗我？”说着捏了一粒大个儿金砂，在水里涮了涮，放进嘴里就咬，一边咬还一边说：“十足真金啊，十足真金。”

看着我们四个的兴奋劲，只有赵胜利不明所以，小声的问道：“你你、你们高兴啥？为啥大大、大黑鹅肚里有金子？”

我说你小子怎么还不明白，家里养过鸡鸭没有？鸟常会吃些沙土石子帮助消化，总知道吧？瀑布那边的土壤里含金子，这野鸭子吃沙土时连带金砂一起吞进肚子。你看它脏器粘连，估计是因为金子太沉排不出来，天长日久在砂囊里越积越多，压迫内脏，造成胃下垂慢性内出血，或者直接坏死穿孔，这野鸭子说不定就是被金子活活坠死的。

武建超凑上来说：“狗日的，听说古代人有吞金自杀的，没想到鸭子也会。这死法儿真他妈富贵，想想都胃疼。”

大哥这时也是心情大好，挺少有的同我们闲聊说：“吞金自杀倒不一定是吞黄金，古代人把很多金属都叫‘金’，很可能是吞水银之类的重金属，汞有剧毒，吃了就会死人。”

我说不会吧，《红楼梦》里不是还写尤二姐吞金自杀么，那是实实在在吃了块生金啊。

大哥却是一笑，说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，小说里写的看看也就算了，怎么能全当真？其实还另外有种说法，认为吞金是吞金箔，金子延展性很好，一片金箔就足以挡住气管，让人窒息而死。

玩笑开罢，大哥又问那牧民有没有什么路能通到瀑布上边，操着半生不熟的哈语，和他连说带比划“哇哇啦啦”说了好大一会儿，才勉强搞懂了对方的意思。

按照那牧民的话，瀑布上其实是一座湖，湖边有大草甸，算是块水草丰美的高山夏牧场。解放前有条小路，后来毁了，“大跃进”的时候，县里为了开发牧业资源，又动用大量人力物力重新打通了一条牧道通上去，但因为地势艰险，进山线路太漫长，转一次场得不偿失，所以没过几年大家就不愿再过去了。

大哥又问那条牧道该怎么走，牧民却只是摇头，说他没去过，只知道个大概方向。大哥叹了口气，揉了揉脸，对我们说没办法，只有带着辘重自己摸过去了，要征求大家的意见。

赵胜利有些不放心的提了一句，说刚瀑布上边的人是咋回事？我们就这么过去，会不会有啥问题？

武建超挖金心切，马上满不在乎的说道：“要找老金场的是你，现在说有问题的还是你，怎么转向转得这么快？不上去挖金子，怎么买你的拖拉机？有人怕个屁，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，上去了不就全清楚了。”

赵胜利的谨慎也有限，被武建超两句话就揭了过去。黄金当前，谁也没再有什么异议，都说这一趟算是来对了，光看着鸭肚子里的金砂大小就知道，那瀑布

--
-

上头就算不是传说的姊妹海老金场，也肯定有一条极富的金脉。

只能说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谁也没想到就在要绝望的时候，最后靠我一时多心，竟然从野鸭肚子里找到了金苗。这种事其实也经常发在家禽身上，此时回忆起来，古今中外似乎有很多鸡鸭生金蛋的故事，不知道其灵感是不是来自于此。

我们一路闲扯，心情轻松的往外走，目标一定，大家的心也都安稳了下来，之前的什么矛盾争论也都不再提了，只想着怎么能找路绕道上去，大干一场。

回到牧民家的毡房时天都黑了。时间宝贵，我们打算天一亮就动身，考虑到带的粮食已经消耗了不少，就用鸭肚子里剥出来的金沙向牧民买了些熏马肠、风干牛羊肉之类的作为补充，又给了食宿费，休整了一晚后，满怀激情的再度出发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32

我们按着牧民指出的方向，一路向西，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了那条废弃已久的牧道。主要是因为进入一道达坂的沟口看起来像条流水沟，而我们犯了经验主义错误，觉得按常理牧道不可能从那地方插进去，以致很长时间都走岔了，耽误了整整两天的时间。

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但山路的艰险和距离，还是超出了我们的预计。阿尔泰山是断块山，地势成阶梯型发展，我们一路走过去，海拔急速提升，人工开凿的狭窄牧道在山崖上盘旋上下，时而通向山梁，时而深入谷底。

一个接一个的达坂，不仅是考验你的力气，更多的还是在锤炼你的勇气。那条路因为长年没人维护，沿线多有塌方落石，很不好走，翻山越岭让人体力消耗很大，心情紧张。

然而最可怕的是，有几处牧道甚至只是在垂直的峭壁上挖出了条半米多宽，

--
-

一人来高的石沟，异常的狭窄陡峻，有的地方甚至还有尚未融化的残雪，冰凉湿滑，走一步都让人心惊肉跳。

有一次我忘了自己还背着东西，通过一道拐弯时，一转身不小心把背上的包撞在了岩壁上，顿时失去了重心，被沉重的大包带着直往山涧的方向歪。

前后的人怕我一着急把他们也拉下去，竟没一个敢上来扶我，还各自躲开了些。而我当时根本控制不住身体，几个踉跄，半只脚都踩在悬崖边上时才找回平衡，勉强再次站稳。

惊魂未定的瞧着身侧的万丈深渊，我浑身顿时冷汗浸湿，心口咚咚跳，只觉得两眼发花，双腿发软，蹲在原地缓了好几分钟，才爬起来继续往前走。想到自己差点交代在这儿，肚子里又忍不住要骂，他妈的“大跃进”干事就是不靠谱，要不是为了挖金子，这种路平时谁敢走？牧民转次场恐怕得摔死一半的羊，怪不得都不愿意来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32

跨过一条塌了半边的木桥后不久，就再也看不到人工修筑道路的痕迹了。我们沿着野兽踩出的小径，一头扎进了茂密的原始森林。

身边除了新疆落叶松，还有大片大片的白桦和云杉，树木遮天，阳光在树叶斑驳的缝隙中游离，林下蚁丘（蚂蚁营造的巢穴）散布，大者一人高，小者齐腰高，有一种灰色的歪脖子鸟儿会跳到蚁丘上，用长舌头舔食蚂蚁。大哥地质干久了，见多识广，告诉我那种鸟叫蚁鸢，和啄木鸟是亲戚。

在林海中行进，并不比走在陡峭岩壁山路上轻松，脚底下是一层厚厚的黑褐色枯枝落叶腐殖质，冰雪融化之后吸足了水，又稀又烂，脚一踩“嗤嗤”冒黑汁儿。

不过森林里也有好东西，有次休息的时候，大哥找了棵很粗的白桦树，在离地半米高的树干上钻了个小眼儿，插进去一支草管子，里边十分神奇的流出了淡黄色的透明液体。桦树汁是天然饮料，我们每人喝了一些，甜甜的还有股清香，十分解渴。

大哥见我们喝完了，就把那小眼儿重新塞住，还说这东西现在只是尝个新鲜，不过关键的时候能救命。苏联卫国战争的时候，很多红军战士没粮食吃，就是靠喝桦树汁坚持打仗。

只是走了这么多天，我们的那匹老马早就累到了极限，掉膘掉的不成样子，走一步陷一步，只是苦苦支撑。武建超拽着缰绳，不要命的往前拉，嘴里还骂不绝口，说本以为多走两天就能转到瀑布上边了，谁知道会绕了这么一个大圈儿，也不知王老爷子先前领的什么歪路？

老爷子这会儿没什么心思跟他吵，只是抓着马尾巴亦步亦趋的往前，胸口拉风箱，都快把肺子咳出来了。我搀了他一把说：“老爷子，您扶会儿我得了，别揪马尾巴了，这马屁股都快让您薅秃了。”

正说着，不远的灌木丛里忽然一阵嘈杂响动，枝叶乱摆，一团灰白的影子蹿了出来，正从我们眼前跃过。赵胜利指着大叫了一声：“兔，兔子！”大哥和武建超急忙抽枪瞄准。

林子里野兽不少，我们沿途时常会打一些野味加菜，12号猎枪用霰弹的话，三十米之内，着弹面有一个脸盆大小，打山鸡野兔之类命中率很高。可这次大哥却“呼”的一枪打空了，那兔子灵活异常，避过了猎枪还不算，在灌丛中几个起落之后，竟然“嗖”的一下跳到了树上，转眼没了影。

兔子上树？我顿时张大了嘴，有些发傻。武建超回头骂了赵胜利一句：“狗

日的，你们家兔子那么长的尾巴？”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32

那动物不但会上树，还有一条长尾巴，显然不是兔子。只不过速度太快，我们都没怎么看清。赵胜利也有点犯迷，揉了揉眼说：“咋，咋会看错咧？”

王老爷子眯着眼睛，看着那动物跑远的方向，咳嗽说好像是只羊猢猻。大哥收起了枪，也说应该是羊猢猻，看样子森林要到头了，可能前边就是牧民所说的大草甸。

我不解，问羊猢猻是什么东西？武建超告诉我，其实是一种长毛大野猫，乍一看的确像兔子，学名叫兔狲。只不过他以前在内蒙见的羊猢猻都是黄色的，没想到新疆的泛白，第一眼真没认出来。

赵胜利嘟囔了一句，说这名儿起得不好，怎么叫“兔孙”？听着跟河南话里骂人的一样。

老爷子咽了口唾沫，说你懂啥？“兔狲”这名字，是古代祭祀用的肥兔子，那是吉祥的东西。

兔狲大多生活在草原、戈壁上，森林生里活的不多，所以大哥猜快要到大草甸了。而事实也正是如此，我们又走了不到一天，穿过草地和森林的相间交错地带，草甸终于呈现在了眼前。

我们横穿草甸，草甸后更远的地方，则是一个阴沉沉的大湖。受它水汽滋润，草甸中各种植物生长的非常茂盛，碧草如毡，闻起来有股清甜味道。

我看着丰美的草场，暗道可惜，这种地方其实很适合养牛一类的大牲畜，但路太远也太难走了，恐怕很难为人所利用。

--
-

大哥一直记录着我们来时的路线，这时拿出罗盘仪比划了两下，在本子的草图上添了几笔，嘴里嘟囔了一句，说怎么是这地方？

除了茂盛的植物，草甸里还有许多块隆起的大小石头。这些东西勾起了大哥兴趣。他招呼我们走近去看，说那都是冰碛石，是古冰川退缩的痕迹。附近有砂金矿也可能是冰积型，金子颗粒的差异会比较大。说完就找了一处草皮铲开，取了些下边的黑色底土，试着淘洗。

大哥在那儿忙活，边上的武建超却另有发现，他指指脚边的一片比羊屎蛋儿大一圈的黑色小粪团，又指指石堆间的几个比水桶小点的地洞口，笑着说洞里头藏得有旱獭，晚上他请大伙儿吃旱獭肉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33

大哥没能从草甸底下找到金花儿，不过一时也不急。当天我们在草甸子上扎了营，武建超支起了土帐篷，准备埋锅造饭，而我们剩下四个人则兵分两边，沿湖探路。

找金苗是个技术活儿，必须得一个有经验的搭配一个没经验的。我这回跟王老爷子一起。老爷子眯着昏花老眼，端详着周围的地形，嘴里念叨的全是些“三山，四不露”之类的口诀。

这些东西大哥也教过，不过当时说的仓促，只是填鸭式的让我先背熟，没什么具体讲解。我抓着机会问老爷子，这些口诀都是什么意思？

老爷子已经打算干完这一趟就回家养老了，不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，指点着周围的山势，一条条的跟我解释。

三山就是指“座山”、“关门山”、“迎门山”三种山形，而“四不露”则是说

--
-

“沟前不露口”、“沟后不露堵”、“沟中不露风”和“全沟不露骨”四种出金的条件，要和“三山”配合在一起看。

“座山”指的是上游的产金山（存在岩金矿）。一般来说“座山”山体高大，而且多有“马牙石（石英）”脉。有座山的河谷，形成砂金矿的可能性就很大。

“关山门”又叫“关门嘴子”，是指钳形山，而“迎门山”则指的是河谷转弯处河流的迎面山，又叫“不露嘴”或者“不露口”。在“关门山”的上方，或“迎门山”前方，都是砂金出露的好地段。

“不露风”则是说产砂金的地段，两侧的山比较高，“风”好似刮不出去一样。“不露骨”指河床底板部分的岩石不出露，表明河谷处于堆积阶，是砂金成矿的有利标志……

这些都是淘金客们几百年来总结出来的土经验，前些日子老爷子和我不大哥一起探路时，发现我大哥也知道，想必是地矿部门把这些民间规律整理总结后，写到了勘探员的课程里。

当然，口诀成立是有前提的，并不是在你家门口随便找座山，看着觉得像就行的。你得肯定当地确实产黄金，拿新疆来说，阿尔泰山、天山、昆仑山、阿尔金山的腹地和山前一带都是产金区，此外河北的虎山、东北的黑河一带也很多砂金，这些口诀就大概管用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33

经老爷子点拨，我对周围的地形也留起了意。湖面被两边的高山夹在中间，弯弯曲曲的像条长带子，初看上去感觉不像湖，倒像条十分宽广的大河。同时湖面积很大，我只知道走了很久，依旧看不到湖水泻下形成瀑布的地方。

我俩沿着湖岸边说边走，不时的停下取土淘沙，却一直没什么收获。我觉得

--
-

现实和口诀似乎有些出入，又忍不住问，说自己怎么既没看见‘三山’，也没看出‘四不露’？

没想到老爷子咳嗽几声，竟然摇摇头说自己也拿不准。因为阿尔泰山的砂金大多是出在山沟里，湖边有金子的倒真不怎么常见，至少他没见过。

我张大嘴“啊？”了一声，说这算啥事？那咱们不是抓瞎了么？

老爷子倒没表现出担心，笑笑说没啥好怕的，野鸭子肚里的金花儿总不是假的吧？肯定会有金子。而且他很服气我大哥的本事，勘探员到底有系统专业的地质知识，眼光比土方法高明，比如前边提到的什么“冰川砂金矿”，他就从来没听过。

因为没掌握好时间，走着走着，天色就不知不觉暗下了下来，湖面上也起了雾，因为海拔比较高，气温下降很快，我们都不由得裹紧了衣服。广阔的草甸在脚下眼神，身边是高山大水，茫茫天地分外的空旷孤寂，更让人添了一份寒意。

老爷子本就在强撑，这时再也吃不消了，提议回去。我正要答应，却突然望见前方的一片高地上，竟孤零零伫立着一个巨大的黑色长形石块，虽然隔着雾，影影绰绰的有些瞧不清楚，但那种诡秘的感觉，还是让我一眼就认出了是什么东西。

石人已经不稀奇了，但如此深的山里也有石人，还是让人颇有几分意外。我让老爷子先在原地歇着，自己快步走过去想瞧个究竟，闷着头往前小跑了一截，再抬眼一瞅，却又吃惊的停下了脚步。

眼前的情景，让人呼吸不由得急促起来，因为直到这时我才真正看清——这个石人，竟然没有头。

--
-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33

日头已经坠到了山后，天越来越黑。我在原地愣了两秒钟，又飞快的跑了过去，喘息未定的拧开手电筒，上下扫动，细细打量石人。

那石人比我在山下见过的高大许多。而且石块形状规则，应该是经过了比较精心的修整。相对平滑的石面上是古朴粗犷的刻纹，从下到上的手脚四肢、兵器衣饰各部分都很清晰完整，唯独双肩以上的位置空空如也，硬生生缺了一个头，显得十分诡异。

事情有些蹊跷，我又在周围找了一圈，地上除了茂密的牧草，什么都没有，看来这些石人的头也不是风化掉落的。

冷雾逼近，我被冻得打了个哆嗦，身上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石人太高大，我看不到他们肩膀上面的状况，只能用手电照着，踮着脚一步步后退了去瞧。可退着退着，一个声音突然从我背后传了过来：“你干什么呢？”

周围本来静得可以，我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前边，冷不丁听见这么一声，脖根儿上的肉一个哆嗦，转身去看，原来是甘肃老爷子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身后。他说我一去好久不回，担心出了什么事，就跟了过来。

我拿袖子擦擦被他吓出来的冷汗，说来了正好，问他知不知道这没脑袋的石人是怎么回事？老爷子一心想早点回去，草草扫了一眼就说自己也不清楚。

我拉着他不让走，说只看一眼，接着趴在地上，让他站上来仔细看看那上头到底是什么状况。

老爷子有些不情愿，颤巍巍的踩在我肩膀上，嘴里嘟囔说没事瞎操什么闲心，

--
-

金客子（淘金客）吃饭睡觉挖金子才是要紧。

我没理他，扶着石人站起身，把他架了上去。他趴在石人上研究了一会儿就秃噜了下来，喘着粗气对我说道：“这石头人的脑袋，是让凿下来的。”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34

“凿下来的？”我听了一愣，问他是不是看清楚了，怎么就能肯定是凿下来的？

老爷子自信满满，说自己在采石场干了二十年，这点眼力当然有，那石头人脖子地方的断茬，一看就是被人用强力凿开的痕迹，绝对错不了。

这个结论让我愈发的想不通了，为什么那些山脚下牧道旁的石人，周遭人来人往的尚能保存的十分完好，而眼前这石人藏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，反倒会被如此野蛮的凿下脑袋？

王老爷子一个劲儿催我离开，我应了一声，下意识迈动脚步，脑子里却全是疑问：是谁，在什么时候间凿下了这些石人的脑袋？又带到了哪里？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

这些问题的答案，我自然无从知晓，现在唯一比较肯定的就是，这里的石人肯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否则当年那些人也不会只敲走他的脑袋，而不敲别人的。

湖边天黑雾大，王老爷子看我心不在焉的，叫我拿着手电认真照路，否则看不清方向一脚踩到水里就恶心了。

听他提到方向，我的心突然一动。那些石人虽然没了头，但从身上的图案仍能分辨出正面背面，这很自然的就让人产生一些联想，急忙转身折了回去。

太阳早已落山，天空云遮雾罩的也看不见星星，在山里转了这么多天，人早

--
-

没了方向感。好在我一直带着大哥给的六二式四用指北针，从怀里摸出来打开，转动方位玻璃框归零之后，对照石人的正面一看，眼睛不由得睁大了，他竟是面朝南方的。

我更加迷茫的抓了抓头发，心想如果要找出这些石人的特别之处，这应该算是一点。可接下来又有了新的疑问：山下的石人都是面朝东，我知道那是因为游牧民族崇拜太阳，以东为大，而眼前这石人脸向南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又该怎么解释？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34

继续留在石人边也没什么意义，我满脑子疑惑，一路上想来想去，依旧什么头绪也没有。跟着王老爷子糊糊涂涂走回扎营的地方，离了好远就闻到了肉香。武建超在内蒙当兵时就学会了抓旱獭的手段，这次果然说到做到，逮了一大两小三只，炖了满满一大盆儿，还烧了一锅茶等我们。

大哥和赵胜利他们跟我俩几乎是踩着前后脚回来，四个人都是又饿又累，闻见肉味儿眼都绿了，一见面什么交流都没顾上，都先是蹲下来闷头一通狂吃。

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吃旱獭肉，感觉味道跟兔子差不多，但因为旱獭脂肪厚，武建超又炖得时间长，汤水耗干了只剩下油，肉吃着像被炸过一样，很有嚼头儿，也香得很。

不过单吃肉肯定不够，每人又拿了面饼掰开，蘸着盆底的油水往嘴里塞，饭盆儿都差点被抢翻。武建超做饭时就吃过了，这时笑吟吟的站在一边，惬意的瞧着我们争来抢去，笑着骂说简直是“群猪拱食”。

海吃一阵，感觉不那么饿了，速度才渐渐慢下来。我心里装了事情，刚吃个差不多，就急着跟大哥汇报了发现无头石人的事，还有石人朝向的问题。可我还讲完，却被大哥一摆手打断了，让我先别着急说这个，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宣布。

--
-

“哥儿几个，咱们发财了！”大哥清了清嗓子，从兜里掏出了装金砂的小玻璃瓶冲我们晃晃，抑制不住激动的说道，“我们找到老金场了，这是试淘出来的金子。”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6 18:34

我们三个抓过瓶子传看一圈，只见里边是大大小小的金粒子，一层盖满了瓶底。金砂在篝火下灿灿闪光，映在我们脸上，让大家的两眼也跟着放起了光。

这帐谁都会算，光是“试淘”就淘出这么多金子，那要当真干起来，一个月还不知能搞出多少黄金？一克六十块，可不就是发财了么！

王老爷子满脸的皱纹都笑的挤在了一起，却又有点不放心的问：“你们看清楚了，真的是姊妹海老金场？”

赵胜利赶紧把嘴里的饼子咽下去，拍着胸脯，口喷馍花儿，眉飞色舞的说那还能有错？往前十几里地，就能看见几十年前留下来的老房子还有锈得不成样的旧机器，山坡上全是鸡窝一样的金洞子，以前绝对是个矿场没错。他说着，大哥在旁边点头确认。

听他形容的样子，那地方应该就是当年的老金场无疑了，而眼前的湖才应该是真正的“姊妹海”。没想到我们绕了如此大的一圈，才找到正主儿，这地方说起来只和山下隔了道瀑布，其实走起来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。可见，老爷子起初带的路根本就是错的。

武建超齙着大黄牙，指着王老爷子说：“你那不靠谱的叔叔指的什么破路？弄不好压根就没给你说实话！”说着又转头问我，“古代人那句话怎么说，‘尽信叔叔不如无叔叔’，对吧？”

我当时正端着碗喝茶，没忍住“噗”的一下就喷了出来，抹着嘴笑骂他乱扯什么狗屁，那是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8 18:49

找到老金场，的确是实打实的好消息。相比之下，湖边无头石人的问题就显得很无足轻重了，或者说压根没人关心。

只有武建超轻飘飘问了几句石人的事，我把自己知道的说了。而接下来的话题，就全集中到了老金场上。大家为金子而来，心里想的是金子，眼睛里自然也只看得到金子，就像王老爷子说的，吃饭睡觉挖金子才是要紧。

赵胜利有点激动，抢着表功一样，说起他们找到金场的经过。可惜他是个结巴，吭吭巴巴半天，啥也没说清楚，我们就让他闭嘴，换大哥说。

大哥卷了支莫合烟衔在嘴里，划火柴点上。他和赵胜利探路的方向跟我们相反，一路往前很快就走进了矿区，金场范围很大，先是看见了早年留下的建筑，接着又在周围发现了石碾子和淘金机之类的生产工具，最后在旁边的山坡上，找到了被植物遮掩的大片采金硐。

他们当时只是粗粗一看，就数出了大概十座金硐，半边山都快被挖空了。不过即便如此，金子仍远没有取尽，大哥说湖边堆有不少当年刚挖出来，还没来得及淘洗的矿砂，随便拔棵上边长出的草，根儿上都带着金屑子，直接用肉眼就能看见。他们试着淘了十几盘沙土，就收获不小。

大哥叼着烟，把瓶子里的金子小心倒在手心，用指头扒拉着给我们看，说这些金砂颗粒的分选度不好，大小差异很大，应该不是冲积或者风积，而正是像他先前猜的那样，很有可能是岩金矿床或者矿化带经过物理风化和化学风化后，又被冰川运动搬运到这里的。

我一看果然，记得先前在河谷里淘出的金砂，大部分都是麦麸皮大小，十分均匀。而大哥手里的这些却不同，大的像绿豆，小的如小米，有些甚至比头发渣子还细碎，总之形状很不规则，表面也不是很干净，倒是很符合大哥早先提到资料里“出金大者如豆，小者如粟”的记录。

大哥又提到，他还在附近山上发现了不少黑色的假玄武玻璃。那是一种由于地层快速摩擦熔融形成的自然玻璃，地质上把它作为断裂带的标志，一般形成于陨石撞击坑或地震断层上。

阿尔泰山是我国重要的地震区域，而材料中记载，姊妹海金场是在富蕴大地震之后露头的，所以可以推测出，也许就是 1931 年地震造成的断层活动，引发地表开裂，这才使本来深埋在山中的黄金矿囊重见天日，为人所发现。

至于我们身边的这座大湖，则很可能就是地震时山体滑坡崩落，阻塞了峡谷，河水回流上漫而形成的堰塞湖，说起来也就是几十年历史。

我有些吃惊的张开嘴，说时间怎么可能这么短？因为在我这种外行人的认识里，一提起地质运动之类的事，至少要几十万、几百万年往上说，几千万几亿年似乎都不稀罕，所以对这“几十年历史”一时有点不好接受。还问他是不是讲岔了，把几十万年说成了几十年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8 18:49

大哥摁灭烟屁股，说我年纪轻轻的，哪来那么多僵化思想？1931 年离现在有几十万年？其实地震堰塞湖很常见，四川、西藏那边就有不少建国后才形成的湖，年代十分新。只不过，堰塞湖大多结构不稳定，十有八九会在一年内溃决，只有极少数会存留下来。眼前的姊妹海，估计是因为堵塞物没完全封住河道，上游河水还可以通过瀑布下泄，这才坚持了半个多世纪没有垮坝。

大哥还带着点勘探员的职业病，不自觉的就给人上起了地质课。可惜说了一

会儿，除了我还在认真听外，武建超他们都懒得去想这种不打粮食的事情，仨人凑在一边低声嘀咕，自己开起了小会。说的什么我没大听清，只隐约听到赵胜利好像说句什么，意思是那地方有点奇怪，似乎有些不寻常的东西之类的……

大哥是个知趣的人，看大伙儿的注意力开始不集中了，就没再继续。我本想问问赵胜利刚到底在讲什么，可一转身，却发现我们拴在土帐篷边的马，好像有些不对劲。

马一直是武建超照看的，草甸子上没树，他就搬了块石头，把缰绳在上边系了几圈压在地上。那老马身上驮的东西早被卸下，刚才一直安安静静的在吃草，可这会儿不知怎么的，突然变得不安分起来，四只蹄子乱刨，但因为绳子限制着，只能不停的在原地打转儿。而且上下两片嘴唇快速抖动，发出“突突突”的颤音儿，声儿不大，但频率很高很急促，两只耳朵也支棱着，打着圈的甩动。

我没伺候过牲口，不过照常推断，这应该是动物情绪焦躁的表现。我一想到动物的感觉通常比人敏锐，心说难道是它意识到了什么危险？也跟着有点不安起来，问道：“这马怎么回事？”

其他人这时也注意到了异样，武建超瞧苗头有些不对，站起身想走过去。却没想到那马看他靠近，像是又受到什么惊吓，忽然倒退了几步，扬头一跳，竟然一下扯开了压缰绳的石头，甩开蹄子转身跑了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8 18:50

马跑的十分惊慌，武建超紧撵两步却没赶上，骂了句“狗日的”，回身抓起手电就要去追。我却一把将他拉住，说先别忙，事情不对头，接着把刚才的担心飞快讲了一遍。

事情太突兀，其他几个人也急的蹦了起来。只是他们一时没想那么远，让我

--
-

这么一说，脸色都变了变。我们警惕的四顾，可天早就黑了，再加上周围大雾浓的化不开，火光顶多照到两三米外的地方，就算真有什么危险靠近，也肯定看不见。

几个人不约而同的屏气凝神，想用耳朵去听。只有大哥麻利的从篝火里抽出一根烧着的柴火，背起猎枪冷冷的说：“傻愣着干嘛？要真有危险，更得跟着马走。”说完举着火当先一步，朝着马跑的方向急急追了过去。

被大哥一语点醒，我们几个赶紧拿东西跟上。本来打算让老爷子留下看家，可他死也不肯一个人留在原地，非要跟着一起走。

我们冲进浓雾，只可惜刚才那么一耽搁，虽说顶多半分钟，却已经几乎听不到马的声音了，只能照着那个大概的方位找过去。

大哥一马当先的走在前边，又不忘回头提醒我们，说别跑的太开，雾这么大，万一摸丢了，一个人怕找不到回去的路。我下意识的回头望了望，帐篷边的火光隔着浓雾，已经只剩下一个十分微弱模糊的橘黄色光点了。

虽说已经接近夏天，但山里晚上的气温还是十分低，离开了温暖的火堆，雾气很快就把我的衣服染潮了，更添一份湿冷。也不知道是因为走的急，还是紧张怎么的，我心跳也跟着加速。主要是想到这深山荒岭，方圆几百里连个人烟都没有，要真出个什么事，肯定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，感觉实在不怎么好。

可突然间，我脑子里灵光一闪，我意识到一个问题，紧走两步赶上大哥，脱口问道：“会不会是又要地震了？”

要知道，他几分钟前刚说过，身边的湖就是地震形成的，而我们也曾在地震前见过羊群发疯的情形，对于眼前马的反常，实在是很难不产生这种联想。

大哥听后只是扭头看了我一眼，脚步却是不停，边走边急促的说道：“小震不用跑，大震跑不了，别想没用的，先找着马再说。”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8 18:51

我们拉开距离，十来米一个人，互相呼应着开始往前搜索。心急火燎的，几乎是一路小跑的往前赶，不一会儿我脑门上就起了层薄汗。只是天黑雾大，茫茫草甸，跑丢一匹马并不是那么好找的，感觉走出挺远了，却连个影子都没找到。

武建超先停了下来，把我们叫到一起，说这样恐怕不行，我们是直着追来的，可万一那马在半道儿上拐了个弯咋办？要不大伙散开了分头找找？

他刚一说完，大哥就给否定了。原因很简单，我们拿的柴火棍儿不算正经的火把，如今烧了一段时间，早就要不行了，五个人只靠俩手电筒照路，这种天气，这种照明，再分散开瞎溜达显然不明智，丢匹马不要紧，丢个人就麻烦了，现在最好是回去。

王老爷子早就跑不上了，拖在后边，气喘吁吁的说大哥的话在理儿。武建超倒也没坚持，就是有些丧气，嘟囔说怎么不要紧？那可不光是马，还是百十斤肉呢，够吃不少天。

“那能怪谁咧？还还，还不是因为你没绑结实？”赵胜利好不容易逮到个打击武建超的机会，在边上不咸不淡的说了句。

武建超这会儿正烦着，回头狠狠瞪了他一眼，拳头捏的嘎巴响，那小子就不再吭气。

留在原地的确不是办法，我们又草草转悠了一圈，没什么发现，只好调头回去了。说实话，那老马一直病歪歪的，能坚持走这么远没死在半路上，已经算很

--
-

给面子了。这时虽说跑丢了，但好在已经找到了老金场，剩下那点距离，我们多走几个来回把东西背过去就行了，倒也不是不能接受。

回去用不着赶那么急，我们几个人凑在一块儿慢慢走，东一句西一句的聊着，议论马跑掉的原因。

王老爷子说马越老越通人性，那匹马恐怕是知道我们快到地方了，要杀它吃肉，这才逃跑了。不过这种说法，除了他自己没人信。我想到的最合理解释，说会不会是附近凶猛野兽出没，比如哈熊，那倒霉牲口闻见了味道，就没命瞎跑，没准儿这会儿已经被咬死拖走了。

赵胜利一听有哈熊，立即紧张起来，急问咋办咋办？大哥拍拍他，说别听风就是雨，自己吓自己，我们带的枪不是摆设，而且哈熊不怎么招惹人，隔着几里地听见动静或者闻着气味儿大都会回避。就算真有，一匹马也够人家吃几天了，估计不会找我们麻烦。

安慰完赵胜利，大哥又转头看了我一眼，目光颇有意味。虽然什么都没说，不过二十来年的亲兄弟，我还是理解了大哥的用意，他这是在告诉我：“别乱讲话。”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8 18:51

可能是先天的性格原因，再加上读过点书，我遇事总喜欢瞎琢磨，想到了还老忍不住说出来，按现在的话叫思维活跃发散。这放在平时没什么，甚至还值得鼓励，但是在一些比较特殊的境遇下，有时候说多了讲错了，就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情绪，反而是不说为好，比如当时我们的情况。

当然，这都是我年纪渐长后才领悟到的，那时候不理解，只知道大哥不许我说话，觉得很是无趣，就闭了嘴闷头走路。本来还一直担心地震的问题，不过看这么久了，依旧风平浪静没什么事，也就渐渐放下心。同时觉得自己是不是太敏

--
-

感了，神神叨叨的，跟惊弓之鸟一样。

之前因为脑子里有弦绷着，加上一直在讲话，没感到累。这会儿相对松弛下来，走了会儿才想起自己已经奔波整整一整天了，两腿不由得发沉，再看身边，依旧是迷蒙大雾和黑压压的草甸，仿佛永远没有尽头一般，更是觉得疲倦。

其他人可能跟我感受差不多，话都不想多说，拖着沉重的步子一点点往回挪。考虑到到马没了，明天还要把东西搬到老金场那边，又是个费大力事情，更是只想着赶快回去，好烧壶水泡泡脚，早点钻被窝休息。

然而我走着走着，又隐隐意识到一丝不对。当时我虽然没带表，但也能很明显的感觉到，这一路回去，用的时间似乎有些过分长了。即便考虑上放慢了速度的因素，但走了这么久，绝对已经远远超出了先前追出来的距离，怎么扎营的地方怎么还没到？

想到这儿，我忽然一阵莫名紧张，本想叫大哥一声，可一想起他刚才那眼神，又不禁有些犹豫。沉住气继续走，十几分钟后，仍然没见着帐篷的影子，那种不安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。

正考虑要不要说的时候，边上的武建超好像也发觉了同样的问题，嘟囔了一声：“不对吧？我怎么觉得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走在前头的大哥忽然停了下来，转过身，脸色不怎么好的看着我们：“咱们好像走岔了！”

准确的说，是我们在大雾里找不到营地的位置了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8 18:51

大哥这话一出，大家立马停了下来。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，只不过谁也没

--
-

想到，走丢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五个。我们面面相觑，又下意识的环顾四周，那根本没有方向的漆黑夜色，让人的心不由得揪了起来。

这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，我多少有些气恼，本想责问大哥怎么领的路？可转念又觉得，其实每个人都有责任。

回想这么多天下来，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一切听大哥的安排，很少有人自觉主动的注意过路线之类的问题。因为大家都觉得，找路记路这种事情，理所应当该归我大哥这以前的勘探员负责，剩下的人只要跟着走就行了。

但当时天黑雾大的，环境又陌生，大草甸上没什么特别的识别标志，所以即便是大哥，在没有很精确地图的情况下，就算刻意想记路，也不见得能看清楚。恐怕大部分也只能凭着直觉，我们走错路，其实在所难免

我这时已经后悔了，早知道就不听大哥的出来找马了，现在马没找到，又遇到这种烂事。不过郁闷归郁闷，也知道这时互相埋怨没用。当时我们站在一段缓坡上，就稍稍分散开看看周围，想先弄明白现在处在什么地方，再决定下边怎么办。

大哥自己的罗盘仪忘在了营地的包里，这时把我的要了过去，拿手电照着看了看，又瞧瞧腕上的手表，眉头皱了起来。他说大方向其实没错，搞不好我们早就路过了扎营的地方，但因为能见度太差，没看见就直接错过了。

这个推测很有可能，营地的火堆十有八九已经灭了，没法给人提示，而我们的视野又不清楚，即便打着手电筒，也和钻进了澡堂子一样，根本瞧不见几米外的东西。所以就算我们跟帐篷只隔着几步远，但只要看不到，很容易忽略的走过。

无奈之下，大哥重新确定方向，要我们再拐回去。这次我学了乖，不再一味

的依靠别人，开始很仔细的观察周围的情形，生怕错过什么东西。不过说实话，视线依旧很差，瞧不出什么所以然来，也就是图个心里安慰。

然后就这样刚走出没几步，我无意看了眼脚下，心里一动——奶奶的，怎么感觉这地方有点熟悉？

还没等我开口叫住大家，走在前边的大哥又猛的停了下来。手电筒昏黄的光圈里，重重的雾霭中，一个巨大的朦胧黑影，像是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样，突然出现离我们不到两米的地方，挡住了前方的去路。

那绝对是万分意外的场景，大伙儿同时定住，一齐僵直在原地。草地湿滑，赵胜利脚底没站稳一屁股坐倒，慌慌张张爬起来，转身就往后跑。我反手用力一抄，一把又将他抓了回来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8 18:51

我拽着赵胜利，往前走了两步，说你看清楚了再跑。

这就是所谓的杯弓蛇影。那毫无征兆出现在眼前的黑影，不是我们担心的哈熊，而是我早先探路时发现的那座无头石人，而脚下的缓坡，则恰好是那片高地的一侧。

我们停下时石人就已经在附近了，但因为雾气和夜色的阻挡，所以一直没注意到。直到

稍一走动，离得已经非常之近了，这才猛然遭遇。当时的感觉，并不像是你走近了它，反倒像是它突然出现在你面前一样，我们差点一头撞上去，讶然中多少有些出乎意料的惊悸。

“这就是你之前说的东西？”大哥绕着那无头石人看了一圈，还踢了一脚，转头问我。

--
-

我点点头说没错，也走上前去，再一次打量起这石人，嘴里忍不住喃喃骂了出来：“狗日的，怎么跑到这儿来了。”说实话，突然又见到这个大家伙，我除了吃惊，更是满肚子的疑问。因为，事情变得有点蹊跷了：

我记的很清楚，白天探路时，我们是以营地为起点，顺湖岸兵分两路，朝着相背的方向走的。最终大哥他们发现了金场，我和老爷子找到了无头石人，也就是说我们扎营的位置，大致应该在这两点中间。

当时马是朝着老金场方向跑掉的，我们追过去什么都没找到，又掉头往回走。虽然可能因为视线不好错过了营地，向前多走了一截，但不管怎么着，也绝不该如此快的就碰上石人。要知道我和老爷子第一次找到这里时，足足用了大半个白天的工夫，距离已经相当远了……

我努力考虑着其中的因果，但思路很快被打断了。大哥从身后叫了我一声，回头一看，发现大家都已经转身离开了，只剩我慢了半拍还站在原地。

独自面对着没了头的石人，阴森森的越看越不对劲，我打了个冷战，慌慌张张追上大伙儿，直接走到大哥身边，压低了声音对他说，这里头有问题……

然而我还没来得及往下讲，就感觉胳膊一疼，居然被大哥捏了一下。我愕然收声，转头看向他，却见他什么表示也没有，还是一脸正常冲着前边，瞅都没瞅我。

我心说没事捏我干嘛？疑惑的放慢脚步，伸手揪住大哥的袖子，让他侧过身子。大哥却明显不想慢下来，反过来推了推我，示意快走。我自然没那么好糊弄，干脆停了下来，瞪着眼睛盯着他。

大哥见我这幅表情，眉头皱了起来，左右看了眼，用很小的声音飞快说了句：

--
-

“不用说，我知道。不想出事就快走！”

他语气有点急，措辞也严厉，说完用力挣脱了胳膊，又拍拍我的肩膀，匆匆走到了前边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他那话让我疑惑更甚，又抓着他追问。但他却不再理我，甩开我的手，步子加的更快。

当时一起的还有武建超他们，而大哥不动声色的捏我，又明显是不想让其他人看到。所以我也不敢动作太大引起别人注意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哥走到了前头。

这时身后传来一阵剧烈咳嗽，是王老爷子。他身体不行了，从一开始就落在最后，而且越走越慢，一直喊让我们等等。我叹了口气，回过头停下，抓起他的一只胳膊开始架着

他走。

老爷子哑着嗓子道了声谢，倚着我走了会儿，大概喘匀气儿后，又偷偷的问我：“你们哥儿俩……刚说什么呢？”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8 18:52

我和大哥的那点小动作，果然还是被人注意到了。不过我当时没回答他，不是不想说，而是不知道怎么说。因为连我自己都不明白，大哥那话到底是个什么意思。

他说他知道，知道什么了？还说什么不想出事，又能出什么事？一句话十几个字，说的含含糊糊，只能是让人一头雾水。

老爷子看我不搭他的腔，也就没再问。而我因为搀着个人，落在了最后，大哥回头不住的叫我们快走。

--
-

其实我们走的已经不算慢了，可大哥从刚才开始，就一个劲的催促，起初还不怎么明显，后来神情渐渐紧张，语气也越来越急躁。赵胜利还傻乎乎的问他这么着急干啥？大哥却根本不理他。

当时给我的感觉，大哥这不像是在正常的走路，倒像是在带着我们逃命一样，不管不顾的，只想着跑的越远越好。

再联想到他刚才的话，我心头突然一震——“不想出事就快走”——难道是他发现到了什么不好说的危险，这才要带着我们逃也似的的离开？那到底为什么，因为石人？

到最后，我们似乎是被他焦灼的情绪感染，又或者是心照不宣的察觉到了什么。就这样被大哥催命一样赶着，踩开绊腿的牧草，几乎是以竞走的速度，开始在漫天大雾中疾行。

但是很显然，这种状态不可能坚持太久，大概一个钟头之后，所有人差不多到了极限，速度不得不慢了下来。

然而最让人恐惧的是，我们依旧没找到营地的帐篷。不过这也情有可原，可以想象即便是在自己家里，假如我们把眼睛蒙上，想要很快找到卧室厨房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更何况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，身处大雾弥漫能见度不足五米的深山大草甸上。

老爷子最先坚持不住了，鬓角上全是汗，腿上使不出力道，抓着我直往下软。我看老爷子情况不太妙，又深怕这回再迷失方向，也不敢继续走了。喊住了大家，喘着粗气说不是有指北针吗，快点再拿出来再看看。

武建超从见着石人起，就一直没吭声，这时大概想说什么，可他转头来看我的时候，又突然脸色一滞，咽了口唾沫，说：“用不着了，你看你后边。”说着抬起手电筒，越过我的肩头向后照去。

我听他语气不对，脖根儿跟着一紧，急忙转身，又立马惊悚的讲不出话来。

我的身后，正矗立着一座缺了头的石人。它毫无声息的站在如墨的冷夜中，身周雾气如烟，仿佛就在那儿静静等着我们一样。

此情此景，把所有人打懵了。我们看着那石人，心生敬畏似的，不约而同后退了几步。这是个很难接受的事实，我们明明一路好走，可现在看来，似乎又回到了原地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8 18:52

一时谁也说不上话来。武建超为了节约电池，先关上了自己的手电，深吸了一口气缓缓道，我们恐怕是遇上鬼打墙了。他以前在内蒙时就碰过一次，在毛乌素沙漠边缘，几个人在风沙里困了一天两夜，也是不管怎么走就是找不到回去的路，永远都会转回原点，邪得很。

他讲述的语调很平静，但声音微微发颤，显然那是一段相当不愉快的回忆。身边巨大石人带来的压迫感，又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紧张，武建超说完后，大家又是相对无言。

我偷瞅了眼大哥，他从兜里摸出支烟点上，一口一口抽的极快，拿烟的手似乎还在轻轻的抖，而手电散射出来的光，映出他脸色铁青。我心说他刚才担心的，就是这个吗？

除了赵胜利在那里神经质的念叨：“这咋办，这咋办？”外，几分钟过去，没人吭声。

--
-

我觉得有必要打破这种局面，开口说鬼打墙其实也没那么玄乎，有科学家做过研究，那是因为人的左右腿长度有微小差异，在没法儿分辨方向时，感觉是在沿直线走，而事实上会不自觉的往一边偏，只要距离足够长，就会绕一个大圈回到原地。

我话音没落，武建超马上骂了一句“放狗屁”，叫我不清楚就别瞎掰，装什么大头知识分子？要知道他们当时可是开着汽车的，当过司机的都知道，开车时不停的打方向盘来回调整方向，不可能像我说的那样，始终往一边偏。

武建超言之凿凿，我顿时无话可说了。其实从内心讲，我也不大相信那套解释，毕竟五个人不可能同时都左腿长或者右腿长，还一齐走歪。

但之所以要那么说，是因为刚武建超一提他在内蒙当兵的经历，我就想起了他那在石人边走失的战友，脑海里很快的浮现出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联想。

于是几乎是本能的，我就搬出了那些“科学”理论，只为了自我开解却没想到话一出口，就被武建超用事实推翻了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8 18:52

空气变得更僵硬了。大哥揉揉脸一声苦笑，说：“现在不是讨论这些的时候，还是想想怎么办吧！”

我稍一考虑，试探着轻声问：“要不，我们再走一次试试？”

武建超却马上接口，说用不着试，肯定会转回来的，语气又冷又冲。

我正想说那总不能干站着吧？赵胜利却在边上拉了拉我的衣服，皱着眉头咧咧嘴，说他想尿尿。

--
-

我有些不耐烦，说你想尿就尿呗，跟我讲干什么？他微微一迟疑，竟然转过身，“窸窸窣窣”就开始解裤子。

我赶紧把他拦住，说虽然想尿就尿，可你至少挑挑地方啊，怎么说开始就开始？

武建超也往他屁股踹了一脚，骂道滚远点撒去。

赵胜利面露难色，转头看了眼武建超，嗫嚅了一下说：“俺，俺怕……”

看着他目光闪烁，我一怔，却又马上懂了。看样子，不止我一人想到了武建超那个战友半夜下车解手儿，结果人失踪的事。赵胜利这是害怕自己撒泡尿后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

武建超以前就说，自己一见到石人就浑身不自在，这时看得出他是强压着焦躁的情绪，整个人都在绷着。他这时也明白了过来，顿了一下，却依旧强作镇定的骂，说怕个JB

毛？要去就去，不去就忍着，少他妈罗嗦。

赵胜利明显要憋不住了，苦着脸看着我们，既想去又不敢去，表情很纠结。大哥叹了口气说：“你去吧，别走远，我用手电照着你。”

赵胜利一听如蒙大赦，跑开了几米开始放水。我们晚饭时喝了不少茶，如今已经出来好几个钟头了，的确到了释放的时候。我一听那“淅沥沥”的声音，很没出息的自己也有了感觉，打了个招呼，走了过去。

我站在赵胜利旁边，解开裤带刚要开始的时候，夜里的天又忽然变了，竟然

不知不觉起了风，风哨子由远而近的嚎，好像女人凄厉的哭。

我被冷风一吹，脖子后凉飕飕的，打了个激灵。鬼使神差的回头瞧了一眼，可这一瞧不要紧，我们的身后，居然是黑漆漆的一片。

大哥的手电光，就在我走过来的几秒钟里，竟无声无息的消失了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8 18:53

大哥的手电光，就在我走过来的几秒钟里，竟无声无息的消失了。

我头皮猛地一炸，心脏跟着收紧，呼之欲出的尿意全缩了回去。颤声叫了句大哥，没听见人应，吓得转身就往回跑。

我提着裤子刚在黑暗里跑出了几步，慌乱中又马上被人抱住了。接着脸前一道光亮起，刚好打在我眼睛上。我视线一花，接着就听见大哥的声音：“没事没事，电池没电了……”

电池没电了？我简直哭笑不得，他娘的人吓人吓死人，想起自己刚才的表现，心说这回丢人丢大发了。推开大哥抓我的手，正想骂他们几句时，边上的武建超又突然惊声道：“坏了。”

他拿着手电筒，向我们刚解手儿的地方几下横扫，光斑所及之处却是一片空旷——赵胜利不见了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8 18:54

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就刚才那么一乱，恐怕一分钟都不到，赵胜利就没了！其中的诡异之情，简直无法言语。

那一次我是真怵了，强风中头发乱飞，只觉得呼吸急促，遍体生寒，几秒钟里脑袋嗡嗡作响，基本处于短路状态。

--
-

武建超估计是想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，也明显慌了，抓着手电毫无目的的四下乱扫，嘴里大叫着赵胜利，可声音发抖，有些底气不足。王老爷子一直没说话，刚想讲什么，一开口又是阵剧烈的深咳。

只有大哥还算冷静，拍拍我们，说别乱别乱，再认真找找。我们稍稍这么一定神，就从风声中听到了赵胜利的声音，手电马上追了过去。

只见赵胜利提溜着裤子，从石人身后颤巍巍的爬了出来，哆哆嗦嗦的向我们这边走。可他还没靠近，就顺风飘来了一股骚呼呼的味道，接着我们发现他竟然满脸是血，惊讶之下一齐后退半步，问到底怎么回事？

这小子比我还窝囊，刚起风的时候，他正尿到半截，又很不幸的站在风头上，结果全被吹了回来弄了一身。接着听见我的怪叫，回头发现手电光没了，吓掉了魂儿，裤带都没系抬腿就跑。只不过他惊慌中跑错了方向，又被掉下来的裤子绊倒了，正好一头磕在石人脚边，头晕眼花的趴了半晌，听到我们的喊声才又站起来。也怪不得武建超匆忙之下，手电筒没照到他。

好在没什么事，我们松了一口气。不过逮着赵胜利一通猛熊是少不了的，这都数不清是第几回了，每次都是他这么折腾大伙儿。一想到刚才一惊一乍的全是自己吓唬自己，又觉得啼笑皆非。说到底，还是精神太过紧张的缘故。

一会儿的工夫，风越刮越大，当时我浑身是汗，有剧烈活动后的热汗，也有刚惊出的冷汗，里外全湿的衣服很快让烈风吹了个通透，贴在身上一片冰凉。

不过起风了是个好事情，因为大风刮起来后，雾气正在以很快的速度消散，手电筒照出的范围马上变远了。大哥对我们打了个手势，说：“走！”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8 18:54

--
-

我和武建超立刻会意，抓住这难得的机会，拖起半死不活的王老头儿，迎着风，再次离开了那让人心悸的石人。而赵胜利把背心儿撕开了拉出来，草草捂住头上的口子，一身骚臭的跟在后边。

空气流通，大雾消退，这会儿视线清晰了些，但我们的速度却慢了很多。体力不行了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是我们走的格外小心。

武建超举着硕果仅存的手电，在身周飞快搜索，剩下的人都瞪大了眼，连一棵草一块石头都不敢放过，深怕再把扎帐篷的地方错过去。大哥更是恨不得走一步看一眼指北针，小心翼翼把握着方向。

同时，我们还有意沿着和湖岸大致平行的路线行进，宿营地离湖不远，这样可以做个参照，进一步消除走错方向的可能。而且事实上也谢天谢地，我们也终于没像上次一样，又转回石人那里，这让人多少有些庆幸。

身边及膝的牧草在风中如海浪般起起伏伏，“梭梭梭”作响。我们几个轮流拖着王老爷子，在黑咕隆咚的大草甸上跋涉，又累又冷又渴，风灌进耳朵眼儿里，时间久了还觉得疼。

但这都能忍受，只是我的心，却越走越凉。因为快两个钟头了，依旧没有看到扎营的地方。武建超的手电光甚至还照到了远处一片稀疏的小树林，我暗暗咋舌，心说怎么不知不觉又走了这么远，都跑到草甸子的边缘来了？

就在我越来越怀疑的时候，大哥又突然喊了一声：“停，别走了。”

我们的前方出现了一条河。河不宽，也就是几米的样子，但让人十分奇怪的是，水面之上，不知为什么覆盖着一层细眼儿铁丝网，上边缠满了疯长的杂草藤蔓，和地面连在一起，如果不是大哥提醒，真会没看清一脚踩上去。

--
-

这地方我从没来过，但大哥和赵胜利显然认得。两个人在黑暗里对望一眼，颓然坐倒。大哥一声叹气，说从这儿再往前就是老金场了，言下之意很明白——我们又走错了。

我气急败坏的一跺脚，蹲了下来，两手狠狠的往地上一拍，忍不住的想骂娘。当时的感受，简直可以用歇斯底里来形容。从追出来找马算起，已经过去了大半夜，我们中间几乎没有休息，连口水都没喝过，全在不停地走路，但如论如何的走，就是走不回扎营的地方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如果之前还有弥漫的大雾可以作为借口，而如今雾气退却，却依然没见到营地的影子，这恐怕已经不是简单一句“走错了”或者“看漏了”可以解释了。

而这时，武建超发现了新的问题，他蹲下扯掉缠在铁网上的杂草，用手电照了照下边的河水，皱眉问道：“这河用网罩着，是怕人掉下去，还是水里有什么东西，要用铁网封起来？”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8 18:55

大哥有气无力的接过手电，指着河对岸的几个半截木桩，说都不是，河那边就是矿区了，其实河是人工挖的，而铁丝网本来是竖着的，只不过后来天长日久向外倒掉，正好盖在了河面上而已。

武建超提出来的，正好也是我的疑问。此时借着手电光，果然可以看出河岸有人工渠化的痕迹，而铁丝网一边高一边低，有的地方支楞翘起，也并非规规矩矩盖在河上。

不过这种事，说实话用不着我们关心，眼下真正需要头疼的问题是，我们的营地究竟哪去了？

“啪嗒”一声，武建超一言不发，又把手电关了。乌漆抹黑的，大家一时失

--
-

去了讨论的欲望，各自休养着体力，心里做着猜测。我小肚子坠胀，想起刚才的一泡尿根本没撒，走到河边对准河水重新开始。

又是一阵强风吹过，河上的铁丝网一阵“哗哗”沙响，夹在风哨声里，让人听得头皮发麻。而接下来从远处小树林那边，竟然传来了一串“喀喇喇”的巨大声音，十分突然。

我浑身一个激灵，手忙脚乱系上裤子。除了王老爷子，他们仨也奇怪的站了起来。我们稍加分辨，觉得像是树木的枝干折断落地的声音，貌似是有棵树突然倒了。

武建超打开手电照了过去，但光线射程有限，黑乎乎一片什么也看不清。大哥反应很快，伸手就把电筒的灯口捂住，说关掉。情况不清楚，开手电只会暴露自己的位置。

风虽然大，但还不至于把树刮断。这个时间这个地点，也绝不会有人半夜伐木。最有可能是什野生动物，可究竟什么动物，能把一棵树给放倒？

几乎用不着思考，一个词瞬间闪现在我脑中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8 18:55

大哥和武建超马上将肩上的枪摘在手里，开保险上膛，低伏身子严阵以待。而我则是口舌发干，一只手摸着怀里的沙木萨克折刀（几寸长的小刀，说实话没什么用），另一只手紧紧拉着只想落跑的赵胜利。

大哥说过，遇上熊千万不能慌，表面上要装得若无其事，让哈熊认为你碍不着它，打个哈哈各自走开最好。如果转身就逃，反而会惊着对方。

然而我们屏气凝神，紧张的等了十几秒钟，耳边却只有呼呼的风声和唰唰震

--
-

颤的铁网，小树林那里又没了动静。

我干咽了口唾沫，心说总不会是天牛闹灾闹到这边来了吧？捅了捅前边的大哥，意思是问他怎么办。大哥不敢怠慢，最后看了眼前边，慢慢的转过身，极轻的说了句：“撤。”

我们当时状况很不好，除了枪和手电，东西全放在营地，没吃没喝，大半夜的连团火都生不起来。本打算就在河边待着，等天亮了再回去找营地。可那里的树又莫名其妙的倒了，如果真是哈熊，再不走人就有点缺心眼儿了。

我们不敢惊动树林那边，大气不敢喘，蹑手蹑脚的带上老爷子，强打精神再次上路。摸着黑，跌跌撞撞走了很远，直到确定身后没东西跟着，才重新把手电打开。稍微松了口气，感觉两脚发软，脊梁上全是汗。

而从这儿再往后的事情，我的记忆就不那么清晰了。体力不济是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，意志在一步步崩溃。

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们五个大男人，还带着指北针和电筒，在漆黑的草甸上摸索了整整一晚，结果却是不该看见的全看见了，想看见的全看不见，不管怎么折腾，就是找不到我们的营地，搞不好附近还有头熊，这叫人如何能不紧张。

找个比喻形容，我们当时就像群迷失在黑暗里的孤魂野鬼，完全不知道自己踏出的哪一步是对，哪一步是错，步步惊心，却又只能漫无目的的在旷野上来回游荡。那种绝望与挫败感，很难描述，但确实十分折磨人。

我已经完全走蒙了，双腿机械的迈动，浑浑噩噩的跟着大哥，眼前只剩下手电筒越来越微弱的光线，视线渐渐模糊，脑子也恍惚起来。

--
-

到底是什么时候停下来，我也记不太清了。印象中是手电筒因为连续使用，最终闪了几下后彻底不亮了。于是我们五个人蜷缩着挤坐在一起，等着天亮。

身体的劳累让我一停下就想睡觉，但因为环境的关系，心里不踏实再加上冷，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惊起，只能是一种半梦半醒的假寐状态。

意识全然不受控制的在自己运转，一会儿闪出小时候的往事，一会儿是奇怪的几何图案，一会儿又是铺天盖地的金子和呼啸而来的洪水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乱成了一锅粥。

黑暗里正迷糊着，边上的赵胜利忽然幽幽的说了句：“会会，会不会是，是谁把咱们的东西拿跑了？你们忘了？俺瞅见过瀑布上头，有，有人……”

赵胜利口吃，我在心里把语言重新组织了一遍，才完全明白，悚然一惊，人又清醒了，同时有些茅塞顿开的感觉。别看这家伙平时不怎么上道儿，但这个说法的确有几分道理。

细细想来，我们之前似乎有些陷入误区，只是单纯的认为是找不到营地了，却根本没有想过另一种情况，那就是假如营地已经不存在了呢？

但下边的问题随之而来——拿走我们东西的是谁？他这么做目的又是什么？

就在我的思路又一次拐进了死角的时候，武建超轻叹一声，说了句让人浑身冒凉气的话：“有人倒没啥，就怕不是人。”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8 18:55

武建超把赵胜利的想法又向前推了一步。

“你们说，会不会有这种可能……”他顿了顿，接着道，“不是我们走错了，也不是什么人把东西偷走了，而是这地方太邪门，晚上一起雾，就会让草甸子上

--
-

的一些东西消失。咱们的马可能发觉有问题，就跑了，我们跟着追出来，而留在后边的帐篷啊什么的，就那么静悄悄的没了……”

武建超平时大大咧咧的，极少用如此严肃的口气，这明显不是开玩笑。表面上看，这个想法简直匪夷所思，但此刻由他讲出来，却显得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了。

我没再言语，一股寒意涌了上来，也不知是因为在地上坐久了，还是他那话实在让人不寒而栗。因为我们同样可以照此理解，若干年前，他那个失踪的战友，就是在石人附近这么无声无息“消失”的。只不过那一次“消失”的不是东西，而是人。

因为这例子太直接了，思考起来几乎用不着拐弯。我猜武建超兴许早就这么想了，只不过一直藏在心里，现在才说出来而已。而且这说法其实很有逻辑，至少把前后的事情串在了一起，因果清楚，虽然“物体凭空消失”的概念十分扯淡，但荒唐中带着合理，这才是真正的可怕之处。

如果事情真是这样，那这后边隐藏的东西，就太诡异了，我一阵阵头疼，本来就很乱的脑子更加混乱起来，不敢再往深处思索。不同于遭遇山洪或者地震，那些虽然危险，但至少看得见摸得着，能躲能逃，而现在，我们根本不知道威胁来自何处。

气氛愈发凝重，最后只有武建超一人在说，却没人接腔。大哥用力推了他一把，叫他别胡扯了。边上的赵胜利更是不经吓，筛糠一样抖了起来，直叫快把手电打开，但这会

儿，哪儿还有能亮的电筒？

同伴的颤栗，传到了我的身上。无边的黑夜，好像会吃人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8 18:56

--
-

纬度高的地方，越接近夏季，天反而明的早。我们紧绷着神经，苦苦挨过了黎明前的那段黑暗。远处山后开始麻麻放亮的时候，大哥最先站了起来。

不抱希望的再次起步，我甚至已经开始考虑在所有给养都“消失”的情况下，我们该如何回去的问题了。然而只走了不到五分钟，眼尖的赵胜利忽然惊呼着朝前一指，营地的土帐篷，竟赫然出现在前方不到前边一里远的地方。

这算什么事儿？

营地的既没有被人移走，也没有凭空消失，它就是在那儿，晨光中依稀还是我们离开时的样子。饭盆歪在一边，锅倒扣在地上，篝火变成了一堆有气无力的炭灰，被昨夜的大风吹的到处都是。

我跑过去后，第一个动作就摸了摸那些东西，怀疑是不是真的，不为别的，我只是有点不敢相信，我们真的又找回来了，难道昨晚上，五个人全在发癔症不成？

确认之后，我心里不知怎么的突然一阵好笑，觉得十几年的书似乎都白念了，自己先前一本正经的分析啊推理啊，现在想简直跟傻子一样。这世上的事要操蛋起来，他妈的根本就不和你讲道理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8 18:56

如今二十多年过去，我不止一次回顾起那夜迷路的经过，却依旧想不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只有几个比较简单的猜测，可以拿出来说一下：

首先是我们第一回遇到石人的事，当时我很迷惑，认为走到那里用的时间与白天相比太短了。但后来想想也不是不可能，毕竟探路时要沿着湖岸采土样，路线曲折，耽误时间，这种情况下人估计起距离难免有偏差。如果后来是按照直线行进的话，也许事实上的路程比我想象的近，走起来也相对轻松。

--
-

其次是第二回遇到石人的事，也就是鬼打墙绕回原地的的问题。几年前我在网络上看过篇文章，欧洲的科学家对这种现象重新做了研究，证明人迷路时绕圈走和腿的长短的确没什么联系，真正的原因其实在大脑。主要是人的前庭系统（管平衡的）出现偏差却无法修正，就会有一直左转或右转的倾向。

此外还有种更极端的可能性，那就是草甸上不只有一个缺了头的石人。也许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走回头路，只是碰上了另一个石人，但因为武建超先入为主的误导，就自以为遇到了鬼打墙。

最后一个，也是最让人想不通的事情：为什么我们来回走了那么多趟，却始终找不回营地？

也许是帐篷和广袤的大草甸相比，目标太小了，而黑夜里我们运气也实在太差，所以就是死活找不到。但想想又觉得很可气，因为那无头石人的占地面积不比帐篷大多少，我们却能接连碰上两次。

其实从内心来讲，我反而比较倾向相信问题并非出在我们身上，而是存在着什么说不清的特殊原因，才造成那晚我们五个人总是和营地擦肩而过。

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，虽然不如武建超想象的那么离谱，但对我们这种寻常人来讲，也是足够不寻常了。只能说，那个地方，真的很邪门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8 18:56

当然，上边说的那些，都只是我多年后的猜测，而且如今由于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，很多东西已经无从验证了。

其实在当时，我根本没什么精力考虑这种复杂的问题。早上看到营地后，提

--
-

了一晚上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武建超又生火烧了壶水，打算让大伙儿吃些东西缓缓劲儿，但还没等水没开，我就歪在被子上睡着了。

然而没休息多久，我们就被一顿冰雹惊醒了。山区小气候变化无常，那雹子来的又急又

猛，毫无征兆，天空划过几道横闪，鸽子蛋大小的冰粒子夹着闷雷，噼里啪啦就落了下来。

我们被砸的哇哇大叫，抱头乱窜，手忙脚乱的找东西保护，把帐篷都撞倒了。可我刚刚抽出支铁锹遮住头顶，乒乒乓乓没几秒，冰雹就停了，从开始到结束不到两分钟，让人十分气愤。

起雾，刮风，下雹子，我们来了刚一天，就让这天气彻底整没了脾气。武建超把举在头上的铁锅扔到了一边，骂骂咧咧的开始收拾东西。这么折腾了一下，也不用睡了，趁着天还早，抓紧时间准备搬家。

在这里才过了一夜，就发生了那么多事，让我萌生了些许退意。但想了想还是算了，没说出口。

这事儿说到底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过是一晚上迷路了而已。虽然过程比较曲折复杂，但除了把老爷子累趴下了以外，我们既没死也没伤，人一个没丢，东西一点没少。费这么大劲来了，假如只因为这么个理由就回去，显然没道理。估计就算我提出来，也不会有人支持。

其实从其他人的脸上，我还是能读出相似的担心的。毕竟一夜的噩梦，不能当没发生过，但每人只是各自忙碌，彼此心照不宣的都没再提昨夜的事，可想法都跟我差不多吧。

打点妥当后，我们背起了一部分东西，往老金场的方向开拔。大哥和赵胜利带路，我们再度来到那条人工河边，找到座塌了半边的水泥桥，过河后就算进入了矿区的范围。刚刚冰雹金场这边下的比较凶，都还没怎么化，地上一层雹子差不多都有鸡蛋大，甚至还有香皂一样的冰坨子，看着很是吓人。

我刚注意完脚下一抬头，就又看到了奇怪的东西。湖的两侧都是高山，而就在我们这边远处的一片山坡上，茂密森林的空隙里似乎杵着一个黑乎乎的影子，明显很大，比旁边的树冠高出了一截。只是隔得太远再加上有林间还有云雾，我穷尽目力，也只辨认出了个模糊轮廓，分不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

我示意大哥去看，问那是什么东西。大哥摇头说不晓得，其实他昨天就注意到了，不过当时没顾上研究，就打算今天去瞅瞅，还有昨晚上河边树倒掉的那地方，也得查看一下，我们要在这里待差不多一个月，有必要搞清楚附近到底藏没藏哈熊。

继续往前走，又陆续趟过了几条小溪，大哥告诉我们水都是从废弃的金硐里流出来的。这儿两边是山中间有湖，地下水丰富，估计是当年的人开矿硐挖透了隔水层，就涌了出来。

我说那多方便，洞里有水，挖出砂子转身就能淘。大哥却摇摇头，说这事很麻烦，万一水积太深排不出来，人都进不去，还淘个屁的金子。

王老爷子如今只能当半个人使，不能背不能扛的，按武建超的话说，我们这是带个爹淘金来了。他这会儿走的轻松，在边上接着我大哥的话头儿，捋着胡子说金硐透水也不尽然是坏事，五行相生的说法“金生水，水生木”，看这周围溪水潺潺，大湖浩淼，野草丰盈，林海苍茫，绝对是长大花儿的地方，运气好能捡块狗头金都说不定。

大哥笑笑，不置可否。我肚子里好笑，这老头儿其实没读过什么书，这几句话文绉绉的，也不知跟哪个风水先生学的，纯粹生拉硬扯，穿凿附会。

我之前还听说，新疆一些干旱的产金区，缺水但有煤，只能用“火烧法”提炼砂金，一层煤一层矿砂层层叠加，大火烧上几天几夜后，矿石锻成了灰，砂金留在灰里，再用风车将灰与金子分开，最后拿药水儿洗掉杂质。要是照着老爷子的说法，不用水了改用火，难道就是所谓的“南火克西金”？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8 18:57

矿区很大，但如果没有外围的人工护渠和铁网，初看之下，还真认不出这儿曾是一片忙碌繁荣的地方。人类的力量在自然面前，真的十分微不足道。几十年的风吹雨打，以及周围疯长的植物，使这里又基本恢复了自然原始的风貌，我甚至还看到兔子和旱獭在草丛里乱窜。

不过越往里走，当年生产生活的痕迹，到底显露了一些出来。地上散落了不少石碾子、铁筐箩之类的淘金工具，被一丛丛繁盛的杂草遮盖着，大哥指指点点，还辨认出了许多相对现代化的矿山设备，淘金机、滚沙筒、离心泵、鼓风机，这些东西几十年前的中国通通造不出，应该是盛世才从苏联买来的，如今就这么露天扔着，一堆堆全锈成了废铁，上面爬满了藤蔓，像群长着绿毛的怪物。

此外在远处的湖边，因为多年大规模的淘沙取金，淤积的尾砂形成滩涂，长成了大片茂密的芦苇荡。成群的水鸟徜徉其间，戏水觅食。我们早先在瀑布下发现的死野鸭子，大概就是从这儿来的。

而在更远的地方，我们甚至看见了一道延伸进湖中的水泥栈桥码头。我不禁咋舌，有码头就有船，而这片海子是相对封闭的水域，只有需要到对岸活动时，才用得着走水路，难道湖那边也是金场的范围。可惜湖面太宽了，对岸的景物模模糊糊的，不知道是什么情形。

--
-

不过眼前的这些，已经足够让大家啧啧感叹了，都说这官办的金场规模也太大了。盛世才为了淘金，当真是下了血本。相比之下，我们带的那些溜槽啊淘沙盘之类的简陋工具，简直就是小孩儿过家家的玩意儿，拿出来还不够丢人的。

然而，这种震撼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太久。当然不是说情绪消退了，而是因为很快的，我们眼前就出现了更加惊人的东西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8 18:57

矿区当中的一块空地上，静静的安置着一排巨型的铁制笼子。其高大程度，几乎与城市里的两层小楼仿佛，远看看俨然一片规划严整的厂房，走近了之后，其庞大的体积立马占据了人的绝大部分视线。

笼子的主体，是用比拇指略粗的铁条焊成的，外面蒙了层铁纱网，铁网天长日久锈的糟烂，直接用手就能扯掉。脚下杂草丛生，猖狂的藤蔓植物攀着笼子爬起了一人多高，我扒开挡眼的草叶往里瞧，发现笼中阴凄凄的，却空空如也的什么都没有。

我后退两步，抬起头，皱眉打量着这些大房子一般的铁笼，又想起了之前在山坡上看到的黑影，心里突然有些懂了，头天晚上，赵胜利说金场这边有些奇怪的东西，指的应该就是这些。

金场里弄这么些个大铁笼子干嘛？不像是什么工矿器械，更不像是生活设施，如果说感觉，倒像进了动物园似的。只是笼子是空的，也不知几十年前里头关了什么东西。

身上负重太大，走了这么远，把背压的很疼，我放下东西，揉着肩膀绕铁笼走了一圈，也看不出什么。大哥和赵胜利昨天已经来过了，少了那份新奇，拖着东西到另外一边安顿，老爷子不感兴趣，看了几眼也走了。武建超留了下来，抽出钢钎，把笼子下边的草蔓都扒拉了下来，接着在笼子下边的一角，我们发现了

--
-

一道门。

笼子是个巨大的正方体，而那门开在一个角上，两米来高一米来宽，单开单扇，与铁笼体积有些不成比例，显得有些小，估计是怕做得太大了影响受力结构。武建超用钢钎撬了两下，接着抬起脚把门踹开，整座笼子被震得一晃，“嘎嘎”呻吟，颤悠悠的又飘下了许多铁锈鳞屑。

我们俩掩着鼻子走进去，里边也是长满了草，似乎没什么特别之处。武建超拿起钢钎敲敲铁栏杆，说：“整这么大个家伙，干什么用的？关哈熊？”

我摇摇头，觉得不像。这些笼子太高大了，别说哈熊，就是塞几只大象长颈鹿都没问题。但真要关什么巨大凶猛的动物，这笼子的铁棍儿又显得有点儿戏，恐怕强度不够，承受不了太大的冲撞。

不过这都不是关键，最主要的是，金场弄这么些笼子装动物干什么？

我又想了想，道：“说不定是关人的。就跟四川刘文彩的水牢一样，专关交不起租的农民，杀鸡儆猴。这矿场摆些大笼子，关上几个不听话的，好震慑劳工，让他们老实干活。”

“那也不对啊！”武建超走出来，指指那一排的大铁笼说，“这么多笼子，能装下多少人？工人全锁起来了，狗日的谁给他们挖金子？还有，关人的笼子弄这么高干嘛？又不是猴儿。”

我挠挠脖子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而这时赵胜利跑了过来，叫我俩过去，说我们的马找到了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8 18:57

空地的另一侧有大片的铁板房，一幢幢淹没在草丛里，破败不堪，应该是当

--
-

年矿场的人居住和生活的区域。大哥本打算挑间像样的屋子住下来，却正巧在房后发现了我们跑丢的马。

马是找到了，不过是匹死马。我们跟着赵胜利过去时，见那马躺在地上，边上蹲着大哥和王老头儿。我大概看了看，用手一摸，“咦”了一声，马尸竟还温温的没凉透，显然是刚死不久。

正想仔细检查一下死因，大哥却说：“不用看了，冰雹砸死的。”说完用手摸了一下马鼻子，伸到我面前，腥呼呼全是快凝住的黑血，应该是脑袋被砸中后淌出来的。

如此看来，这马并不是像我想的那样被野兽拖走吃掉了，而是在金场这儿一直待到早上，下冰雹后才被砸死。只是，它当初为什么要跑，之后到底又发生了些什么事情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马现在是死是活已经没区别了，反正都要杀了吃肉，能找回来就是个好事情。大伙简单吃了点东西，把东西堆在一起，留下支枪，就让不能干重活的老爷子守在这儿，防备死马被野兽拖走，而我们四个人还要再折回去，把剩下的那部分辎重背过来。

走到人工渠的时候，我们拐了个弯，想看看昨晚倒掉的那棵树，好确定有没有哈熊。大哥本来说自己去就行了，但我们觉得这不同于把老爷子留在金场里看东西，深山老林的，一个人行动不太妥当，争了几句，最后决定一起去，顺便再瞧瞧山坡上那黑影子是怎么回事。

那片小树林就在河边，武建超掂枪走在前边，我们跟着小心翼翼的往前，虽然明知哈熊不大可能长时间停留在一处，但随着越走越近，人还是不受控制的有些紧张。

--
-

好在刚一进树林，我们就看见了事发现场。倒掉的是棵青杨树，冲着小河的方向躺在地上，压坏了附近不少小灌木。我拿手大概量了一下，胸径有两拃多，已经算长成材了。

但奇怪的是，树干断掉的部位在离地大概二三十公分高的地方，断茬又新又整齐，露出白花花的木头。而且整个树是光秃秃的，很多枝枝叶叶不在了，树皮也少了很多，像是被切走了一样。

哈熊用蛮力推倒的树，明显不会是这样子。这杨树看起来更像是被什么工具伐断的，连枝杈都被齐刷刷削去了，我心里不由得一紧，难不成这附近真有人，还大半夜的砍了棵树？

作者：379120121 时间：2010-9-9 13:49

好看，不错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11 13:36

我看看周边，没见有人活动留下的痕迹，蹲下来研究那半截树桩，也看不出到底是锯是斧，或是凿子、刨子才能弄出这种形状的断茬。

我问大哥怎么看，他往那倒木上一坐，点起烟，说他猜可能是河狸。河狸是种比较大的啮齿类，生活在水里，喜欢吃树枝树皮，门齿坚锐，咬肌发达，几个小时就能啃倒一棵大树。

大哥接着又用手一指，说你看它让树朝河道的方向倒下去，就是为了方便把食物拖进河里吃掉。

“河狸？”我跟着重复了一句。这动物我知道，那时虽然没《动物世界》，但河狸是种毛皮兽，还会分泌比黄金都贵的河狸香，很有经济价值，所以比较有名。八十年代，国内不少人研究它的人工养殖，我上学时，正好读过篇怎么治疗

--
-

河狸出血肠炎的文章，这才有所了解。不过那论文里写的都是引种来的美洲河狸，我真没想到新疆也有，所以听大哥一说，略微有些吃惊。

此外我还在书上看过，河狸闻名于世，另有一点是它会在河上筑坝蓄水，抬高水位，保证自己巢穴的出口始终处在水下，防备天敌。世界上最大的河狸堤在美国蒙大拿州的杰斐逊河上，足有七百米长，上面甚至可以走人骑马。但我往周遭几下张望，不像有水坝的样子，问大哥怎么就能肯定是河狸？

大哥摇摇头，说我读书都读傻了，河狸会建坝是没错，但万事都有例外，阿勒泰这边的河流常年高水位，河岸土质结实，河狸都是在地下挖洞，再把出口开在水里，偏偏就很少筑坝。

武建超一听我说河狸香贵比黄金，就问河狸好不好抓，动起了打猎的念头。大哥摆摆手说算了，这动物很珍惜，在我们国家还没大熊猫多，新疆从五十年代就禁猎了，八一年又在布尔根建了保护区，但还是挡不住数量一年比一年少。我们现在守着座金山，犯不着造这种孽。

那个年代，都还没什么环保意识，大哥能这么说，实在难能可贵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们淘金都是炒瓜子似的把河床翻来翻去，造成水土流失淤塞河道不说，做饭取暖还要滥伐林木损伤草场，嘴馋了打再几个野味，的确很破坏生态。九十年代以后，还有大老板开着采金船过来，对环境来说更是灾难。

这里既然没哈熊的事，大家也都松了口气，发现河狸意义不大，我们心里还惦记着山上那个大黑影子，抽了支烟，就拍拍屁股走人了。之后沿着地势一路往上，对准了方向重新钻进密林。攀山跋涉的过程不再细说，总之七扭八转的走了许久后，在穿过一片落叶松林时，我们透过前方树间的缝隙，影影绰绰的，先看到了几根纵横相交的粗大角铁，。

我们知道那东西不远了，都加快了脚步，冲出松林后豁然开朗，眼前的小高坡上，耸立着一座用角铁和钢梁搭成的高塔，下头宽上头尖，样子有些像法国的那个埃菲尔铁塔，不过形状更细长些，只能算是个粗糙简陋的缩水版，也就是三四层楼那么高。

但对于身高只有一米六到一米八的我们来讲，那也绝对是个庞然巨物了，站的近了，带着一种莫名的压迫感，让人不由自主的微微屏住了呼吸。我们几个停下来大眼瞪小眼，有些摸不着头脑，心说怎么又冒出个奇怪的东西，都略略迟疑了一下，才又向前走近了几步。

塔底那些角铁构成的支架十分粗大，如今被风雨侵蚀的相当厉害，我不由自主的摸了摸，沾了一手的红黑锈鳞，看样子应该是和老金场同时期留下的东西。

又仔细一看，整个塔已经有点向一边歪斜了，看着摇摇欲坠的，给人感觉用不了多久就会垮掉。我心中又不免感慨，铁制的东西到底不如石头，草原上那些石人立了没有上千年也有几百年了，依然没什么太大变化，而这铁塔刚刚几十年就成了这个样子，在时间面前实在是脆弱。

然而这边还没感叹完，我马上又注意到别的不对劲。我们脚下的地面，铁塔周围，怎么全是光秃秃的，干干净净几乎寸草不生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11 13:37

我说的毫不夸张，那铁塔附近没有任何植物，方圆十来米的范围内地表裸露，土质泛白，隐隐约约的仿佛有一道无形的界线般，让周边的森林不敢越雷池半步。

大哥也发现了这个异常，低身抓起一把土，放在眼前又是搓又是闻，还蘸了点放进了嘴里，最后“呸”的一下吐了出来，说：“土里掺的有东西，难怪什么都长不了。”

大哥觉得最有可能是加了什么盐或者别的化学药品，土壤盐碱化后隔绝周围植物的生

长，这样便于以后维修，而且能避免生物风化，对铁塔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。如今几十年过去，雨水和融化的冰雪至今没把土里的盐分淋洗干净，看来那药劲儿不是一般的足。

但话题又转了回来，山坡上竖这么大个铁家伙，是干什么用的？

那种外形，说实话，有些像现在移动公司的信号发射基站，当然那时我们没听说过如此高级的东西，只是单从直观的第一印象上，觉得那像是个什么东西的天线，或者通讯用的无线电台站之类的设施。

但是让人想不明白的是，几十年前淘金的矿场装这么个巨型天线有什么用？是要接收信号还是发信号？电报，电话，听广播，看电视？那个年代可能吗？有必要吗？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11 13:37

除了天线，还有什么可能性？

武建超说会不会是架设高压电线用的铁塔？但我们都觉得不太像，而且几十年前，这种地方，似乎也用不着什么高压电。

我多瞧了那铁塔几眼后，又觉得有几分眼熟，似乎在哪里见过。细细一回忆，想起以前看过介绍大庆油田的纪录片，电影画面里倒是经常出现类似的东西，那是开采石油用的钻塔。我受到启发，说会不会是找金矿的钻探设备？就跟铁人王进喜他们钻油用的工具差不多。

武建超一听钻塔，连连摇头，说我太外行了，根本就是想当然。钻探，不管

是地质钻探、水文钻探、还是石油钻探，虽然工艺不太一样，但必须有钻机钻杆、泥浆泵、搅拌机、水龙头、夹持器，提引拧卸等等等一系列的设备，可不光立起个塔就能完事的。眼前这铁塔孤零零的连个工作台都没有，地上也不见钻探完成后，止水封填的终孔，一看就不是钻塔。

被武建超劈里啪啦批讲了一通，我这才想起他以前干的就是钻探兵，他说不是，那就肯定不是了。这种问题上，赵胜利没什么发言权，我转头又问大哥怎么认为。

大哥摇摇头，说他也看不出什么。我们又讨论了一会儿，没得出什么新鲜的说法。武建超提议说要不要爬上去看个明白，我说还是别，那么高太危险了，几十年钱的破东西，够不够结实都不好说，万一爬上去垮了，人铁定摔死翘辫子。

眼看天色不早，想到还要回去搬东西，我们也觉得不能再耽误，就匆匆下了山。回到草甸子上的营地，我们把剩下的行李一次性搬完了。每个人身上的分量比早上那一趟还要大，我走了不远就觉得两腿打颤，被压得阵阵腰酸，豆大的汗珠子下雨似的掉了下来。

但这时虽然累，却不敢停下，因为先前绕的那一圈比较久，太阳已经露出了西沉的苗头，夜色像个巨大的阴影一样，一点点压了下来。我心里不由得紧张，只害怕天黑了之后，会再碰上和昨晚上相同的事。

他们三个和我想法差不多，都一言不发加紧了步子，我咬着牙坚持，直到走到水泥桥的地方后，觉得前方金场在望了，这才把东西放了下来歇歇。

大哥举着水壶一通猛灌，我扶着膝盖，正弯腰牛喘，赵胜利拉拉我胳膊，往远处一指，问：“大学生，你、你看那上头写，写的啥？”

我顺着他的手望过去，这一带河边的铁网还没完全倒掉，只是被各种藤蔓攀着覆盖，远看就像条灰绿色的篱笆墙。赵胜利眼尖，从成片的植物间看到了块牌子，挂在入口的地方，被草叶遮住了大半，露出的那一小部分上，好像写的有东西。

我走近几步，拨开牌子上面的遮挡，发现确实有字，但我不认识。很意外的，那不是中文，而是一串外语字母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11 13:38

牌子是铁皮的，被钢丝绑在木桩上，锈迹斑驳。那些字母是油漆刷上去的，脱落的很厉害，几乎无法辨认了。我使劲儿看了看，觉得不是英语，倒像是俄文，就把大哥叫了过来。

像我这么大的人，中学时基本都是学英语了。大哥他们那一茬儿人倒是念过俄语，他过来瞧了一眼，说确实是俄文，不过他也不认得。

我说你不是学过么？大哥摇头笑笑，说初中是学过点，可后来“反修”把俄语也反了，就没再学，六六年又开始闹红卫兵，然后上山下乡，参加工作，丢了快二十年的东西，早忘到爪哇国去了。

我撇撇嘴，又问金场里为什么有俄文标牌？用苏联的机器就不说了，干嘛连中国字都不要？那些工人看得懂吗？

武建超插嘴，笑话我道：“你当全世界都跟你一样是大学生啊？那年头九成九的文盲，谁还管你中文俄文，反正他妈的都不认识。”

大家笑罢，大哥提了几句历史，说一九三三年盛世才在新疆掌权后，很长一段时间是走投靠苏联的路线。而苏联为了插手新疆，也很帮他忙，驻军、派专家、贷款、修路、建厂开矿，亲的恨不得穿一条裤子。新疆许多建国前的老工业，都

--
-

是那时打下的底子，所以这儿有俄文没什么奇怪，说不定整个矿区都是靠苏联援助才搞起来的。

我点头说怪不得，可由此及彼的，又忍不住要想，如果矿场是苏联帮忙建的话，那湖边的大笼子和山上的铁塔，很可能也是苏联人的手笔，可这俩东西不管是干什么的，似乎和金子都没什么关系。

我捏捏太阳穴，实在想不通唱这的到底是哪出儿，就摇摇头索性不想了。之前流了那么多汗，这时一阵口干，把大哥的水要了过来。然而就在我拧开壶盖儿，仰脖子正要喝的时候，突然从老金场的方向，传来了一串尖利的哨声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11 13:38

我耳朵一听到声音，忘了张嘴，结果被水流出来洒了一脸，呛得一阵咳嗽。

临行前，大哥按照地质队的做法，给我们每人配了个小哨子，说是遇到意外时可以吹哨求救。此时那哨声远远传来，尖利刺耳，我一抹脸，和他们飞快的对视一眼，通通色变：老爷子出事了。

大哥二话不说抓起枪，甩开腿就往金场那边跑，武建超抄了把铁锹紧随其后，我把水壶一丢也着急跟了上去，赵胜利好像犹豫了一下，就落在了后边。

从水泥桥到我们把老爷子留下的地方，其实还有相当长的距离。论起身体素质，我在四个人里最不行，飞奔了一会儿，大哥和武建超把我甩下了挺远，赵胜利也撵了上来。不过这小子很贼，他一直拖在最后，可能是防备万一遇到什么不得了的状况，到时好转身就逃。

哨音催命似的，一阵急过一阵。我们心急火燎的跑到了那片铁板房时，冲在最前的大哥和武建超却突然停了下来，我加紧两步也追了过去，站住了一看，我们先前堆在一起的东西和那匹死马都在，只有老爷子和枪没了。

--
-

声音很近，应该就在这些铁皮房中间，但我们在周围焦急的转了几圈，四下张望却没看见人。几秒钟后，哨子也停了。大哥赶紧吆喝了几声，也掏出哨子开始吹，告诉老爷子我们正在找他。

听到了大哥的信号，老爷子又吹哨回应几下，不过声音有气无力的，让人一听都替他觉得气短。估计是年老体弱，再加上矽肺作怪，已经吹不动了。

大哥一个手势，我们稍微散开了些，顺着铁板房一栋栋找过去，可始终是只闻其音，不见其人。正着急上火的时候，旁边的武建超突然猛的一拍我后背，急道：“快看！”

我连忙回头，大眼一扫，正巧望见远处湖边码头旁站着个人，心头一喜，忙喊道：“在那儿……”

然而，我还没完全喊出声，就整个人打了个激灵，嗓子一顿，把剩下的半句生生咽了回去。因为这时我才真正看清楚，湖边的那人竟穿着件花衣裳，不是老爷子，倒像是个女人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11 13:39

之前赵胜利一直说瀑布上有人，我们虽也担心，却没怎么放在心上。这会儿老爷子还没找到，湖边又冷不丁跑出来个女人，刹那间我没什么心理准备，站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。

按说人是社会动物，我们五个人在无人的深山里穿行了这么多天，早就互相看厌了那几张老脸，从本能上讲，是很渴望见到新鲜面孔的。

但是在当时，面对突然出现的陌生同类，我最先想到的，不是亲近，而是危险。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同意，那种时候，那种地方，有人反而比没人可怕，更何

--
-

况是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女人。

此外我甚至有些怀疑，那是不是真的是个人，而不是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。

前后不到一秒钟时间，那女人也远远地望见了我们，显然同样颇为吃惊，顿在原地，“啊”的一声惊叫，扭身就跑，本来手上还抱着什么东西，也往地上一扔不要了。

“狗日的，别跑！”武建超大喝一声，拔腿就追。

我刚回过神，愣了一下才意识到，自己是不是也该跟武建超一起去？

这时身后又响起了赵胜利的声音：“快快，快来，人人，人给这儿咧……”我回头一看，见那小子从远处一幢铁板屋里钻出来，手一指说老爷子就在里边，嚷着让我们快过去。

两头都有事，我正犹豫不知该去哪边时，大哥喊了我一声：“你跟着老武，分开走。”说完他把猎枪一甩给了我，跑向了赵胜利那边的铁板房。

我手忙脚乱接住枪，再回身一看，那女人已经不见了影儿，武建超也追出了老远，正抓着铁锹，大呼小叫的往一个山头后边跑。时间紧迫，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只能赶紧追上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11 13:39

整个金场坐落在草甸和森林的交错地带，一边是山，一边是湖。天色已经有些暗了，那女的跑到了哪里，我早就看不到了，只能捧着武建超的背影，先穿过那一排大铁笼来到湖边，接着一转，沿着湖岸跑上了一片小台地。

--
-

半路上，我还看到了那女人扔下的东西，竟然是个塑料盆和几件衣服。人才穿衣服洗衣服，这至少证明我们追的是个人，而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让我心里稍稍安定了一些。

台地是山岭延伸到湖中的一部分，我跟着武建超，顺着坡一通狂奔，好不容易爬上岭子，顾不得心慌气短，又钻进了一片杂树林。林子不大，闷头冲了几步就到了边儿，可还没等我完全跑出来，就听到“砰”的一声炸响，接着“嗖”的一下，什么东西擦着耳朵飞过，身后一棵树的树皮突然爆开，木屑纷飞，溅到了我后脖子上。

说来可笑，那瞬间我先是一愣，意识到那是枪声后，第一个念头竟以为是自己的枪走火了。可紧接着又是“砰”的一声，头顶一根树枝掉落，我才明白过来，他妈的这是有人在开枪。

我来不及多想，条件反射的朝前一扑，抱着头趴在了地上。之前也算经过了一些危及生死的事，但被人拿着枪射，绝对是生平头一回。不过和许多小说电影中描写的不同，我那时的感觉，反而是木木的没太多反应，也没怎么害怕，只是想搞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。

“别打别打，误会，哎？”枪声过后，最先传来了武建超的喊声，接着一团乱糟糟的脚步由远而近，然后是几个人的呼喝叫骂，中间夹着拳打脚踢的闷响。

我隔着藏身的灌丛听，却看不到具体情况，心说难道碰上清山队或森林公安了，怎么这么深的山里也有？可那女人又咋回事？我不敢怠慢，把枪一提火攥在手里，心脏“咚咚”狂跳，偷偷扒开了遮眼的灌木。

然而一看我就傻了，树林外跑来了一群人，武建超正被两个陌生男人死死的按在地上，铁锹扔到了一边。而我眼前不两米外的地方，也站了俩人，每人一支

--
-

双管猎枪，居高临下，四个黑洞洞的枪口直指着我的头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11 13:40

我脑袋“嗡”的一声，定在了那儿。对方走近了一步，一人冷冷说道：“枪放下，站起来。”

我没有动，不是不想动，而是突然间脑子空白一片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这和刚才相比，是截然不同的感觉：子弹迎面飞来，不过一瞬间，等你判断中没中枪时，只是接受既成事实，不用太多思考；而被人用枪指着头则复杂得多，自己要不要反抗，怎么反抗，对方会不会开枪，怎么开枪，全凭各自的心情，生死一线，却代表了无数可能。

当时我人整个是半蒙的状态。对面俩人见我无反应，又大喝了一声：“听见没有？”说完“砰”的又是一枪，打在我身前的地面上，激起了一蓬土。

这一枪顿时把我打清醒了，虽说自己也有枪，但对方人多，还占了先机，手指一动就要我命。我权衡了一下，觉得眼前情况不清不白的，武建超在他们手里，也不是鱼死网破的时候，就乖乖放开了枪，学电影里俘虏的样子，举着手缓缓爬了起来。

刚才趴着看不清，这时一起身，才发现那些人和我们一样是老百姓打扮，不是林业公安和黄金局，倒像是淘金的。那俩人看我站起来了，一人继续盯着我，另一个赶紧跑过来拾枪，又一脚踩在我后腿窝上，我猝不及防“扑通”跪倒，紧接着脑壳一沉，话都没说一句，就被一个狗吃屎压在了地上。

我撅着屁股啃了一嘴土，当时心里就大叫后悔，他娘的枪杆子里出政权，刚我手里有枪，他们还有几分忌惮，这会儿枪没了，岂不是随便人家捏扁搓圆。这谁都不怪，只怪自己太嫩了。

--
-

武建超当时也被死死摁着，显然很不满意，但也只能破口大骂。然而骂着骂着，他声调又突然一高，变得更加亢奋：“狗日的臭老毛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他妈的，还不快放开我！”

我吃力的拧过头，翻起眼皮向上瞅，只见人群里跑出了来个大高个儿，正弯着腰探头探脑的打量我们俩。我再一看，那人高鼻深目一脸的毛，头发卷卷眼珠子发蓝，不是别人，竟然是之前见过的那个俄罗斯族，阿廖莎。他怎么在这儿？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11 13:41

都说人生何处不相逢，但在荒无人烟的深山里遇见熟人，那绝对是意外中的意外。

事情说起来跟假的似的，但懂点哲学的都明白，偶然的巧合之中，绝对存在着一定必然。虽然从事后看，这不是什么好事，不过不得不承认，那一年，我们和阿廖莎实在是太有缘分了。

接下来的事就简单了，当时阿廖莎一看是我们也是非常惊讶，脸色马上变了，直嚷嚷着快放人放人。既然是他，那么眼前这帮人十有八九就是淘金的了。我们站起来后，又是惊奇又是愤怒，直问阿廖莎这是怎么回事？

阿廖莎连连赔不是，说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让我们过去聊。树林外边一百米不到就是他们的营地，也是一片空地，挨着一条小水沟，两团篝火上架着锅，四五顶土帐篷在旁支着，还有一顶用树枝搭成的窝棚，工具、粮食堆在另一边，他们拢共十几个人，这点东西也不算多。

几个人站起来给让开了地方，我们做到了其中一堆营火边，下边的伙计都坐倒了另外一边。弯腰前我眼睛一瞥，在人群里看见了那个女人，不过天色很暗，没瞅清楚脸。

正好这时大哥也追来了，掂着枪举着火把，一脸紧张。他刚一听见那几声枪响，就知道出问题了，心急火燎的赶过来，却没料到是这幅场面，也是一怔。

我问他我问老爷子怎么样了？大哥把火把一扔，也跟着坐了下来，说老头儿没事，刚是掉到井里出不来了。现在人已经捞上来了，赵胜利正照看着。

我奇怪，问哪来的井？人不是在屋里找到的么，屋里怎么有井？

“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”大哥一时半刻没心情解释，只是追问阿廖莎怎么会找到这儿来？

阿廖莎一笑：“知道这地方的，又不是只有你们！”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11 13:42

阿廖莎虽说是个白俄后裔，但他家也算是阿勒泰的淘金老户，过去的掌故知道不少，说这事要是从头说，那就三岁死了娘，一说话就长。

他爷爷，本来是个在西伯利亚鄂毕河边开金矿的小贵族，十月革命后打了败仗逃到新疆，衣食无着的，就靠着技术在山里的大小金矿觅生活，后来就在这姊妹海金场干。可后来金场被盛世才占去，又引来了苏联人，他爷爷一辈子最怕苏联红军，吓得屁滚尿流的逃出了山。虽然老太爷到死都没再碰金子，但这深山里的金场，还是没少跟家里人提起。

如今阿廖莎重拾祖业，成了那几年阿山的第一拨淘金客，生意大路子野，比我们强得多。可惜天有不测风云，今年一场山洪让人赔了个底儿掉，他本钱被冲没了，手下人也死的死散的散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这才想起家里老人以前常说的后山金场。

跟我们当初一样，阿廖莎也是不甘心就这么完了，于是向家里问清了老金场

--
-

的位置，归拢起最后一点家底，找了十几个人，打算到后山赌赌运气翻本儿。只不过他走的路线很准，中间没有绕远，早到了许多天，但终究是遇到了我们。

至于刚才的误会，阿廖莎解释说，那女的也是他带来的人，营地边上的水沟因为整日的淘沙，水很脏，她就跑到湖边洗衣服，结果正好碰上了我们。这种地方，猛地见着个生人，谁都得哆嗦一下，更何况是个女的，也不能怪人家转身就跑。

而他们当时正收工做饭，突然见那女人大叫着救命跑回来，还以为后边有什么野兽，见她身后树影晃动的，一帮伙计想都没想就直接开了枪，打完了才发现不对。好在两枪都射偏了，他们枪里装的都是打熊打鹿用的独子儿，一枪一个大血窟窿，人挨上准没好儿。

这话听得我是心惊肉跳的一阵后怕，心说幸亏用的是独弹，那第一枪可是擦着我头皮飞过，要是用霰弹，铅砂喷出来的面积跟脸盆差不多大，我就算不死也得毁容眼瞎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11 13:43

武建超本来就是得理不饶人的性子，一说这个又来气了，指着阿廖莎直骂，说他手底下伙计也太狂了，没看清就瞎开枪且不说了，看清了是人，还又踢又踹直接把我们按地上，狗日的还真把自己当政府了？黄金局清山队都不带这么横的！

阿廖莎连连道歉，把酒举到武建超眼前，一个劲解释说山里头遍地凶险，风吹草动的人难免紧张，手下人是反应过度了，还是让他大人有大量多包涵。

要说阿廖莎态度已经很不错了，他这是和我们有交情，才一个劲的赔不是。其实他们这些金老板一个个都心黑得很，要换成别人，枪打了你就打了，就算真打死又能怎么样？山高皇帝远的，心情好挖个坑把你埋了，心情不好，随便把尸首往野地里一扔，又有谁来管？

--
-

我觉得老揪着这事说，实在没什么意思，就换了个话题，问阿廖莎怎么想的，来这么深的山里还带着个女人，多不方便啊？

他们仨讳莫如深的对视了一眼，不怀好意的笑了，却没人答话。看他们这种反应，我似乎有些懂了，正巧这时那女人进来给我们倒水，场面有点尴尬，还是再换个话题比较好。我想起了他那个得森林脑炎的内弟，就问病人怎么样了？

他叹了口气，说命是救回来了，但后遗症严重，半边身子瘫痪，人也变得傻了吧唧的，话都说不成，躺在家天天针灸、推拿做康复。这一下苦了他妹妹，伺候完孩子伺候瘫子，还要到处寻医找药，太遭罪了。

森林脑炎的急性期死亡率和后期致残率都很高，这我知道，听阿廖莎说的那么惨，也不好再多问。我只是建议他找蒙医（蒙古族的传统医学）看看，他们有治这病的方子，有时西医中医治不了的病，少数民族倒有办法。

最后反倒是大哥，提了个我和武建超都没注意到的问题，那就是，阿廖莎他们为什么放着金场里现成的铁板房不住，反而要来这边搭帐篷？

阿廖莎被问的一愣，过了两秒才一声干笑，说正想跟我们聊这事呢。他拿出一个玻璃瓶，放在我们的面前道：“你们看看这个。”

那瓶子一亮出来，我就一声低呼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那里边装的，竟然一个玉米粒儿大小的金块，金红金红的，虽然外表裹了点灰土，但仍晃得人眼晕。

黄金是极其稳定的金属，在自然中基本以单质形式存在，不过大多是细小的微粒，天然成块的金子其实很稀有，所以每有发现，都会引起轰动，甚至新闻报

--
-

纸都会报道。我才淘了一个多月的金子，就听过不下五个版本关于狗头金（一种大块自然金，形状不规则酷似狗头）的传说。

阿廖莎这块小指肚子大小的金疙瘩，虽然称不上珍稀，但也算是少有了。不光是我，就连武建超也啧啧称奇，说他在阿勒泰淘金许多年，这么大的金豆子真不多见。

连声惊叹中，大哥把那金子取出来看了看，皱眉问：“这不是天然金吧？”

阿廖莎好像等的就是这句话，点点头缓缓答道：“这是人戴的金牙。”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11 13:43

事后我特意查过，人镶的金牙其实分两种，一种是为了摆阔，把一颗好牙磨得窄一些，在外边面包裹一层金皮，张开嘴金光灿灿；还有一种是真的缺了颗牙，就用金子铸颗假牙，两边做俩套子箍在好牙上，补齐了就方便说话吃饭。阿廖莎给我们看的应该是属于后者，不过一般所谓金牙，大都是金合金或者镍铬合金的，而他那颗却是高度纯金，可能跟这里就是金矿有关系。

阿廖莎当时解释说，金牙就是在那片铁皮房附近挖出来的。那里有一片沙坡地，草木长的特别茂盛，他本想在那里藏金子（金老板雇的工人大多只领工钱。挖出的金子都是过了天平后，打包签字，让老板悄悄埋起来，临走一起取出），却没料到挖坑时一下刨出了许多死人骨头，那金牙就夹在其中，上边还卡着半颗烂牙，被他捡了出来。

我问该不会是挖着以前的坟地了吧？惨死劳工的乱葬岗之类的。

阿廖莎却摇摇头，说不像是那种地方。现在天晚了，让我们明天过去看，骨头多的不像话，少说有几十个人堆在一起，很大一片。而且那些遗骸的骨头都很碎，黑乎乎的都有些烤糊碳化的感觉，像是被火烧过一样，十分奇怪。

--
-

他觉得埋着那么多死人，鬼森森的不吉利，只在铁板房里睡了一晚就搬了过来。虽然帐篷不大舒服，但这边靠着矿点还有水沟，淘金比较方便，住着心里也安稳。

武建超对他这个说法显的有些不屑，撇嘴说：“就因为这个？狗日的，你见过的死人还少哇？会怕死人？”

阿廖莎看了他一眼，张张嘴，想说什么却又没说。我从大哥手里拿过金牙，仔细观察后，果真看出了一些牙的样子，可一想到这是死人嘴里的东西，心底又隐隐犯寒气。

假设尸体是几十年前留下的，那么既然有金牙，就说明死者们不全是贫苦的矿工，大概还包括有点身份的人，应该不是残害劳工之类的事情。但那年头民间还不兴火葬，会放火烧尸，而且一烧这么多，肯定是有特殊原因的，而且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情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11 13:43

可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才需要用这种手段处理死人？一般来说，尸体火葬的无害化比较彻底，对环境的危害也小。这让我不由得产生了一些联想，但一想起大哥的告诫，我出于谨慎就没敢乱讲，而是反过来问阿廖莎说除了这个还知不知道别的什么情况？比如那些大铁笼和山上的铁塔，他爷爷有没有提到过？

阿廖莎却是一问三摇头，说自己记事时老人家已经不在了，这老金场是他从他爸爸嘴里听来的，因为转了几道手，很多信息都含糊不清，他们能走这么远摸对地方已经不错了，谁还指望知道什么别的东西？

我还想再问问，可突然毫无征兆的，一串巨大的“隆隆”轰鸣声猛然在我们周围剧烈的响起，是像雷声，但又和雷声大有不同，显得诡异而低沉，似乎是来

--
-

自地下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我们不知就里，被吓了一跳，都蹭的一下站了起来。今天没有昨晚的漫天大雾，夜空很晴，一丝云都没有，隆隆的巨响从黑暗的远处传来，好像一列列疾驰的火车，从我们脚下接连驶过，越开越近，然后又越开越远。

整个山谷都跟着震颤，连天地间的空气也躁动了起来。我们站在原地一时发傻，跑远了几步才发现声音的源头，似乎是远处的湖底，一波又一波的，时大时小，时远时近，不见有停下的意思。

大哥的眉头越皱越紧，脸色很不好看。我的心也是极度忐忑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。地震，山洪，从经验看似乎都有可能，可听着又都不太像。

然而，比这奇怪的轰鸣声更加奇怪的，是阿廖莎手下人的反应。他们只是在起初几秒钟怔了一下，之后就吃饭的吃饭，抽烟的抽烟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表现十分淡定，仿佛这骇人的声响根本与他们无关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11 13:44

一边是大惊失色，一边是平静异常，反差如此之大，我们三个看着他们，更加迷茫了。阿廖莎这时才跟着站了起来，漫不经心的叼着烟，抱着手，看笑话似的瞧着我们。

武建超跑过去，蹦起来揪住他的领子，吼着问这到底怎么回事？

阿廖莎把他推开，叫我们别慌，说这地方就这鬼样子，隔三差五响一下，声音都是从湖里传出来，过一会儿就停了。他们头几天也是吓得要死，可一直没见出什么事，时间长了就慢慢习惯了。

话是那样说，但我们肯定做不到他们那么处变不惊，声音一直在持续，紧绷

--
-

的神经就一直松弛不下来，围着阿廖莎一个劲追问，可他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。

几分钟后，轰隆声真如所说的那样停下了，来得突然，去的突然，只剩下一阵微风拂过，山林沙沙作响。没有地动山摇，没有滚滚洪水，让人甚至有些怀疑，刚才那巨大的动静会不会只是自己耳朵的错觉。

说起来可能没人相信，我当时的感觉，除了惊悸，竟还有一点怅然若失。我本以为巨响过后，会发生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情，却没想到就这不知所谓的结束了。就好像一部电影刚给了观众一个极其震撼的开场，紧接着就出现“全剧终”的字幕，难免会让人失望。

刚才那声音这么吓人，大哥担心留在铁板房那边的赵胜利和老爷子，也不愿意再多说什么了，直招呼我们赶紧回去。临走前，阿廖莎给了武建超一皮袋散装的伊力大曲，当作之前的赔罪，又让我们顺走了一些电池。

我们很快走出了营火的范围，进入树林后，就听不见阿廖莎他们说话的声音了，而这时走着走着，大哥突然冒出了一句：“我懂了。”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11 13:44

我跟武建超一愣，问他什么懂了？大哥边走边解释，说他知道为什么铁板房里会有井了，就是老爷子掉进去那口井。

按道理这地方靠着湖，附近还有小河沟，根本用不着井，更不该把井挖在屋子里。但一结合湖里发出的轰鸣声，事情就好理解了。这个井不是为了吃水用水，而是为了做研究。通过井可以更清楚的采集地下的声音，而湖水和周边地下水是联动的，如果再装一个测潮仪，还可以记录水位变化。至于井打在屋子里，那是为了保护观测用的仪器设备。

我略有所悟，就说《地道战》电影里，日本人为了探听咱们民兵挖地道的动

静，就在炮楼地下埋了几口缸，是不是跟这个道理差不多？

大哥点点头，说扯得有点远，不过意思的确差不多。要他猜得不错，只要用心找，附近应该不止一口井。只是当年的人观测到了什么东西，有没有得出结论，如今隔了几十年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武建超也觉得是那么回事，说其实真要论起来，挖井就是人最早的钻探活动。但他马上又话锋一转，道：“不过我觉得，阿廖莎那老毛子，没跟咱说实话。”

我又是一愣，问他从哪儿看出来的？他却摇摇头，说没从哪儿看出来，他就这么觉得。

我们本来是边走边说，他却突然停下了，好像觉出了什么不对劲，自言自语的问：“什么东西？”低头翻起脚一看，立刻大骂起来，“我操，那一那群狗日的，咋把屎屙这儿来了！让老子一脚踩上！”

武建超直叫晦气，赶紧走到一边在树干上蹭鞋底。我们站住了等他，放低火把一照，不由吃了一惊。那坨屎也不知是谁拉的，竟出奇的巨大，一条条差不多有莴笋那么粗，颇为壮观的堆在一起，中间有个坑，是武建超刚踩出来的。

我还没看出什么，大哥见到后，却倒抽了一口凉气：“好像是熊屎！”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11 13:45

在阿尔泰山，除了哈熊，的确没什么东西能把屎拉成这个样子。大哥蹲了下来，小心捡起一块熊屎，掰开来贴在手腕上试了试温度，脸色又是一变，屎还没凉透，那熊可能还在附近。

我瞬间寒毛倒立，不自觉攥紧了枪，武建超也不敢再弄鞋了，抄起铁锹站回了我们身边，警觉的注视着周围，生怕黑漆漆的树林里突然蹦出头哈熊来。

我们在山里走了那么久都没见着熊，而就在刚才，可能是一头哈熊是被阿廖莎他们烧饭的香味引来，在营地边这小树林里溜达了一圈，还留了泡尿。

静候了一会儿没见什么异动，大哥道了声快走，我们马上火把开路，胆战心惊的飞快穿出树林，之后仍不敢停步，一路跑回了铁板房那里。

途中经过湖边时，我借着火光望了一眼，湖水黑沉沉一片，风平浪静波澜不惊，整个姊妹海就像安详的睡着了一样，根本无法想象，刚才那滚滚的闷响，就是来自这里。

回到我们自己扎营的地方，这才稍稍安心。赵胜利已经生了火做饭了，老爷子半躺在一边，人还有点迷糊。武建超走过去，二话不说先往火堆里添了几把柴，说把火搞大点，哈熊就不过来了。我和大哥也忙着给猎枪换子弹，霰弹杀伤面虽大，但威力太小，对付不了皮糙油厚的哈熊，必须用独弹。

刚才那轰隆声也把赵胜利吓得不轻，这时见到我们，激动的泪都快下来了，可一听哈熊，又吓得没了谱，赶紧帮着加柴火。这样忙活一阵做好了防范，我们小松一口气后，这才发觉身边飘着一股恶臭味儿，低着头互相一找，原来是武建超脚上沾的熊尿。

武建超骂咧咧的跑到一边刷鞋洗脚，大哥的脸上却露出了更多的担忧。他说他在地质队时，曾听老队员讲过，哈熊跟人一样什么都吃，但消化能力不是特别强，尿的气味跟吃什么东西有很大关系。

简单说，如果吃的素，比如草籽根茎或者浆果山葡萄，尿就会是烂菜叶子味或酸果酱味，但如果闻着很臭，那拉屎的，就很可能是个爱杀生吃肉的主儿。而且阿尔泰山的哈熊还有个毛病，就是捕到猎物并不马上吃掉，而是把尸体埋进土里，等到腐烂发臭后再吃，屎更是尤其的臭。（也正是这个原因，阿勒泰当地人

--
-

也常用“属哈熊的”，来形容那些把东西放臭才吃的懒汉或者吝啬的人。)

武建超的脚臭烘烘的洗也洗不掉，正郁闷不已，听我大哥说的厉害，来气道：“天天让个熊弄的紧张兮兮。狗日的再厉害也是个畜生，让老子遇上了，看不一枪撂倒，熊皮熊胆也老值钱了。”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11 13:45

“咱不是正经猎人，你一枪撂不倒它，它一巴掌可就撂倒你了。”大哥无奈的摇摇头，说他刚说那些又不是为了吓唬大伙，还是像以前交代的，往后吃的东西一定要收拾干净，不能敞着放在外边，出门记得带枪别落单，走路的时候别忘了弄出点动静，就算真遇上熊了也别慌。总之命是自己的，一定多注意。

老说这个也没意思，我们简单吃了饭，就挑了一间铁板房，清理清理打算住下。我想起了阿廖莎说的焚尸坑，说住这儿会不会有问题。武建超却很不在乎的一笑，说没那么多讲究，死人又有什么可怕，人活着才会害人，反正他是不想睡帐篷了

我们那时用的叫“土帐篷”，十分简陋，就是在帆布当中顶个棍子支起来，把四个角用橛子钉在地上，睡觉时几人头朝木棍，脚向四边，稍不注意就会倒掉，非常不舒服。相比之下，铁板房虽然已经锈的不成样子了，但还算结实，毕竟有个天花板可以遮风挡雨，远胜帐篷。

那屋子里摆了七八张有上中下铺的实木床，看样子以前就是住人的。只是几十年的历史，家具都朽的没法用了，全被我们搬出来当了柴火。正干着，武建超敲了敲屋子墙上的铁板，有些疑惑的问我们：“你们说，这旁边就是老林子，他们盖房为啥不直接用木头？”

我们手上一停，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刚才没留意，现在一想的确有点奇怪。其实一路过来，在林区里见得最多的建筑，是那种哈萨克木屋，整个儿房子不用

--
-

一颗钉，防风防雨还防震，就地取材，十分方便。而这金场附近就有森林，建房子放着现成的木头不用，反而大费周章的搭铁板屋，的确是让人费解。难道他们觉得铁屋子更结实些？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11 13:45

我们讨论了几句，没得出个一二三来，也就算了。这里奇怪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，一天下来眼花缭乱的脑仁都想疼了，啥都没搞明白，实在是懒得再去琢磨。

这边差不多都忙完了，老爷子才哼哼唧唧缓了过来，我真有点怀疑他是故意的。问他之前怎么会掉井里， he 说是林子里突然走出了头哈熊，他不敢开枪，本想躲到房子里去，却一脚踩空摔了下去。

他这话又把我吓出一身冷汗，心里暗道侥幸。当时我们几个人在这附近慌慌张张跑来跑去，谁也没留意有哈熊，要真冷不丁碰上了，会发生什么事实实在不敢想。

按说那匹死马还没收拾，可天晚了，大家也都累得很，只能留到明天再干。当天晚上我们不敢有丝毫松懈，除了老爷子，四个人轮班守夜，我是头一个。

身后传来了鼾声，火光以外地方全是一片黑暗的死寂。我抱枪坐在屋外照看着篝火，脑子里所想的都是这一天的见闻，一桩接一桩，真是感觉毫无头绪，乱得要死。

自打早上进入矿区开始，除了那些金硐和矿山设备，这里有太多东西超出了我们的预计。湖边的铁笼，山上的天线，阿廖莎说的焚尸坑还有湖底的巨大声响，每一样都那么不正常，每一样似乎都笼罩着秘密。

那些东西是什么用途，这里又曾发生过什么？我不是当事者，猜不出，更不会有人告诉我。但现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这片姊妹海金场，在几十年前，绝不

--
-

单单只是淘金那么简单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11 13:46

一夜平安无事，第二天早上，我跟大哥首先去了那个焚尸坑的地方。葱郁的草木中，还发现了阿廖莎前些日子翻挖出的痕迹，果然是尸骸杂乱，让人不忍细看。

这时没有旁人了，我才把昨天的想法告诉了大哥。在那个年代需要用到火葬，现在能想出的，只有战乱或者瘟疫之类。这种事件往往会产生数量巨大的尸体，而大火焚尸可以断绝对环境的污染，同时防止尸体成为疫病传染源，是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法。

但这就很麻烦了，战乱还好，毕竟跟现在没关系了，可如果是传染病，那这里以前说不定就是疫区，虽说几十年过去了，却很难保不会有什么遗留的影响。

大哥拣出一具早已碎成了几瓣的颅骨，拼在一起看了看，又放了回去，说我刚考虑的那些他也想过，但我们不是游山玩水来了，淘金本来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生意，各种风险肯定有。如今已经走到这里了，总不能什么都没干就回去。现在只能尽量速战速决，弄够了金子马上走人，尽量别多事。

我有些反感，问他命重要还是钱重要？大哥却默然一笑，说有时候钱还真就比命重要。我们有五个人，就算他同意现在就走，武建超他们呢？愿不愿意？到时又该怎么说服他们？把人逼急了，大不了把我们哥俩晾在这儿，跑去和阿廖莎干。

我回去的信念本来就不甚坚定，被大哥拿现实一压，没多久就妥协了。

金子还是要淘的，也是不得不淘的。而且人要是懒，吃屎都赶不上口热的，

--
-

大哥又说了要快进快出速战速决，所以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们基本上干疯了。

接近夏天之后，日照时间越来越长，也给我们提供了便利，都是天一亮就开工，一直忙到晚上睡觉，十几个钟头连轴转。有时连吃饭都嫌耽误工夫，反正填坑不用好土，除了早上那顿，一般都是饿的受不了了，才胡乱弄点对付对付。那种争分夺秒的感觉，就像一些神话故事里，主人公赶在宝藏大门关闭前，疯狂往口袋里放金银财宝财宝一样。

作者：云雾飞舞 时间：2010-9-11 13:46

那一次，让我对淘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

严格说起来，淘金其实有“采”和“淘”前后两个环节，而采金又分为“水金”和“平地掘井”两种，我们之前在河谷里采的就是“水金”，指的是从河床中淘洗金沙。而盛世才的这个金场用的则是“平地掘井”，因为这里的金矿囊基本上是隐伏、半隐伏状，上边覆土很厚，所以要用开窿（矿山坑道）的方式，让人抵达含金层，再根据矿脉的走向延伸坑道，将含有黄金的矿砂挖运出来。只不过我们去的时候，湖边遗留有当年采出来还未来及淘洗的矿砂，就省下了这个步骤。

矿砂采出后，处理的方式又有不同。如果用那种纯人力操作的溜槽取金，行话就叫作“打小盆”，但如果是有机机械参与，分工明确，大兵团作战的流水线作业，就叫“拉大滤”，原理差不多，但效率高得多。

甘肃老爷子解放前曾在一个大金场里当把头儿，指挥过拉大滤。他指点着矿区中一个个鼓起的小山包和多样废弃设备，给我们勾绘出了一个基本流程。

一般来讲，矿砂从金硐里挖出来后，先要经过一定的机械研磨和筛选，再运到一段自然或人工堆砌的斜坡上，用连着水泵的高压枪冲洗。含水的泥砂顺地槽流进下边的滚筒分沙机，再流上一字排开摆放的木制溜金板，木板上有成排的凹

--
-

齿，水冲走沙后，金粒沉淀在凹齿里，最后将沉淀的精砂倒进筛金瓢反复淘洗，一天下来，可以淘出几百克的金子，产量十分惊人。当然，那还是老年间里土洋结合的办法，如果换成现在的一些联合淘金机或者淘金船，出金量只会更恐怖，这就是工业化的力量。

当年的生产场景，我们已经无缘得见，但金场里残留的斜坡有十几条，应该都是拉大率用的，不难想象在几十年前，那成百上千号工人协同劳作的场面，肯定是相当壮观。



更多文件请添加微信: [jakenian](#)